

A decorative border of green leaves and branches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area.

玉田趙筱章著

雙劍奇俠傳

上海大星書局印行

2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雙劍奇俠傳 (第二集)

【每集定價洋六角】

著者	玉田趙煥亭
出版者	鎮海孫雪牕
印刷者	大星書局
發行者	大星書局
分銷處	各埠大星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上海大星書局

# 雙劍奇俠傳二集目錄

趙煥亭著

第一回

方寸印退幫首領

十字路遇莽頭陀

第二回

郎明山窮途逢太守

林孟侯僑扮戲媼雌

第三回

趙班頭巧計露詩箋

哈屠夫揮拳鬧街市

第四回

弭大獄捐金全友誼

得錢鈔無賴戲妻房

第五回

攬典當毒拳暗下

鬧腐坊色眼潛窺

第六回

遇淫髡大娘險失節

救梁生道濟巧逢仇

第七回

慰亡友撲斃蔣總管

受內傷暢論百步拳

第八回

通罡氣起死回生

贈雙劍倚天斫地

第九回

藏祕訣明山欺友

賞龍舟包俠逢豪

第十回 鬧漁會閒戲白牡丹

盜銀磚夜探黃猿港

第十一回 朱九州顯能收弟子

武元彬飛柬決雌雄

第十二回 廣州城義釋武太保

仙霞驛計穩蔣鏢師

# 雙劍奇俠傳第二集上

趙煥亭著

## 第一回 方寸印退幫首領 十字路遇莽頭陀

且說醉鬼來旺兒見陳武師取出個小小金印。吩咐他一片大話。不由抱頭蹲地。道：您這不是誠心攪麼。那摩雲狽便是撫台的紫花大印也。制他不得。難道您這法寶是廣成子的翻天印不成。那摩雲狽一翻狗臉。不打緊。沒別的。俺這小命便交代咧。說着爬起來。就要跑去。只聽身旁一人大笑道：來老哥。不是俺瞧不起你。你醉貓似的。如何能幹這樣大事。不說是自己胆怯。就是咧。來來來。且看老兄弟的說罷。一伸手取過小印。衆人望去。却是漁戶邱大吹。此人頗有胆氣。能說善笑。又復精通水性。綽號兒浪裏鯁。於是來旺兒

冷笑道。鯁哥兒。不用你來用激將法兒。且歇着你的吧。說着也起醉眼。撲來奪印。大吹哈哈一笑之間。只聽陳武師笑道。俺這法寶。準能制賊。你兩人同去。不更妙麼。衆人見這小小金印。正不知陳武師葫蘆內賣得甚麼。便見武師道。摩雲犼。也是梟匪中的頭腦。咱須與他留些面孔。俺便在船上。受他參謁。也就是咧。也省得他匍匐山中。驚人動衆的。因向衆人道。那位高興。陪俺走走。衆人見武師如此光景。未免將信將疑。這時來邱兩人。業已一面扮嘴。一面匆匆價自去結束。無奈來旺兒脚步歪斜。吃得舌頭都硬。却被邱大吹一陣風撮得去了。這裏衆人不敢怠慢。便擁武師直奔山脚下。山中保衛社中。本有四五支巡船。便如飛划過來。就山下港口一字排開。大家紛紛上船。巡船中器械都備。便是水手等。也都是精壯少年。大家上船之後。亂嘈嘈先要各抄傢伙。武師笑道。不須亂沒的。倒教摩雲犼笑咱小氣。說罷。令人取過

一把交椅。就船頭上端然正坐。衆人沒奈何。也只得瞞瞞啾啾。猴在各船上。一個個心頭都似小把兒撓的一般。正這當兒。只聽來旺大笑道。緞哥兒。你道俺真個醉麼。俺是正差。你是副差。你且瞧俺手段吧。聲盡處。由蘆葦中飛也似划到一支船。那來旺業已紮括整齊。脇下佩刀。兩手當胸。捧印包兒。惟有邱大吹。裝束得更爲別致。頭挽四角髻兒。戴一頂透頂的簪笠。赤着雙膊。只穿一件棋子塊花紋的白紬背心。下着蛇皮聳紋滑布短褲。露着白生生半截腿。脛腕之間。却顯出涅青風魚躍浪的花樣。手持一根青竹篙。鬚邊插一支山花兒。整着一張刀瘦臉。兩支鮮眼睛。笑吟吟一點竹篙。竄奔水路。衆人喚道。邱兄此去小心。來旺兒馬糊糊的道。得咧。衆位擎好子吧。別忘了與俺慶功酒吃。就是咧。大吹一笑。唵嘍嘍舉手喚風。那船早破浪而下。不提武師等輩等制賊。且說來旺乘着一時酒意。討了這駒美差。一時間不管好

歹。不想上船後。一來顛簸。二來被風一吹。登時據舷大吐大嘔。這一來。心上清爽。酒意全消。恍恍惚惚。似記得自己討差的那件事。頃刻驚得心慌意亂。方暗罵自己糊塗該死的當兒。百忙中不見印包兒。直驚得他在船亂轉。因向大吹道。鰲哥兒。別這麼開頑笑哇。你是好人。就得咧。快給我那撈什子。(指小印)大吹笑道。這話奇哩。那小印你把得緊緊的。如何倒來問俺。可是老哥有話。你是正差。俺是副差。既丟了陳爺(武師)的法寶。從此轉去也。有你硬着頭皮闖去。也由你。再說個喪氣話。咱此去撥撩翻了摩雲吼。吃他開腸破肚。夾生的揪掉心肝。也只好由你。俺只管與你划船。是不管別的開眼的。(惡極)來旺一聽。如何還撐的住。登時抖得哆哆嗦嗦。虧得一眼瞅着印包兒。趕忙從船舷旁拾起。腿兒一顫。就勢兒蹲在那裏。大吹都不管他。越法抖起精神。順風胡哨。那船兒順流直下。比箭還疾。正這當兒。忽聽得對



面深港中。唵刺刺湖風驟起。一處處蘆葦戰風。蕭蕭瑟瑟。大吹便笑道。來老哥。你是怎麼咧。蹲一會子。管得甚事。如今賊船就在前面港中。快些頂起法寶。去見那摩雲吼吧。你若不擺出大架子。巧咧。事兒要糟哩。陳爺便有天大本領。沒跟在你背後。你先吃眼前虧。是真的哩。來旺聽了。心下越慌。好容易抬頭望去。果見對面港中。桅似麻林。擺出多遠。却靜宕宕一無聲息。乍望去。真比官兵大營。靜悄的多。（譽調不少）原來這摩雲吼。雖是兇惡梟匪。却狠能以法馭衆。只要手下人有犯規。法定然不饒。決不獲庇。手下人向自己臉上抹狗屎。因此其衆所到之處。除硬叫當地人供給飲食外。其餘騷擾。是沒得的。（假使其衆在今日之下。直不愧王者之師矣。嗚呼世局。哀哉吾民。）因他這點子。老百姓們提起摩雲吼。倒沒有疾首蹙額之狀。說到這裏。作者不禁泣然淚下。因爲刻下各軍閥。都拿福民兩字。作金字招牌。不知怎的。老

百姓只要提起軍閥來。不但疾首。還要抱頭。不但蹙額。還要縮縮頸兒。你看這不是給臉不要。不中抬舉麼。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老百姓。慢慢的罪兒受着。長長的性兒熬着。總有享太平之福的那一天。不然。各軍閥都是救世的英雄。難道真將福民兩字。當虛設麼。（何其沉痛乃爾。）閒話少說。且說來旺兒。望見賊船如麻。這一驚。又似鬧了兩壺老白乾。簡直的新從模糊起來。正這當兒。只聽哧的聲。一支響箭。射上半天。胡哨聲中。早有兩支賊船。如飛搶出。上面十餘個精悍梟匪。一色的藍布包頭。結束勁健。手提明晃晃長刀。大叫道。你等來船。莫非是山中的麼。俺家首領。正要來搶山。你等却來送死。也就好大胆哩。說着兩舷將接。大吹忙道。俺的來老哥。快着吧。你有甚麼話。也該交代咧。來旺聽了。真個恨一恨。強要掙起。那知兩條腿子不作主。一個整頓。反倒跌倒。於是大吹置篙。從來旺手中奪了印包兒。果然頂在頭。

上方叫得一聲來船且住。便見從兩船後面飛也似搖出一支八支輕櫓的蜈蚣快艇。中有兩個美妓。簇擁一人。站立船頭。那人形容短陋。甚是和藹。禿着頭兒。只着件白袷長衫。乍望去。便如村塾先生一般。只是兩支眼睛大而且亮。顧盼處兇威凜然。便是摩雲狻。原來這摩雲狻。外貌不揚。却極有胆智。因此能渠魁其衆。當時大吹大叫道。今有陳武師遣俺致意。並賚得一宗物件來。還須足下親身來接。說罷。卓立船頭。端定了十足架兒。這時來旺正在抖得渾身要散。說也奇怪。真個見摩雲狻。忽的呵呀一聲。一個箭步。跳過船來。對着那小小印包兒。納頭便拜。好犬吹。真有個拄心骨兒。竟彷彿捧定聖旨一般。立了個紋絲不動。於是摩雲狻拜罷。恭敬敬站起。由大吹頂上。請過印包。雙手平胸。捧了個四平八穩。這時大吹。情知法寶有靈。便坦然回船。這且慢表。且說洞庭山衆。擁定陳武師。靜候消息。雖不免心頭打鼓。却因武師

素行可靠。也便大家少安。正在不約而同的目注水路。忽聞呼嘯嘯一陣喚風。早見邱大吹運篙如飛。沖風破浪而來。大家不認得摩雲吼。正在指手畫脚的胡噪。那村塾先生樣兒的人。只見武師一笑站起。真臨船頭。頃刻間兩船相接。那先生從容蹙過。先恭敬敬將印包交還武師。然後聲喏道。俺不知先輩在此。實屬冒犯尊嚴。便請升座。容俺參謁。武師略一點頭。昂然歸座。那先生四拜站起。鞠躬聽命。武師冷然道。俺退隱以來。却不曉得咱會中氣勢。如此張致。可見是後來英雄。敢作敢爲。不同俺老朽之輩了。那先生一聽。只嚇得連連低首。武師又道。近來咱會中規法。還似從前麼。那先生悚然道。不敢。少易武師聽了。這纔顏色少和。便揮手道。既如此。你便速離此地。至於俺在山中。你却不必向會衆張揚。省得人來纏擾。說罷。向邱大吹道。仍煩你辛苦一踫。送他去吧。那先生諾諾連聲。登時回到大吹船上。還一壁價直抹額。

汗。望得衆人目定口呆。直待大吹等船去老遠。一問武師所以。方知那先生模樣的人。就是摩雲犼。原來陳武師三。四年前。却是蘇浙一帶。青幫中的領袖。凡領袖退位。幫會中便製金印相贈。幫中敬畏輩次。非常之嚴。那摩雲犼現爲幫中領袖。所以武師一顆小印。竟能輕輕保全了洞庭山。當時衆人得知原委。好不感激陳武師一番大德。從此陳武師聲名越大。遠近皆知。所以鄔明山。特特來訪。以上便是陳武師流寓洞庭山的一段來歷。且說明山趁船兒直赴洞庭山。一入太湖。真個眼界一闊。只見天水相涵。一望無際。那東西洞庭山。便如兩點金焦。踞在江面上一般。縈青繚白。好一片真山真水。明山心頭有事。也便無心賞玩。這日行抵山麓。下船上岸。便自負行裝。覓路而進。他知得陳武師住在山西偏豹隱村中。那所在桃杏李梨菓樹最多。在這山中。是個熱鬧所在。村中有街市。有廟社。春月間。還有個小廟會。山外遊人。

狠喜歡去逛的。一來玩玩山景。二來廟會上。江湖雜技甚多。再加着山中婦女。每當廟會之期。都紮括得花鵲鴿一般。便是不上廟。也都成羣結隊。或踏青拾翠。或呼姨拉姊。坐在自家門首。吃茶磕瓜子兒。閒看遊人。還有一種私門頭。越法有趣。此輩都是小家碧玉。荆釵布裙。乍望去就是良家。大概都是三椽少住。散處於山凹林隙。門首是松棚粉壁。多借賣茶賣熟食爲名。一個個丢眉扯眼。兜搭遊客。粉黛不施。丰韻天然。清潤嬌語。時時送響於嵐光林影之中。遊人到此。不禁不由都彷彿自己到了天台山一般。不消說便要鬧碗胡麻飯吃吃。但是胡麻飯雖沒得。却有比胡麻還好吃的東西。原來各家粉壁上。都暗揭豔幟。也有寫饅頭李家的。也有寫餛飩張家的。也有寫湯圓王家的。也有寫炸菓孫家的。其餘種種名目。不一而足。爲的是遊客尋訪。不致目眩五色。再到夜裏。越法有趣得緊。各家門首。掛一盞小小紅燈。山徑中

錯落高下。那一片徑曲山歌。也便隨風送響。因此奇趣。山外遊人。越來得多。可惜明山來時。距廟會還有三四日。然而許多趁生意的小販。業已向豹隱村紛紛蹙去。當時明山逐隊問途。到得豹隱村。業已黃昏時分。便就村店中安歇下。用過晚飯。向店主人一問。陳武師的寓所。那店主人向明山打量兩眼。只稱不知。便有個同寓的客人。笑拉明山一把。兩人蹙出。客人道。你老兄向店中詢武師。是沒得下落的。因為陳武師懶怠見客。曾吩咐過店人們。凡有人來問他。只稱不知。俺聽說陳武師近些日。真也沒在家。說是出門訪友去咧。明山聽了。甚是掃興。當晚宿在店中。只是睡不去。却聞得店中住的小販們。大說大笑。談些廟會上的光景。便聞一人拍膝道。你看這廟會。到如今越法興旺。不都虧了人家陳武師麼。不然。那一年摩雲吼若占了這山。還了得麼。因將武師却盜之事一說。一人笑道。你這話。說得少頭沒尾。俺聽說陳

武師那一年真叫了響兒咧。他何曾坐船去會摩雲吼。就直挺挺立在水面上。顯得好體面的輕身內功哩。明山正在傾耳凝神。衆小販一陣喧笑。把話剪斷。鬧得個明山越法睡不去。恨不得立見武師。方是意思。及至倦極困去。直至次日將午方醒。連忙爬起來。草草梳洗。也顧不得用早飯。一路間途。直奔武師寓處。到得門首。抬頭一看。不由大掃其興。只見門壁上貼着一幅啓事箋兒道。

本宅主人。現因訪友出遊。歸期不定。所有枉顧嘉賓。恕本宅不能接待。謹此啓聞。尙祈原諒。

下綴本宅僕人敬啓字樣。明山看罷。甚是躊躇。還以爲武師弄這謝絕賓客的法兒。未必便真個出遊。自己一想。在常州也是響噹噹的脚色。武師或知俺大名。破例接見。也未可知。於是掏出名刺。拍拍一叩門。却聽得裏面老聲



老氣的道。誰呀。若是訪俺主人的。難道沒長眼睛。瞧不見帖兒麼。說着門啓處。蹺出個老僕婦。望着明山。硬撇撇的先將兩手拄住門。明山忍氣笑道。俺是常州郎明山。特來。(句)老婦道。嗜你別長州短州。明山暗山的。我老婆子。洗衣作飯。刷鍋餵豬。忙的緊。你就說到此何事吧。明山道。實不相瞞。俺因慕名。特來拜訪你家主人。老婦道。你這人。好不囉嗦。帖兒上說的明白。俺主人沒在家哩。明山還想投刺。那老婦已關上宅門。竟將明山丟在那裏。恰好有一鄰人蹺出。明山向前探問武師。鄰人笑道。尊客來得不巧。陳武師果然出遊。便是刻下廟會。他都已託別人主持咧。並且他歸期無定。尊客若不能久待。只好逛逛廟會吧。說罷拱手自去。這裏明山望着靜悄悄黑漆大門。不由暗想道。陳武師端的好大架子。但看方纔那僕婦答應賓客。其主可知。憑俺郎明山。那裏習不得武功。何必專專尋他呢。忽又想起空走一踰。未免惹

得梁森見笑。聯想之間。又深愧被老董作弄。俺此來本爲獨得明師。轉轉面孔。如今一撲是空。倒又給人添了話柄。想到這裏。不由垂頭喪氣。一路隱逗明山狹仗之性。都爲下文隱藏秘册伏線。便逡巡回店。怙悒良久。只好暫爲勾留。就山中父老們。且探武師歸期。那知訪問多處。通沒頭緒。轉眼間。廟會已到。果然熱鬧非常。此時明山又作奇想。因廟場上頗有拳棒技師。或有混迹風塵的異人。也未可知。於是遂隊趲去。直着脚跑了半日。看了幾處拳場。不是花拳繡腿的少年。便是落魄無聊的藝人。明山方看得悶悶的。只見一隊婦女。慌蝴蝶似的。嘻嘻哈哈。聯袂擁來。當頭一個三十多歲的胖婆娘。生得五短身裁。銀盆大臉。那渾身膘頭兒。已然可觀。偏又腆起個圓澄澄的大肚皮。看光景就有七八月的身孕。一面走。一面回頭罵道。賊禿廝。不得好死的。叫你那輩子還作和尚。並且瞎掉你兩支歹毒眼。因向一小媳婦拍。

手道。你大嫂是親眼見的。難道俺身上有蜜黏的他。只在人身旁晃來晃去。再者懷孕肚皮甚麼稀罕。也值的他兩支賊眼釘住人家。你大嫂若不手快拉的緊。俺定要撓的他花瓜似的哩。便有個小女歪着鬢髻兒笑道。莫奶奶別說咧。誰叫你大肚累贅的。還上廟哇。婆娘道。你小人兒曉得甚麼。俺在痘兒娘娘跟前許下安胎大愿。今天正廟大會的。俺要不來給娘娘磕個頭。不惹的娘娘怪麼。那小媳婦一聽。只笑得前仰後合。道。怪不得人都叫你算計精。你許安胎愿。却許到痘兒娘娘跟前。將來你娘兒倆都可保平安無事咧。一路說笑。就這等直撞過去。明山信步蹺離藝場。方走得一箭遠。却見一遊方僧人。從人羣中擠將出來。只一推搽之間。早將衆人撥得一溜歪斜。那僧人身軀雄健。生得鷹鼻鷓眼。黑紫面皮。短鬚絡腮。兇光隱隱。銅箍束髮。便如頭陀。穿一件一口鐘式的紫布衲衣。下面赤髀森露。佩一口鑽鐵戒刀。提一

支極大的化緣木魚。外面罩漆。正蹇至明山身旁。却恰好是一十字路口。那僧人四下望望。遊人如蟻。於是置下木魚。便跌坐下來。登時由懷中掏出一根尺許長的鐵棒。將木魚轟轟敲動。一片聲便如春潮一般。明山聽那木魚聲音有異。正在納罕。只見衆遊人唵喇一閃。便有一人氣吼吼健跳而入。正是。

尋師未覩高人面。遊廟忽瞻異相僧。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郎明山窮途逢太守 林孟侯喬扮戲媼雌

且說郎明山聽那木魚有異。正在納罕。只見一人排衆而進。發話道。你這僧人好沒道理。這裏是要路口。大廟會上。人來人往。豈是募化之處呢。那僧人聽了。只將眼睛略瞟。微笑道。貧僧要如此化。休說是這裏。便是十方世界也。

阻俺不得。說着猛力狠敲。招得衆遊人蜂湧而至。那人大怒道。你這禿廝。可要作死。這裏是陳武師主持的廟場。你要攪亂地面。須不成功。說着挽袖捻拳。搶上前。拍一脚。踢向木魚。忽然啊呀一聲。蹲在地下。衆人大驚之間。那人早呿牙裂嘴的爬起來。越怒道。了不得。這個撈什子。怎的如此堅硬。說着搶上前。提那木魚。想給僧人拋去。不想掙得面赤筋漲。那木魚只微微略動。於是僧人哈哈大笑道。你這等蚊子似的氣力。還來張致的是甚麼。俺曉得你是此間的地保。俺不惱你來多事。你不該提甚麼陳武師。若是俺十幾年前。便須與你家陳武師開交不得哩。好在俺今便他去。且給你個面孔吧。說着站起來。輕鬆挾了木魚。揚長而去。明山想要跟他蹤跡。當不得遊人一湧。早將明山推出老遠。直至一說書棚兒前。方纔駐脚。正想尋路。赴廟望望。却聽得背後有人笑道。你這妮子。傻憨咧偷偷的瞧那浪營生。那裏面畫兒。精

着光着的。都是畫給混賬男人瞧的。並且鑼兒鼓兒。望後瞧。又一篇的吵的。人耳朵都聾。咱且聽聽說岳傳不好麼。今天正說到岳老爺水戰楊么。這纔是本地風光哩。聲盡處。攜着手兒。蹺過兩個村女。忽見明山。不由臉兒一紅。便從人家脰膝窩下。直鑽入當場中。這當兒。場中警木一響。便聽得說書先生。咬文嚼字的交代過幾句排場。剛略爲痰嗽。一清嗓音。明山已信步蹺入。那先生一見。登時將破笠。往下一按。向明山哈哈腰兒。別轉頭。明山就場左長凳上坐了。仔細一望。那先生樣兒。不由好笑。只見他穿一件七拼八湊的破長衫。腰束麻繩。足下是雙打板破鞋。面上用粉墨略塗。便如戲場上的小丑兒。戴着兩撇假鬚子。書案上置一件小小包裹。大概是他一肩行李。還有一卷書。却有個蓬頭小廝。守在一旁。那先生略爲揭書。正要張口。小廝道。你先生快先拿賃書錢來。有限的事。不賒不欠。俺家老板。還等俺交代理。那先

生歎口寡氣。只得從腰中摸了半天。把與他三十文錢。然後苦着臉子。向衆人拱拱手。開場道。今天說到水戰場么一段書。真個再熱鬧沒有。你看楊么。雖是個綠林水寇。到今日說來。固然不值一笑。然而在當年。竟能雄據洞庭。稱伯一方。叱咤處官軍喪胆。劍指處湖水波翻。竟能合岳老翁見個高低。分個上下。這等人。總占的住英雄二字。咳。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假如像楊么這等人。朝廷倘能恕其以往。網開一面。物色來以爲我用。安知不是干城之選呢。却一味的嚴拿密捕。所以逼得楊么負隅稱雄。說着儘力一拍醒木。提高喉嚨道。俗語說得好。踏逢盡處難迴避。事到臨頭不自由。可歎楊么也只好甘心爲寇。死裏求生了。只怕古今來陷身盜寇的英雄。都有一段不得已的遭際哩。（閒閒數語。已爲黃崖之亂取影。）明山聽他語音。似乎熟稔。怙懣之間。那先生已講起評書。不但口齒動人。並且指手畫脚。將楊岳兩人

洞庭交鋒。說得有聲有色。便如有金鼓波濤。並殺喊連天之聲。一齊併作。衆人聽了。雖是嘖嘖道好。然而趁他語勢將到回頭。竟有悄悄的溜之大吉的。須臾。醒木一拍。一段書說罷。聽客紛紛站起。各拋彩錢。明山望去。只有百十大錢。那先生長歎一聲。止不住雙淚頓落。用破袖一拭。登時變成個糊塗花臉兒。明山正有些過意不去。那先生望望明山。且前且却。明山本是慷慨性兒。一回手。掏出二兩多碎銀。置在案上。道。先生辛苦。且將去買杯酒吃吧。那先生一見。不由驚喜異常。一面連連稱謝。一面問明山寓所。正這當兒。恰好有書案主人。來取家具。一陣亂噪之間。明山便趲離書場。又就各處遊玩。一回抬頭一望。業已日色銜山。逡巡間。趲近廟右牆邊。却見一羣人。擠在那裏。向壁眺望。明山從人背後望時。却見壁上濃墨淋漓。大書一詩道。

前塵莫說宰官身。夢醒黃梁氣不春。  
投趾何人能匿友。盤胸劍氣



尙干雲。郊原猶憶行春處。蹤迹常爲落魄人。愧煞萍蓬緣底事。

會當長嘯出風塵。

那詩字兒寫得來龍蛇飛動。頗有奇氣。明山雖文理不深。却也覺這首詩口氣不俗。大家正在指點議論。只見廟中小沙彌。一手持帚。一手端着水盂。攢看眉頭跑來道。衆位別看稀稀罕罕。這準是那花子說書的幹的。抹得牆上一榻糊塗。甚麼窮骨頭呢。說罷。用帚蘸水。一陣亂刷。明山一笑轉步。及至到店。業已黃昏時分。方坐下略爲歇息。只見店主蹙進道。您老府上。是常州麼。如今外面有您鄉親來訪。可好請他進來。壓這時明山正穿着短衫淨面。不便迎出。一面怙悒着。或是梁森。隨後趕來。一面隨口道。便煩店主請客人進來吧。店主跑去之間。這裏明山也便穿好長衫。方要匆匆迎出。只聽院內店主道。此間便是郎爺房間。你先生請自家進去吧。明山一脚方踏到房門。只

見簾兒一啓。一人闖然而入。不容分說。拖地一躬。然後嘴內唏噓一陣。慨然道。鄔賢契。可還識得俺當日五馬行春。今日天涯落魄的林孟侯麼。舊府尊姓名。至此乃點出。用筆幻甚。這一聲出其不意。慌得明山趕忙握手。一把拖了孟侯。直入複室。然後轉身出來。吩咐店人道。俺今天遊玩勞碌。須靜臥一會兒。晚飯暫不用。你聽俺招呼吧。說罷。轉身回房。索性掩上門。然後向孟侯長揖爲禮。又要參拜。這時孟侯滿面感痛之色。早一伸破袖。挽住明山道。賢契如這般見待。越法使人惶愧無地了。負罪之人。非有他望。今偶逢舊雨。不過欲一叙離懷。並藉詢官中見捕的情形罷了。說着。慨然泣下。原來這林孟侯。便是那棄城逃走的常州知府。他是閩南人。讀書之餘。亦好擊劍。作秀才時。也是個俠少脚色。就是好酒及色。未免在三瓦兩舍。拈草惹花。狠作些浪宕行爲。因此頗爲鄉人見輕。他二十餘歲時。曾愛慕一家寡婦。但那

寡婦不但門第甚高，並且富有金縉。每逢出入，輿馬塞途。僕從如雲，休說是去偷香竊玉，便是想聞香澤，都莫指望。那孟侯展轉多日，便似掉了心一般。正沒作理會處，偏偏事有湊巧。一日，本街上的錢媽媽來尋孟侯寫封家信。這錢媽媽就在某寡歸家當內廚的廚娘，當時孟侯正想刺探美人消息，一見錢媽媽，趕忙陪笑讓坐。一面泡茶相敬，一面笑道：「媽媽一向在大門戶家，就保養得這般白胖，面上皺紋都舒展咧，倒好像少相了十來歲。」錢媽媽得意道：「林相公說的倒好，你還沒見過人家那正經白胖哩。」某娘娘（指寡婦）早妝晚妝，都用新剝熟雞子，煨滾面孔，真是又白又嫩。一搯一股水哩。你看俺面白，却是在內廚裏當差，受不着風吹日晒之故。孟侯吐舌道：「可見是大家主一切排場，那內廚定然精緻，像尋常人家廚房，煙薰火燎，媽媽就該像灶王奶奶哩。」錢媽媽撫掌道：「要說俺當的差兒，真是又輕鬆，又舒齊，只伺候。」

某娘娘早晚的飯食。某娘娘高興時。一般合俺說說笑笑。和氣得狠。孟侯眼珠一轉。忽笑嘻嘻低語道。俺聽說某娘娘暗含着。也不老實哩。怎的大家都說他合一個年輕僕人。有一手兒呢。錢媽媽正色道。罪過罪過。人家可沒這些勾當。這準是恨人家有錢的街坊們。嚼的浪舌根。他就是脾氣驕縱些。便是昨天。還吵了俺一頓。俺就爲這點事。求你相公。給俺當家的寫封信哩。孟侯笑道。噯。原來你是想老伴兒咧。既如此。這樣信。是有老套兒的。是房事要緊。書到人來。急急如律令勅。錢媽媽笑唾道。不要取笑。快些寫信吧。於是兩人趲近書案。對面落坐。孟侯鋪箋振筆。方寫得夫子安鑒四字。隨口一念。錢媽媽道。你寫的甚麼附子大黃的。又安呀。插的怪不好聽的。（絕倒代巾幗寫家書。可謂虐政。作者曾屢遭其窘。一笑。）這般寫不成功。還是俺念一句。你寫一句吧。孟侯一聽。只管撓頭。沒奈何。只得依他。於是錢媽媽一面想。一

面念道。

錢駝兒娘。字寄錢駝兒爺。你爺兒倆出門三四個月。只來過一張屁股紙。大的一塊信。想起來。恨的人牙痒痒。你是個醉貓子。那駝兒混爛行子。又是一個沒把流星。外邊浪婊子。多的狠。你別只顧灌黃湯子。你也拿出點老子架兒。管照兒子纔是。自你出門。家中還算罷了。米也上了倉。穀也上了囤。便是茄子倭瓜。也結了一大堆。上月裏咱王家大妮子。（錢媽之女）新添了個小外甥子。黑豆虎似的兩支小眼。又白又胖。你這個不長進的外公。聽了不歡喜麼。我近來也煞好的。就是頭些日。大腿裏子上。長了個小疔子。咱八十歲。也是女人家。又不好拉褲劈腿的。叫醫生瞧。雖說是不。要緊。胯襠裏發燒。火燎。流湯滴水。總是討厭。後來還是請馬師婆。跳了回神。虧得人家三仙姑。賞了點香灰靈丹。吃下去。格瞪聲就好咧。如今沒別

的。因俺手下的小丫頭耍脾氣。不幹咧。俺在內廚忙得褲子要掉。還不趕緊。偏那小蹄子。（指丫頭）作得好軟炸雛雞。娘娘因此吵了俺一頓。便請你在外邊再尋這麼個小丫頭。速速送將來。千萬別誤。

孟侯一面寫。一面笑。及至寫到軟炸雛雞。不由停筆大笑。趕忙胡亂寫完。跳起來道。這軟炸雛雞。俺就會作。並且是專門拿手。錢媽媽你若急等人用。俺與你幫幫忙如何。錢媽媽笑道。好雖是好。你一個男人家。如何能到人家內廚呢。孟侯笑道。有個計較在此。只當是湊個趣兒。因向錢媽媽附耳一說。錢媽媽本是蠢人。又因自己實在忙碌。當即欣然應允。却笑道。林相公。你須仔細。某娘娘一不高興。就要罵人。孟侯笑道。俺自有手段伺候他。（便不懷好意了。）於是錢媽媽持信。暫去。次日。赴某寡婦宅內。竟帶了個絕俊的小媳婦兒。只說是新尋來的幫傭。姓林。至於這小媳婦。不消作者來點明。諸公自

然知是孟侯假扮的咧。當是孟侯既入人宅一試烹飪某寡婦果然合意在。孟侯初意不過是希近香澤飽飽眼福不想孽緣湊合便是孟侯入宅的這一天。錢媽媽因某寡婦稱讚新廚娘的手段他高興之下便在廚中大吃二渴時當夏月醉飽後汗漬漬的便迎風一睡。及至傍晚醒來登時寒熱交作呻吟成堆某寡婦見此光景只得命人送他家去便留孟侯以代其職。這一下孟侯正中下懷一連兩天極盡殷勤不但哄得某寡婦歡喜便是同伴僕婦們也都覺這新廚婦怪得人意的。(那知還有著實得人意處)但是孟侯一時間却沒作計較處只好一早一晚借事爲由的穿房入戶或看看人家晨起梳頭燈前裹足許多的嬌姿妙態雖默玩盡興却倒撥撩得自家心頭有似火燒一日天氣酷熱某寡婦午睡後在房沐浴可巧孟侯蹚過茜牕下只聽得浪浪水聲正在心下跳跳的只聽某寡婦喚道小梅呀快再提桶

熱水來。孟侯忙應道。小梅沒在這裏。娘娘用水。廚下還有哩。某寡婦道。你就提來吧。這一聲。不打緊。孟侯頃刻三步改作兩步。一轉眼提到熱水。却不敢冒然便入。那知某寡婦。竟是赤條條的一掀簾兒。來接水桶。便似一幅楊妃出浴圖。忽然映入孟侯眼中。那孟侯眼光。好不歹毒。雖只逡巡之間。早望見某寡婦一身香肌妙態。除一幅紗巾斜掩臍下之外。只穿一雙鴉青小鞋兒。雲髻鬆鬆。嬾髻低垂。那一段滯人光景。簡直是一枝梨花春帶雨。當時孟侯神馳之下。竟要不管好歹。拚着作出來。只聽拍達一響。却是支騷黃鼠。由壁隙中掉下來。孟侯方唾了一口。某寡婦却道。這老黃爺子。真恨人。你可小心。那廚中的雞籠兒呀。孟侯隨口唯唯。整轉廚中。一屁股坐在榻上。只管瞑目沉吟。少時忽跳將起來。喜得打跌。趕忙到院中。將雞籠兒。提向自己榻旁。這所內廚房。本在正房後身兒。平常值宿。只有廚娘錢媽媽。其餘丫鬟



僕婦都在前院下房中。當時孟侯準備妙計。特意自己出錢命宅上小廝沽酒市肉。一樁樁提入廚下。僕婦們見了。果然私下咕嚕道。這個浪蹄子。真會獻勤兒。這準是拿自己的肉。要討娘娘歡喜哩。竟自一口喊破下文。語妙得未曾有。咱們別放過他。且去拿話敲敲他。吃嚼他一陣。也是好的。於是閨一聲。都到廚下。只見孟侯正挽着袖子。彎刀縷切的忙作一團。好些精緻菜品。都已整治停當。衆人便笑道。好哇。俺們先謝謝你。你這裏東道都備。如何還不發請帖呢。孟侯拍手道。治東容易請客難。俺正要屈尊衆位。今天消消夜兒哩。一個僕婦便笑道。好滑溜嘴兒。真是順風使船。這案上菜品。不是娘娘的晚膳麼。俺們沒長了好嘴巴。骨子來要吃這好東西。就許爛掉嘴哩。孟侯笑道。豈有此理。你不信。咱的體己東西。業已有在這裏了。於是揭開一架大蒸籠。衆人望去。登時眉歡眼笑。原來籠裏面另有一份各色菜品。孟侯

道。怎麼樣。俺這是專誠請客。不同虛邀。今天晚上。等娘娘安歇下。便該咱大家享用咧。衆人聽了。這纔欣然散去。這裏孟侯整理都畢。連忙換下油裙。依然扎括得光頭淨臉。不多時。天色傍晚。某寡婦新浴之後。只挽個家常鬢髻。兩鬢上堆滿珠蘭茉莉。微風一吹。香氣撲鼻。穿一件短袖白紗衫。下趁青紗撒脚褲。趺一雙平底玉色小鞋兒。正在迴廊下。藤椅兒上。斜倚嬌軀。一面支頤沉吟。一面拈羅帶引逗狸奴。（絕好一幅仕女圖。）偏巧那狸奴猛的一撲。順着某寡婦小腿兒。爬將上去。不早不晚。孟侯一步趕到。忙引手一捉狸。趁勢將藕也似的小腿兒。摸了一下。某寡婦驚笑道。你看這畜生。就這等逞頭上臉。虧得林媽你來咧。不然他還抓壞人腿裏子哩。孟侯趁勢笑道。娘娘還不用晚飯麼。今天小婦人。特意整治的清淡菜品。孝敬娘娘。並請請同伴們吃吃酒。某寡婦道。你又費心作甚麼。你們兩口兒在家。小夫小妻的。俺無

端強留你在此幫忙。本就過意不去。你如何還破鈔兒。這倒應了俗語兒。成了搭麵的廚子咧。孟侯道。啻。娘娘這般說。不叫人臉上發訕麼。俺那當家的。村驢子似的。不見他。不叫人長氣。娘娘倒說得俊樣。還小夫小妻的哩。我看娘娘。沒拘沒管。纔是前世修來的福氣哩。某寡婦微歎道。怎麼呢。難道你還吃你當家的氣麼。孟侯笑道。不說吧。說了恐污娘娘的耳朵。某寡婦秋波徐轉。嫣然一笑。方要開口。恰好兩個僕婦。擡來。就正房穿堂中。擺設桌椅。孟侯笑道。娘娘請用飯吧。說着含笑入廚。這裏某寡婦。也便起身就餐。不多時。酒菜齊上。果然清醇可口。某寡婦自斟自飲之間。孟侯已盪了來。一面笑道。今天俺越要作臉。越不成功。不知娘娘還能將就吃麼。某寡婦正在默飲沒趣。便笑道。今天你是主人。且陪俺吃杯吧。一言方盡。只見孟侯拍掌大笑。正是。

韓椽偷香先款曲。

宓妃授枕待安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趙班頭巧計露詩箋 哈屠夫揮拳鬧街市

且說孟侯大笑道。小婦人是甚等之人。如何敢陪娘娘。並且諸位大嫂姑姑們。指丫鬟僕婦。站在這裏。小婦人怎好落坐。且待俺與娘娘斟個盃兒吧。某寡婦目示衆僕婦道。你們暫且退去。等俺呼喚再來。孟侯一聽。暗暗心喜。這時更鼓初敲。皓月已上。於是孟侯遵命落坐。連勸了寡婦幾杯酒。却將杯中殘瀝。一吸而盡。脂香唇馥。好不寫意。某寡婦笑道。你這媳婦子。好不開眼。放着酒不吃。却吃人賸酒。孟侯咂嘴道。這酒一來是娘娘福根兒。二來沾過娘娘櫻唇。便另有個味道兒。不是小婦人來奉承。誰要吃着賸酒。保管增福增壽哩。某寡婦道。看你不出。倒是個蜜嘴子。於是兩人杯來盞去。談笑歡洽。那孟侯本善諧笑。這時便將酒盞臉。一陣子胡拉八扯。無非是街坊猥瑣。

之談。不是張家娘偷情。便是李家姑養漢。並且粉飾多詞。說的磕滲滲的。就如他親眼見的一般。聽得個某寡婦嫩臉緋紅。停杯忘飲。便唾道。你這媳婦子別胡說咧。俺不信你說的某家少年。扮女人去騙人。難道人家某娘子。看出破綻來。不會聲嚷麼。就被他摟（句）說着咬唇一笑。孟侯低語道。我的娘娘。像你冰清玉潔的。自然不理論這些事。你想某娘子。花朵兒似的模樣。水也似的性情。硬被他丈夫乾在家裏。忽然遇見粉娃娃似的後生家。您想及至看出破綻來。是個甚麼光景吶。（隱逗下文。）說着掩口道。那點破綻。好不雅相哩。娘娘住在深宅大院。那裏曉得街坊上許多風月事。真是甚麼事都有。便是俺鄰舍家吳大嫂。他種得許多絲瓜。忽然都拔去。另種韭菜。某寡婦詫異道。爲何呢。孟侯笑道。不說吧。說來怪訕口的。某寡婦一也俊眼道。你看你這些張致。孟侯趁勢伸出一指道。那吳大嫂說的好不笑人。他說男

人家吃了絲瓜。便這樣兒。於是將手指向下一彎。某寡婦笑唾道。俺曉得咧。不消說。吃了韭菜。便（句）孟侯趕忙一挺手指道。便這樣兒哩。某寡婦道。吓吓。好沒人樣。說話之間。兩腮上平添春色。孟侯大悅。情知有些意思。於是拿話兒岔開。須臾飯罷。喚僕婦等撤過器具。某寡婦自去品茗閒坐。這裏孟侯歪在廚中榻上。歇息半晌。正在眯縫着眼睛。得意到十二分。只見衆僕婦一闕擁來。道。如今娘娘安歇哩。快拿酒來吃。吃醉了。好睡他娘的。孟侯跳起來。道。好好。於是就廚中登時開筵。大家落坐。誰也不肯客氣。再加着孟侯有心苦苦一勸酒。一霎時光。這羣饞嘴貨。都已東倒西歪。謝聲打攪。唵刺聲散歸前院。這裏孟侯。一面收拾器皿。一面心中盤算。傾耳聽聽。前院中業已鴉雀無聲。情知衆僕婦都已醉倒。這時月明如晝。街柝敲動。將交三鼓。孟侯叫聲慚愧。蹣手躡腳。蹙赴正室後牕下。却聽得某寡婦在榻上。轉側有聲。於是

暗暗歡喜。連忙趲回廚內。一逕解衣登榻。這且慢表。且說某寡婦被孟侯一陣撥撩。臥下來總是睡不去。赤着身兒。只蓋幅窄窄紗衾。還覺煩熱。摸摸腮頰。只覺熱刺刺的。百忙中沒作理會處。偏那盈盈月色。穿牕入幃。便如笑人孤臥獨枕一般。某寡婦觸景生情。不由軟軟軟的歎口氣。便斜翹玉股。挺起紗衾。透透涼風兒。方要朦朧困去。只聽咕咕撲撲。一陣雛雞兒亂鬧。某寡婦以爲是黃鼠來拖雞子。連喚僕婦。通沒人答腔。聽聽內廚中。只有林媽。聲如雷。百忙中。雛雞越法叫動。某寡婦下得榻來。緊緊拖鞋兒。不暇穿衣。只將紗衾圍向腰間。雖是大好月色。仍然拿了燭台。一逕的趲入內廚。只見雞籠兒。依然好端端的。眼光一轉。只見林媽兒。一絲不掛。在榻上朝裏側臥。羊脂玉似一身肌膚。只是腿壯臀窄。有些異相。某寡婦注目良久。暗想道。這媳婦子。下身兒倒好似男人家。正要移步轉去。只聽林媽模糊囁語。唵的一翻。

身。來了個大面朝天這一來。不打緊。嚇得某寡婦。幾乎聲喚起來。但是一剎那間。便如磁石引針一般。竟將某寡婦吸牢。只賸了寸步難移。芳體亂撞。拍答一聲。燭落火滅。那幽輝半牀。照在榻上。不知怎的。平添了許多妙景。於是孟侯大得其意。從此合某婦形影不離。鬧得醜聲四播。不想好事多磨。只過得月餘。早被寡婦族人等。看穿曖昧。便大家集合了。捉住孟侯。一陣好打。依着族中少年。還要將孟侯女裝送官。虧得族長以本族聲名所關。算是將孟侯一根攆出。從此孟侯大不爲士林所齒。只一兩年的光景。孟侯存了個破罐子破摔的心。越法的行止不檢。無所不爲。一日提學來歲考秀才。孟侯考居高等。偏那提學又訪知孟侯素常劣行。於是當堂叱辱。大施扑責。幾乎將孟侯秀才革掉。於是學中朋友們。編出兩句口號道。

風流雙木豈尋常。巧竊孤孀扮女郎。  
 拚掉臀兒挨苦棒。秀才革掉



也應當。

這口號條條唱動。鬧得孟侯白日裏不敢上街。一日忽聞遠寺鐘聲。不由翻然大悟。從此竟杜門不出。下帷苦攻起來。他本是絕頂才情。便是這年秋闈。居然高中。簇新第一名舉人。泥金帖到。將當地人都詫異得甚麼似的。然而大家口內評論。却又是一番說法了。便將孟侯比作那私竊秋香的唐伯虎。輕薄少年。一變而爲風流才子。可見功名兩字。真能給人遮羞擋醜。那知孟侯時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次年春闈。不但高捷南宮。並且點入詞林。這一來別的不消說。他從前偷摸寡婦一段事。竟登時侈爲美談。咧按下悠悠之口。人情勢利。且說孟侯服官以後。真是一帆風順。距他從寡婦家中被人捉住。拷屁股時。不過十餘年光景。便外放了常州知府。到任以來。甚是風厲。不時的延接士紳。詢問利弊。所以識得鄔明山。當時孟侯在患難中。既蒙明山

無意贈金。又欲一探官中消息。所以急急尋將來。且說明山見孟侯苦楚。便一面勸慰。一面略說官中緝捕他尙在吃緊。孟侯慨然道。俺就因到處是網羅。所以改形易貌。各處胡混。如今江南地面。既不便長此著脚。俺只好遠遊他處了。但是那會子竟承厚賜。真使人感激不盡。說罷。跼起一揖。就要告辭。不想他那衫袖兒。特煞糟朽。無意中掛在椅柱兒上。哧一聲。裂開一塊。明山一見。老大不忍。便挽留道。太尊慢去。難得咱兩人客店相逢。且喫杯酒去如何。便是。這衣衫也著不得。咧說着。從行裝中尋出一件長衫。請他換上。林孟侯也不推辭。換上長衫。太息道。賢契高誼。寶銘肺腑。此間耳目不便。俺還是早早撻去。吧。明山道。不打緊的。山店中沒得耳目。於是將孟侯邀在複室。索性不喚店人。自家到店廚中。端得酒膳來。便合孟侯銜杯話舊。兩人吃得半酣。一個是滿腹牢騷。一個是一腔意氣。未免發舒議論。語帶鋒稜。明山斟

起杯酒。一吸而盡。隨即向孟侯飛過一觥道。太尊如此年華。這般才調。此後還是混迹漁樵呢。還是設法兒再奔走功名呢。孟侯慨然道。高隱吾未能。再事功名。又未免有覩面目。古人說的好。人生貴適意耳。只好看將來遭際罷了。明山聽了。便也將自己立志習武之意一說。孟侯一豎大指道。好的。丈夫處世。總要帶些縱橫氣概哩。於是乘着酒興。便就書案頭取過花箋一幅。提筆大書一詩。以贈明山道。

綈袍義感魯朱家。客邸銜杯劍氣賒。記取洞庭山上月。照人肝胆

正西斜。(詩妙)

詩後題款道。書贈明山賢友。孟侯漫筆。書畢。又從裏衣袋內。掏出個小小圖章盒。印了圖章。明山一看。却是文章太守四個篆字。這一來。朱篆燦然。趁得那幅字越法精神。明山高吟兩遍。正在稱讚。孟侯已長揖逕行。明山送客回

頭只見殘燭光中。杯盤狼藉。只有那幅詩箋。橫在案上。到闌得明山一時間。恍惚如夢。便隨手疊起詩箋。收入行裝中。撤過殘膳。整榻就寢。次日一覺醒來。只是掛念陳武師。早將這段沒要緊的事忘掉。（那知竟頗頗要緊哩。）話休煩絮。明山在店中住了幾日。屢就山中人探詢陳武師歸期。通沒頭緒。不由嗒然興盡。一逕的趁船回。梁森來問知訪武師不遇情形。倒覺十分好笑。兩人依然在廣慧寺中相聚。那道濟越法老健。也就越法靜氣。無事時。只是跌坐。這也不在話下。轉眼間。過得數月。一日明山赴遠縣裏。看望朋友。梁森在家中前室裏。檢點一筆租項。約有七十多兩銀子。一面裝入書篋。一面暗想道。近些日家中用度。頗頗缺乏。今得此項。又可敷衍些時咧。原來梁森自經兵亂後。家境頗不寬裕。計誅兩個悍賊後。倒得了他包裹中的金銀。但是梁森以爲是不義之財。便索性捐入當地的善會中。所以他的家境依

然如故。(補筆續密)當時梁森收好租項，方纔歸座，只聽大門上有人喚道：「梁先生在家麼？」梁森出去一看，却是縣中班頭趙頭兒，靜着椒園的兩支耗子眼，一箇鼠鬚，笑吟吟的道：「梁先生，咱好久沒見咧，您竟在家納福麼？今天有段沒要緊的事，俺既知得，不能不來聒噪。大家想個計較，怎麼呢？都是爲朋友的勾當。你先生想也樂聞哩，却有一件，這事與你先生絕沒相干，你要懶怠管朋友的事呢，俺便不搭這樣婆子舌頭咧，也只好隨他去吧。」一席話，沒頭少尾，鬧得梁森只管發怔，便道：「且屈頭翁進來細談。」敝友也不止一人，到底是那個，又是爲甚麼事呢？說着，側身讓入那趙頭兒，一面抹汗，拔步，一面吐舌道：「事兒大得緊哩，這事兒鬧穿了，貴友腦袋便長不牢，就是您朋友鄔明山哩。」梁森一聽，好不驚詫，趕忙將趙頭兒讓入前室，也不顧得獻茶周旋，便匆匆一叩其故，只見趙頭兒哈哈一笑，不慌不忙，由貼身袋中取

出一個油紙長封兒。向梁森道。你看貴友何等荒唐。這樣血海干係的字兒。就會落到人手裏。今天收詞狀。幸虧是俺值日。硬按着。將那孫姓的小廝嚇唬住。不然。還了得麼。你先生是明白人。如今鄔明山恰不在家。人家姓孫的告主。又是風火事兒。咱大家若不想法銷滅這事。不眼着就糟麼。不要說您先生對不住朋友。便是俺合鄔明山。都在城裏廝冲廝撞的。也覺於心不忍哩。梁森不待他詞畢。忙接過長封兒。隨手一抽。却有一張花箋。只見濃墨淋漓。印章鮮明。定睛細看。却是七絕一首。上下款更寫得明明白白。梁森大驚道。怪呀。這林孟侯。現是逃官。他如何會着敝友。這字兒。又落在人手呢。趙頭兒冷笑道。可知怪哩。大約你先生還不明白此字的來歷。並落在人手之故。等俺說與你吧。於是先將孫姓所說此字來歷學說一遍。然後又說此字落在人手之故。聽得梁森只有暗暗跌腳。原來明山自洞庭山回家。合領弟那

妮子舊情不斷。因家中有素娟礙眼，便不時的偷向領弟家中。一日領弟索要紬料製衣服。明山取字紙包裹紬子，一時大意，竟將孟侯那張詩箋也夾鋪在字紙中。那領弟得了紬料，又捨不得便剪裁，便原封兒收起來。這時領弟還有個外相好的，姓孫，名莊，是本地一個破大家的子弟，爲人顛頑無能。只曉得吃喝頑樂，却是驢糞毬，外面光長得一張漂亮白臉子。因此領弟待他情分比明山還高一籌。俗語說得好：一支槽上拴不得兩叫驢。那明山醋意發作，久已要捶打孫莊。恰好孫莊趁明山赴洞庭山的當兒，合領弟打得一團火熱。兩人竟山盟海誓，私訂嫁娶。明山却不曉得。從洞庭回後，依然向領弟處走動。不想只過了月餘光景，那孫莊來了個疾雷不及掩耳。一乘花轎，竟將領弟草草娶過。明山得此消息，那股火頭并醋勁兒，簡直的就大咧。於是暗暗留神。一日在一爿茶肆中，撞着孫莊，借事爲由，抓一個斜岔兒。

登時將孫莊打了個七佛勿出世。孫莊不敢較量。只得咽下這口氣。他過的本是空頭日子。娶領弟時。偏要作面孔。賒借了個一屁股兩脅。又及至事過之後。什麼轎房。咧。紮綵匠。咧。吹鼓手。咧。米行夥計。咧。酒坊老板。咧。一古腦兒。次第都來索賬。鬧個得孫莊。昏頭搭腦。接應不暇。領弟見他苦惱。便將出點積蓄。好歹支應過去。但是孫莊。每想起明山來。便恨得咬牙切齒。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午後。領弟偶然檢點衣箱。見嫁時衣物。業已被孫莊抖擻得不差甚麼。咧。正在心下不高興。忽一眼望見箱中綉料包兒。不由想起明山。一陣發怔。正這當兒。只見孫莊。涎着臉望來。道。好人。你快救救俺吧。這兩天。俺手中一文錢也沒得。真將人整壞。咧。說着從領弟背後伸過手。就要抓取綉包。領弟那裏有好氣。便盡力子一甩孫莊的手。跳起來。指着臉子。叫道。難爲你也是個男人家。不說是抓錢養老婆。倒搜擠老婆過日子。也是俺瞎眼。嫁你



這死王八。你不要忙。等俺養遍街浪遍巷。掙給你吃。慌得孫莊。連忙作揖陪笑。領弟橫着俏眼道。呸。王八荒子。俺真個眼犄角裏。也瞧不着你。正這當兒。只聽大門上。砰砰。一陣亂敲。接着有人大喊道。喂。都死絕麼。有活人。快些。連胳膊帶腿的。拿出一個來。不須鑽在魚窩裏。咱老子須不口你家婆娘哩。

（只一開口。已神理躍然。能令讀者眼光一亮。便欲掀書頁。尋覓其人。此之謂活跳文字。）孫莊一聽。轉身便跑。到門一望。却是南街上的哈屠戶。正吃得酒氣薰薰。腆着一張油光的喪門臉。瞪起牛卵大的眼睛。一手拉腰。一手拎着麻錢袋。向孫莊冷笑道。今天咱那檔子事。怎麼辦呀。你休裝大麻木。孫朋友。說正經的吧。你娶老婆。想白騙俺的肉。俺還不是你婆子的孤老哩。你再不要面孔。俺馬上叫你黑狗吞日頭。早晚須與俺吐出來。說着一捻拳頭。逼近孫莊。孫莊忙後退陪笑道。哈老哥。你聽我說。哈屠戶道。放屁。你就還

肉賬比甚麼都強。你算算。從你屁股彈子朝上的那一天。到今日之下。已是三個半月。就是三分錢算利吧。連賬帶利。也是三十多吊老錢。今天沒別的。咱們是刀割水洗。一清兩斷。你那推核桃車的把戲。是用不着咧。（延宕之意。）孫莊焦燥道。俗語云。貨不行息。你這不是訛我麼。哈屠大怒道。誰你老子還要毀你哩。說着。一聳身。吡嚓一把。抓住孫莊。直向街心。那孫莊那裏甘休。正扎掙着。大罵大叫。只見一人哈哈一笑。飛步搶上。正是。

揮拳方見牛屠手。飛步忽來狗腿差。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弭大獄捐金全友誼 得錢鈔無賴戲妻房

且說孫莊合哈屠正在互相揪扭。彼此廝罵。只見一人掉臂走來。隔開兩人。却笑道。相罵沒好口。相打沒好手。都是街裏街坊的。有話好生講。兩人一望。

却是縣衙的趙班兒。哈屠攘臂道：趙爺，你評評這個理。他欠俺肉賬，三個半月之久。一總兒不還。今天俺來討要。他還是合人滾牛筋兒。俺不打他。打鳥孫莊道：誰也沒想賴你的賬。但準備錢。須容人空兒呀。趙頭兒笑向哈屠道：老哈呀。你先去吧。俺給孫莊作個保。何如。三日之內。他不還賬。你就朝着姓趙的說話。你凡事看寬點。修的你蹲在廟後頭。多啃兩支肥豬爪。不好麼。原來哈屠當年在屠坊中當夥計時。曾向廟後偷吃豬爪。被一街痞張見。咧就勢兒。敲了兩串錢去。一時傳爲笑談。當時哈屠一笑消怒。便道：得咧。趙爺既如此吩咐。俺就從命。於是拾了空麻袋。揚長而去。這裏孫莊趕忙謝過趙頭兒。硬拉入客室落坐。自己又跑進去。知會領弟烹茶。這裏趙頭兒一望客室中。四壁空空。椅案上塵土多厚。暗笑道：怪不得孫莊被人逼賬。這種人。那裏會作人家。怙懣間。孫莊躡入。悶昏昏的客氣兩句。方臀尖一沾椅兒。只聽外

面脆生生的喚道。茶在這裏了。趙頭兒眼尖。早由破牕縫。望見個丟秀秀的小媳婦子。將茶盤兒。置在二門台階上。如飛跑進。趙頭兒早已聞得領弟的來路。及至孫莊端進茶來。趙頭兒一面吃茶。一面笑道。孫老弟。莫怪我說。你娶得這般的伶俐渾家。還作不起人家來。真也沒法說。但是哈屠戶那筆賬。怎麼辦呢。俺這兩天。也是手頭緊。不然便與你墊上。又算甚麼呢。孫莊搔頭道。如今房下手中。還有包紬料子。約摸還值個四五十吊錢。趙兄。你眼界寬。人情熟。少時咱就上街。出脫此物。贖下來的錢。俺作個小東兒。請你沽飲三杯。不好麼。趙頭兒笑道。吃嚼是小事。你快取紬料。俺陪你上街。但不知那紬料。成色花樣何如。少時看看。再估售價吧。於是孫莊跑入。這裏趙頭兒。方暗暗計較。設法兒落他兩串錢花花。忽聞內院裏吱吱喳喳。並孫莊軟語強笑之聲。料是求取紬料。被渾家數落。正在暗笑。早見孫莊含笑抱着紬包兒跑來。

趙頭笑道。怎麼樣。沒挨人家大嘴吧麼。孫莊笑道。不要取笑。且看看成色何如。不瞞趙兒說。據房下說起來。這紬料。還是郎明山的娘子給他的哩。想見顛頭。趙頭兒一聽。幾乎失笑。連忙忍住。隨手接過紬包。一層層打開來。忽見一張花箋字兒。定睛一看。又逐字念了兩遍。忽向孫莊道。你這人真罷了。哇。有這樣發財機會。却不曉得生發。還去搜擠老婆。如今紬料兒。竟不必用咧。單是這張字兒。就是好體面的發財票哩。孫莊一聽。摸頭不着。只張了口呆望。趙頭兒笑道。這個乖。俺教與你。你須聽俺指揮。不然是不會發財的。於是將那箋字。細念一遍。然後指着箋上的上下款兒。道。如今郎明山。既合嚴拿在逃的林孟侯。暗地往來。你想告到官中。是多大罪名。吶。孫莊大跳道。妙妙。可該俺出口烏氣咧。走走。咱就寫首狀去。趙頭兒道。呆着你的吧。作這事。須拿筋節兒。咱爲的。不是錢麼。真鬧穿了。你殺人。落不了兩把血。這是何

苦呢。你就知道吃香喝辣。撲着女人睡覺。依我看。你單等着得錢還賬。好多着哩。孫莊忙道。依你老哥。怎樣辦呢。難道拿這字兒。硬合鄔明山要錢麼。那小子。拳頭利害。俺是領教過的。趙頭道。你不必管。俺自有道理。於是兩人別過。那趙頭兒探得明山沒在家。所以用旁敲側擊的法兒。一逕來尋梁森。且說當時梁森聽趙頭述罷一切。慌的臊脚道。承你頭翁前來關照。如今鄔明山又沒在家。怎麼辦呢。趙頭兒咕起眼兒道。咳。辦呢。只好是錢來擋擋。雖說是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但是姓孫的。得到這張字。就像取到龍票一般。俺一按住他。講錢注。他就一千八百的亂張口。吃俺搶白他一頓。他方好些。但俺看這檔子事。按消下來。損煞了。也得一百兩頭。那小子。還不定點頭不哩。只好俺合他窮磨去。吧。倘實在說不下來。你我總算爲朋友盡心。也只好由他兩家鬧去。咧。趙頭兒一席話。前遮後掩。深淺相宜。恰在筋節上。絕

是一奸猾老世故。寫來妙絕。梁森沉吟道。連你頭翁都因做友事兒來費心。難道俺合明山是好友。倒眼睜睜袖手麼。但是銀子錢是硬頭貨。舍下家境。頭翁是曉得的。沒別的。只好求頭翁向前途婉商。俺替做友出四十兩頭。就是咧。說罷深深一揖。只見趙頭兒冷笑一聲。站起來還禮道。這倒是俺多事。無端打攪咧。說着一拉臉子。揣起詩箋。匆匆便走。梁森連忙陪笑。按坐道。頭翁莫怒。且容商量。趙頭道。真是你們念書的人跟前。不好講話。這倒成了漫天討價。就地還錢咧。俺又不圖從中發大財。這不是笑話麼。你先生便留後手搭頭兒。也須有個分寸。這不是指着木枷要乖乖。差的遠麼。梁森急道。既如此。俺再加十兩。總可以吧。趙頭兒大聲道。一百兩少一毫也不成的。梁森一聽。好不焦燥。便道。頭翁你不曉得。那鄔明山也是木強脾氣。俺給他墊這項錢。巧咧。他還許不認頭哩。咱彼此都爲朋友。也就說不得咧。於是從書

篋內取出那包租銀道。不瞞頭翁說。俺只有這些銀子。約有七十多兩。你看再不成功。咱就作爲閒談吧。只好由他兩家鬧去咧。一言方盡。只見趙頭兒哈哈一笑道。先生。你這是甚麼話呢。俗語云。解紛排難輸肝胆。又道重義輕財見性情。俺雖是粗人。也曉得此理。你先生爲朋友。却如此仗義。難道俺老趙便不够朋友麼。不道姓孫的那廝。自以爲撈着了有把的燒餅。你出銀太少。不好向他交代罷了。今既如此。咱且去試試他。原來趙頭兒先盤馬彎弓的。鬧過一陣收放局子。今見梁森取出七十多兩銀子。情知勁頭兒已到分際。若再一逞着迸着。就許鬧僵了。因趕忙一放笑臉。來了這一套大江東。當時趙頭又道。先生既爲朋友。這般義氣。俺不過搭些唇舌的勾當。自然應當幫忙。但有一件。姓孫的好不狡猾。憑俺這老臉。合他磨去。今這字據。指詩箋。先留在此。今天晚上。俺不來回話。便是事情辦妥當咧。梁森道。求頭



翁多多搭手。容再後謝。趙頭兒慨然道。甚麼話呢。咱們的交情。說不到謝字。說罷。取了銀兩。即便告辭。梁森送至門首。還再三託他。維持前途。趙頭兒慨諾。低着頭。笑迷迷的去了。不題梁森。反覆看那詩箋。只管發怔。且說趙頭兒無意中得了這注外財。登時氣就粗咧。一溜煙跪到家門。砰砰。一陣亂敲。原來趙頭兒好嫖好賭。在公門抓些昧心錢。都暗地裏鑽了狗洞。擲了么二三。家中是少米缺柴。窮氣颼颼。丟得個老婆。破衣拉撒。只叫作沒露屁股。因此被老婆時常爭吵。通得不着好氣。看着笑臉兒。趙頭有時節。被老婆數落。誚罵的急了。要挺挺脊骨。一看屋中。四壁空空。不禁不由只好頭一搭拉。合老二（俗謂陽具也。）算回賬。便算了事。這當兒。巨金在腰。便如久已過不着癮的大烟鬼。忽然過了個十足癮兒。所以扣得門。十分起勁。當時趙頭兒。扣得手掌生痛。却不見老婆答腔。但提起腳來。踏了兩下。這纔聽得

裏面。有氣沒力的應道。是那個呀。敢是班上的朋友麼。俺那個天殺的。直着脚兩天沒來家。不定在那個小媽兒跟前行孝哩。俺猴頭撒脚的。不便開門。你別處尋他去吧。趙頭兒聽了。又是兩脚裏面詫異道。這可是誰呢。說着。門兒一啓。趙頭兒腆着高臉子。不問三七二十一。一脚踏入。便聞啊呀一聲。他老婆由地下爬起。趨着脚尖兒。喊道。你這天殺的。奔你娘的喪裏。就這麼踏人一脚。俺知你不安好雜碎。想整治煞老娘。另換換新。你不要血糊心眼子。除了老娘。沒人肯跟你挨餓哩。說着。便如炸膀草雞似的一振破袖。前去關門。要說這婆娘模樣兒。本不壞。長掛子臉兒。就是窄些。細細眉兒。就是少些。水零零眼兒。就是暗些。長長身兒。就是彎些。尖尖脚兒。就是長些。再加着沒得穿戴。挨着飢餓。便十成人兒。也只賸五成了。當時趙頭兒一瞧渾家山模樣兒。不由良心發現。但是想起他平日聒噪自己來。又覺可恨。因冷笑道。誰

要娶你這邈邈老婆。合該晦氣。你瞧瞧你那樣兒。配作俺響噹噹趙頭翁的娘子麼。老婆唾道。頭翁你娘的口頭吧。俺作你老婆。早抱着一百分委屈哩。你憑良心說。你給俺是買過穿的呀。是買過戴的呀。老娘樣兒不濟。還對不住你窮花子麼。說着。眼角邊濕漉漉的。趙頭哈哈一笑。昂然入室。砰拍撲味。一陣敲擗塵土。分外的聲粗氣壯。（絕倒。）老婆暗恨道。這東西。餓着老娘。他還來家拍譜兒。於是匆匆進室道。你不要窮敲擗哥哥兒。說正經的吧。快拿錢來糴米買柴。趙頭兒大馬金刀的坐破榻上。八字脚一踏。却笑道。現成得狠。因招手道。娘子這裏來。俺把與你說着。探手入懷。似乎掏錢。老婆不由喜道。你這還像個人。說着。盈盈蹙近。只見趙頭兒忽的抽出空手。不由分說。將老婆一把抱緊。先扎實實親了一口。然後急匆匆的道。今天俺痛快咧。凡事兒都要痛快一下子。吃飯甚麼打緊。咱們先幹完了這檔事再說。於是跳

起來。將老婆一手放倒。那一個便去解帶。老婆大怒。一個鯉魚打挺勢。跳起來。唾道。嘖嘖。真難爲你。就有這副心腸。飯都沒得吃。你還想外快麼。你這麼看。只要你掙了錢來。先吃飯也罷。先幹那檔子也罷。一百個由看你。如今空了肚皮窮歡樂。老娘還沒這份高興哩。趙頭兒一挺頸兒。道。真的麼。老婆越怒道。那個合你說象聲不成。說着趨勢一歪身。連哭帶數落。趙頭兒一聽。不由垂頭喪氣。猥瑣瑣的。躲在案旁坐下。歎口寡氣。一任老婆數落。大姪兒作的通不作聲。那老婆待了一霎。却見趙頭。背著臉子。伏在案上。似乎是顛弄什物。一面嘟噥道。把給他十兩銀兒。就不算少咧。他白白得十兩頭。就是便宜。老婆一聽。心頭碎拍亂跳。却又不好意思。便去張望。正這當兒。忽聞鏗然一聲。分明是銀塊相撞。更無疑義。這時老婆。便用兩個楞小夥子來壓他。也壓不住。於是嘖嘖跳起。撲向趙頭兒背後一啣。登時格格。裂開小嘴。一陣

歡笑。一面眼珠兒隨着白花銀光亂滾。一面輕拍趙頭肩頭道。你弄這些銀子來。怎不早說。也讓人多喜歡。一會兒說着。一扭身兒。就要跨坐趙頭膝蓋。不想趙頭沉着臉兒道。俺是窮化子。那裏有這副心腸。娘子請便。仔細着沾了俺的窮氣。不是耍處。這一來。不打緊。將個老婆。呆在案旁。一陣羞悔。不由落淚道。俺雖不該常吵聒你。但俺是盼你少去嫖賭。作起份人家。你看俺肚皮餓塌半邊。可曾怨過你。如今你剛有錢。就這樣兒說着。不住抹淚。趙頭見他說得入情入理。這纔笑逐顏開。具述得銀之由。喜得老婆咬着牙兒。恨道。你這促狹鬼。既得了銀子來。還瞞着俺。却浪張着打趣人。因隨手摩弄銀兩。拈起一小包道。這是多少哇。咱先買米去。趙頭道。這是給那姓孫的十兩銀。咱落他六十多兩。也不算少咧。老婆吐舌道。給他這些。還了得。你總是大手大脚。如何會發財呢。簡直的給他五兩。够他還肉賬的。便成功。這五兩。便

買柴米說着。拈起銀來。趙頭笑道。咱這些日。口中淡出烏來。你聽我吩咐。柴米之外。打好酒一瓶。割上二斤肥羊肉。咱今天享用個酒足肉飽。再不然。你將楊二媽的重羅白麵。鬧二斤來。咱弄個肉餛飩下飯。你道好麼。老婆笑道。左右是你抓的錢。由你。由你。趙頭兒聽了。一拔兩腳。向椅背一靠。迷齊着眼兒。用手指噹噹敲案道。噫。俺真個弄錢來咧。百事由俺。老婆聽了。恍然大悟。便笑嘻嘻伸出指頭。一戳趙頭額門道。促狹鬼。你到底是先辦那一檔子呢。（絕倒。）（瑣事曲曲寫來。使人增勢利起於家庭之感。）於是夫婦一笑。登時對着一堆好寶貝。便如吃了一劑奮興藥一般。先自高興起來。這一高興。不知緊要。就呢呢低語之間。又將孫莊的五兩頭。減却一半。便這等把與孫莊。孫莊一瞧。只二兩五。不由心頭火起。道。這都是給俺的麼。那麼你頭翁。不勞費心。便還俺原字（詩箋）吧。給趙頭劈頭罵道。你這廝。真是狗咬

呂洞賓。不知好歹。你當是這銀子。是郎明山求你了事的麼。這是俺見你可憐。捨與你還肉賬的。那字兒。衙中朋友們。都說一闌穿了。先不用題郎明山。便是你。先吃不起拖累官司。是俺好意與你燒掉。咧憑你這腦袋。就想碰郎明山。你可是沒挨够拳頭哩。孫莊一聽。真個信以爲實。反拉着趙頭。連連稱謝。趙頭笑道。不須稱謝。等俺再到你家時。叫你老婆好好的給俺（句）孫莊方一發愣。趙頭却道。烹杯茶吃。就是咧。不題趙頭兩面鬧鬼。落了一注大錢。且說梁森送趙頭兒去後。細看了回林孟侯的詩箋。便擗進內室。把與意珠一瞧。並述原委。說罷。取個火來。就要焚燬。意珠沉吟道。這字兒。不如留與明山看過。再燬掉。不然。你空口說這回事。他還許不認哩。梁森笑道。都是自家兄弟。還留這份心作甚。意珠眼皮兒一搗搭。目注梁森。欲言又止。少時方說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你莫都將人心比己心。（微旨傳神。暗挽上文。被挑

一段。便覺筋脈都動。梁森不悅道。娘子莫如此忖度人。郎明山不是有城府的人。暗敲下文。意珠嫣然道。俺忖度的不對。不更好麼。這也急得粗。穎子紅臉。開開數語。意珠之柔婉。梁森之直爽。活躍紙上。但是明山從太湖回後。可曾向你說遇見林孟侯一段事麼。梁森一愣道。不會。意珠笑道。却又來。他既沒向你提此事。咱爲甚不留此字兒。與他瞧瞧呢。但是俺看郎明山一句。正說着。恰好外面有人相訪。梁森出去一看。却是廣慧寺後開豆腐坊的范阿立。手內拎着個濕布包兒。原來這范阿立的父親。當年在梁森家當過僕役。阿立成家後。便開了豆腐坊兒。小兩口兒。過起小日子。也倒罷了。阿立妻子俞氏。生得有七八成姿色。能說會笑。是個伶俐婦人。處待街坊。和氣不過。因此人緣很好。阿立偶有借貸等事。大家都肯幫他的忙。自明山在廣慧寺讀書。阿立便不時的惹去殷勤。俞氏得暇。也往往去望梁森。



皆因道濟老和尚。人既正氣。又是老街坊。所以俞氏不但不避忌。有時遇見寺中小沙彌們。彼此還打牙鬥嘴。鬧個小唏溜兒。（詼諧之意）至於逢時遇節。還必要到梁宅中望望意珠。當時梁森笑道。范哥稀見。這些日。生意忙。阿金笑道。窮忙罷了。說着廝趁入內。阿立更不就坐。便將濕布包。置在案上。道。這是房下特地製了些透明腐皮兒。孝敬宅中娘娘。梁森道。這又生受你。你又費心作甚。阿立道。您莫見笑。俺房下受娘娘的憐恤。可在少處哩。說着就要別過。梁森拉他少坐。斟與他一杯茶。道。你忙甚麼。近來沒出門販豆兒去麼。阿立笑道。好教梁爺得知。不然。俺怎麼說窮忙呢。便是明日。就須赴東鄉索筆欠賬。就勢兒趕雙塔灣的豆市。如有利息輕的債戶。還須借點兒。準備着多存些豆兒。他們說今年豆價要漲哩。這一週轉。就須十來天。梁森笑道。范哥莫怪我說。你這次準是得令出馬。俺看你不曾有如此調度。

的。阿立大笑。點起道。俺還瞞了你老了麼。不是房下指撥俺。俺如何打得開把式呢。（隱寫出一個伶俐婦人。）於是匆匆別過。這裏梁森提了濕布包入內。意珠便道。咱屢次生受他的。倒教人過意不去。等俺也尋些小針黹。送與俞大娘。閒談之間。梁森將詩箋收起。便將那會子一番話兒揭過。次日梁森去探明山。還沒回頭。信步兒。轉向西大街上。方過得醋庫坊。忽聽得西裕號典當門首。人聲喧譁。梁森抬頭望去。便見那門首。擠了許多人。接着一陣木魚聲。砰訇震動。似鐵似木。那聲音十分奇怪。頃刻間街衆亂跑。並有攘臂大叫的道。快去喚當地官人。拉開這禿廝。城市中如此攪鬧。還了得麼。梁森隨衆奔到典當門首一望。却是個長大頭陀。那樣兒好不兇像。正垂眉合眼。石佛似的。坐在當門。用根狠粗的手棒。敲動個極大的木魚。將出入人衆。隔聚了一大堆。大家越喝呼。他越敲得兇。急得個典當老板。一面跺腳。一面喘

氣。正這當兒。只見兩人掉臂而入。衆人喊一聲。方要喝彩。只見撲通一聲。兩個人倒了一對兒。正是。

漫笑蜉蝣來撼樹。

須知技擊異常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攪典當毒拳暗下 鬧腐坊色眼潛窺

且說衆人見那闖進的兩人。一個叫張鐵腿。一個叫花胳膊侯元慶。都是常州有名的俠少。那張鐵腿。曾一甩撲脚。踢折惠泉寺前護井的木欄樁兒。因得此名。當時張侯大喝道。你這僧人。如此強化緣。攪亂商家。須不成功。說着四手齊奮。正要來投。但見那頭陀雙目忽張。賽如閃電。猛的丟下棒。緊縮兩臂。忽的向張侯一伸雙拳。道。居士不必動氣。貧僧少化些兒。也就去咧。張侯不及回言。只覺一股熱風冲將來。頃刻如中鐵杵。大叫便倒。於是衆人都愕。

然道。怪呀。難道你二位撲的太猛。使過了勁兒麼。說着。亂嘈嘈將張侯攙起。只見兩人。呿牙裂嘴。臉如白紙。便如受了重傷一般。只將兩手抱胸。却言語不得。衆人大駭。轉向頭陀。噪道。好你個出家人。如何出手傷人。頭陀道。這話奇咧。俺好端端坐在此。只一伸手。叫他不要來拉俺。如何便會傷人呢。他自己跌交。于俺甚事。梁森望得詫異。又見那頭陀面貌兇悍。正在沉吟。便見典當中衆商夥。一齊上來。向頭陀好說歹說。歸根兒把與他四串老錢。那頭陀方微微冷笑。從容趲去。這裏街衆們。便分頭扶了張侯。兩人是一步一哼。梁森趁鬧忙中。也便自行趲轉。這日下午。鄒明山。却從他朋友家轉來。聞得梁森。那會子曾來相訪。便稍息塵裝。去望梁森。這時明山從他朋友處。聽得那陳武師。已經回轉太湖。不由一路上暗忖道。莫非梁森也有意尋武師學藝麼。少時他若探聽武師。俺只裝不曉得。等消停了。俺偷偷的自去學藝。那些

不好。(雖寫明山伎性。却隱照下文偷藏秘冊。一筆作兩筆用也。)須臾。到得梁宅。兩人廝見了。各叙契闊。明山只談些沒要緊。絕不提陳武師一字。梁森却突然問道。老弟。你幾時曾遇林孟侯來。這件事好不險哩。明山略怔。隨口道。俺不曾遇見他呀。梁森笑道。咱們如同弟兄。你還瞞我作甚。若非俺將事體按下去。這檔子麻煩。可在小處哩。說着。從書篋中。尋出林孟侯的詩箋。並一述孫莊要挾告。自己出錢調停等事。明山猛聞。不由吃驚。他却登時怒吼吼的拍案道。好孫莊這廝。竟敢尋俺的晦氣。梁兄你也太忠厚咧。就這麼被他嚇去銀兩。你若給他個不爾乎。看他又有甚麼技倆。這注錢。纔是扔到水裏不響哩。梁森愕然道。老弟。話不是這等講。事情弄僵了。說真就真。你如何這等托大。又瞞怨我。難道這事。不該按下說罷。取個火來。將詩箋燒却。因笑道。費幾兩銀子。不算回事。但求無事便好。明山拍膝道。這是怎麼說。偏偏

湊巧。假如俺在家時。孫莊那廝也嚇不了銀兩去。梁兄也少場麻煩。如今不必說。咧。過兩天。俺將銀兩送來。就是這句話。不打緊。登時招得梁森直槪槪的道。老弟。你這叫甚麼話呢。難道這項錢。還用你還。俺不過叫你曉得此事。以後遇事小心罷了。明山看梁森真急得面皮都紅。便眼珠一轉。來了個就交兒跌。這才連忙起身。長揖稱謝。還一面跺脚道。俺早晚叫孫莊那廝曉得俺。正這當兒。忽聞窗外似有小脚走動。梁森便道。咱且丟開嘔氣的事。你這次出門訪友。可曾留心那裏有甚麼能人麼。咱怎的有機會學些正經武藝才好。只管稜不稜莠不莠的。到幾時呢。便是那個陳武師。你還有意再去訪他麼。明山故作沉吟道。再看吧。便是那陳武師。俺至今沒探準他的行蹤。俟俺訪有機會。再作區處。梁森道。咱大家隨處留意。尋訪能人。一有機會。彼此通知。便是。明山只冷冷的應了一聲。即便別過。這裏梁森送客去後。趲回內

室。方要向意珠訴說明山負氣的情形。只見意珠微笑道：「如何虧得那字兒沒先燬掉吧？你看明山，反倒怨你花窰了銀兩哩。」梁森怔怔的道：「明山就是這點子不好，狠好負氣。」意珠道：「俺看明山不像你的性格。」梁森笑道：「人的性格，千區萬別，如何能有一樣的呢？」意珠聽了，只好水澄澄的俊眼兒，瞅了梁森一會子，他就不便再說。（一路寫梁郎性格，全在空處傳神，即爲後文邪正分途之張本。此等筆仗，近世小說中不多見矣。）便搭趁着，揀出幾件小針黹，是兩個荷包，一個懷鏡，兩朶簇新的絨花，還有兩雙大紅緞紮花的鞋片兒，都把來包個縐包兒，置在案上，道：「你多早晚出去時，先將這幾樣物兒送與俞大娘吧。」沒的咱只管嘴上抹石灰，白吃人家的東西。」梁森道：「便是哩。」俺多日沒合道濟長老談談咧，等傍晚時光，俺趁廣慧寺，順便給俞大娘送去吧。」於是夫婦又閒談一回家務，並說起素娟，白夫妻反目後，一總兒沒精

打彩的。須臾用過晚飯。業已日色西斜。梁森便整整衣衫。揣起縳包。一逕的趑趄范家。方經過廣慧寺前。正遇道濟在山門松樹下。倚杖閒望。一見梁森。便笑道。居士合卹居士。怎這些日沒來呢。老僧近來。不知怎的。也只覺腿腳發懶。一總兒也沒出門。你且進來談談吧。俺正有兩宗物件。與居士等瞧瞧。梁森因忙着去送縳包兒。當時略一匆忙。也沒理會道濟的話。便笑道。和尚近些日。怎似少些精神呢。少時俺再來談天兒。說罷。一逕的轉向寺後。這寺後所在。本是老年間的一井營坊。地勢寬廠。竹樹相望。除菜圃瓜田外。便是一些小戶人家。三五爲鄰。不成街道。正北面。直通到北城根。都是荒草亂石。沒得人家。緊靠城垣。却有座破落真武廟。香火久廢。也沒得住持。但因廟宇寬廠。大家便把來作個公共停柩之所。尋常間人跡不到。甚是幽僻。那范阿立的豆腐坊。便孤另另的。在北頭兒。距真武廟不遠。因爲腐坊後面。是好大一



片芋園是阿立沒開腐坊時租種過的。每年間甚是得利。所以阿立雖然改業。還不肯拋掉芋園。只好在此荒僻所在住下來。且說梁森越着晚風落照。直奔范家。時當初夏。天氣炎熱。許多的小戶婦女都在門首坐地。也有拈針的。也有相與聚談的。一個個嘻嘻哈哈。丟眉扯眼。梁森不暇張看。低頭而過。恰好蹺經一個胖婆娘跟前。那婆娘正背着臉子。廠着懷。口內嚙嚙的。把孩子的尿。聽得背後有人走動。便罵道。你這浪蹄子。只要見了你爺媽。便嘴裏掏不淨的話。難道他身上有蜜。黏牢你。這孩子千斤墜似的。可累煞俺咧。快找你媽去吧。說着。猛轉身一悠孩子。不容分說。向梁森懷中便遞。那孩子一驚。一股方溺出的尿。嘩嘩的直射出來。梁森急閃。業已水淋淋的鬧了一脚面。於是衆婦拍手道。呵。馬大嫂你瘋了麼。你看這不是人家梁相公麼。原來梁森久在廣慧寺讀書。所以寺左近街衆們都彼此認識。那胖婆娘姓

馬便是廣慧寺中菜傭吳二的老婆。也是個愛說愛笑的婦人。當時梁森一抬腿，略拂脚面，忙笑道：「不打緊的。」童便兒吃都吃得，不污穢。馬婆子一聽，只樂得拍手大打掌，趕忙抱着孩子站起來，遞與一個鄰婦，就這麼厥着大肚皮，向梁森深深萬福。然後向衆婦道：「不是俺說話村氣，簡直的說吧。誰要嫁着梁相公，那算他是前世修來的。直然的竟擊着舒服咧。你看人家話兒說出來，不在多少，叫人聽了，起心眼裏往外發舒齊。說着，扭扭的嘻開肥嘴。蹺過來，將梁森一把揪牢。梁森誠恐他鬧頑笑，便道：「馬大嫂快放手。俺這當兒沒空兒。」（絕倒）衆婦女聽了，不由鬨然大笑。梁森恍悟自己這句話，有些離板兒。正在臉上訕訕的，那馬婆子却沒事人似的道：「您有空沒空。俺不管。俺總須道個歉兒。都是俺小嬸把孩子丟給俺。他去尋俞大娘閒磕牙，才弄了您一脚面尿。於是繃着面孔道：「你梁相公年輕輕的，若帶着一脚面濕漉

灑滿街上跑。人家見了。不疑惑你兩口兒牀沿上的。（句）梁森忙笑道。別往下說咧。就是吧。馬婆子道。不說就不說。但是聽俺這話的。除了大閨女也。都心下明白。說着。向衆婦一擠眼兒。衆婦見他那副醜婆子的神氣。越法笑得唧唧呱呱。不想其中。有個半大閨女。聽他胡噪的。站不住脚。便紅着臉兒。湊向他背後。冷不妨向他肥屁股上。狠狠一擡。撒脚便跑。馬婆子呵呀一聲。回身一把。沒抓住。那知回身太猛。登時閃了個大面朝天。於是衆婦女拍掌大笑。又齊唾道。天報天報。馬婆子蹬踹着噪道。小妮子等着我的。（閱者至此。雖欲不笑。不可得已。塵世難逢開口笑。何況而今世局安得作者化身億萬。普遍生花之筆。以慰我疾痛愁苦之小民乎。或又曰。作者纔使人開笑口。而評者却使人流眼淚。真正該打。）梁森見鬧的不雅相。趕忙去扶馬婆子。方一彎腰。拍的聲從懷中落下青縐包兒。不偏不倚。正落在馬婆子懷中。馬

婆子把來一聞。只覺噴鼻兒香。因站起來笑道。好哇。怪道梁相公只吵沒空。原來匆匆的幹這俗營生。這是送與那個相好的小娘兒呀。俺且抖看看。開眼睛。梁森忙接過道。休得胡說。這是俺房下送與俞大娘的。馬婆子道。送與他的。俺越法要看看咧。但是那浪貨兒（指俞氏）心眼多。沒的說俺半道上。打他的槓子。俺當他的面瞧瞧。就是咧。又可以尋尋俺小嬌兒。於是從鄰婦手中接過孩子。道。走走。找媽去吧。梁森沒法兒。只得合他翫去。却聽得背後衆婦女笑道。今天馬大嫂。竟鬥了笑兒咧。那會子。他合那過去的長大頭陀。吵了一陣。如今又捉住梁相公咧。一個婦人道。也無怪馬大嫂那會子一陣吵。那挨千刀的頭陀。兩支大賊眼。只管釘人。真也可恨。（清機徐引）梁森聽了。也沒在意。低了頭。大步便走。馬婆子趕得兩塊胖腮。只管得的顫。（細甚）因笑道。咱倆在一搭兒。須你就着我。我湊着你。不然就要拉脫咧。

(絕倒)一路胡噪之間。不多時。已到腐坊。梁森望去。恰見俞大娘笑吟吟的。送一個婦人出來。望見梁森。方道得一聲。唷。今天是甚麼風呀。怎的把你兩位雙雙的刮來。梁森微笑。未及答話。馬婆子却紉起面孔。一丟眼兒道。你別只管沒裏沒表。雙兒對兒的浪吵。俺嫩皮熱臉的。却聽不慣這個哩。(大嫂可謂嫉媚之至。一笑)如今梁相公稀罕你。巴巴的給你送體己物兒來。俺沒臉沒皮的跟了來。開開眼。俞大娘笑道。等我撕你那張肥口。因一望那婦人道。若不當着你小嬌兒。俺不定說你甚麼。那婦人一笑。便從馬婆手中接過孩子。這裏俞大娘正一扭輕軀。讓梁森等進內。馬婆子早嚇一聲。將梁森繯包兒搶過。一面就門首坐石上解看。一面噪道。你們兩口兒(指俞氏)屋內。騷氣熱氣的。俺懶怠進去。就此看看。便好咧。說着一件件抖出。嘖嘖誇讚道。梁相公娘子。真好巧手兒。你若紮括上這些物兒。跑上街坊。保管

叫大家搶爛了你哩。說着。站起鞋片兒道。噲。好俊樣。你看人家梁相公娘子。就像量過你的腳兒。不長不短。整三寸強些兒。但是這點點鞋片。只好裹俺的腳指頭。說着。抬起胖脚。一比鞋片。梁森方在好笑。俞大娘笑道。馬大嫂。你既這樣愛俊兒。等俺來打扮你。於是先將荷包懷鏡。都與他掛在懷上。然後按了他的頭。將兩朵絨花。分左右插好。直挺挺的。又似畸角。又似上供的福牲。弄得個馬大嫂。笑作一團。正這當兒。只聽梁森忽喝道。豈有此理。你不是出家人麼。說罷。飛步搶去。正是。

磕牙相戲尋常事。色眼忽從暗地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遇淫髡大娘險失節 救梁生道濟巧逢仇

且說梁森。見馬婆子打扮的老庵子。一京津間扮演香社。有所謂老庵子。

者。狀如戲場之丑婆子。一般。十分好笑。忽一抬頭。却見距腐坊不遠一株大樹後面。有個毛森森的腦袋。仔細一望。却是昨天在典當門首惡化的那頭陀。正直够够的啾定俞大娘。似乎出神。於是梁森喝聲趕去。那頭陀冷笑道。出家人便怎麼。難道你還管得俺的眼睛。說着一甩袖子。揚長自去。這裏俞大娘等。也便一怔。頃刻都止住嘻笑。那馬婆子一陣揪掠下所帶之物。把給俞大娘。因唾道。又是這該死的禿廝。那會子。俺還合他吵了一場。不知是那廟裏落拓和尚。梁森笑道。俞大娘住在這荒僻所在。倒是少在門首閒望的好。馬婆子道。真個的哩。難道真有人將他替去不成。於是大家一笑。即便轉步。俞大娘道。梁爺回去。替俺道謝娘娘。俺丈夫出門去咧。也不讓梁爺進來坐坐咧。馬嫂道。你就這樣蝎蝎螫螫。人家梁相公。可是老實。一句。俞大娘笑道。夾着你那肥。一句。一。詼諧餘韻。不題俞大娘。攜了縐包。笑嘻嘻

進內。且說梁森一路合馬婆且談且行。因問起馬二可還常在寺裏。馬婆道。他近來一總兒沒離寺。因爲道濟老和尚近來懶怠問廟事。一切柴米油鹽的瑣務。都靠他料理哩。說話間。業已起更時分。這時爲月之中旬。那一痕月色。方才漸漸東升。三個人走至岔路。卽便別過。那沒要緊的馬婆子。照例的不須提他。單說這梁森一逕的蹚入寺中。纔已暮鐘敲動。恰值道濟在禪房中。檢閱兩冊薄薄的書籍。梁森只望見一冊書面上。寫着包村紀事四字。那一冊壓在下面。只露着題籤上的秘訣兩字。道濟望見梁森入來。便信手將書置入枕函。梁森暗想甚麼秘訣。或是密宗經咒等書。當時也沒在意。兩人談了一會子。道濟忽笑道。俺近些日。精神上忽覺有異。便如遠游之人。想還家一般。又不時的想起一往的許多陳迹。說着長眉一展。慨然道。俺是個粗魯人。硬硬的作了和尚。不曉得甚麼叫預知歸期。但覺心中急匆匆要尋個



歸宿所在方好。所以俺近些日。狠想居士等來談談。梁森笑道。和尚精神嶽。如何說這等撒手的話。道濟笑道。由他由他。世界上事。人是不能爲力的。  
（大澈悟語。亦大感憤語。）於是一望那枕函。哈哈大笑。正要接說下去。只見小沙彌進來報道。外面有個施主。想給他亡母作兩天醮事。特來相訪。還有馬二。因爲不久就是咱寺中擺齋之期。等師父吩咐。怎樣個預備法兒。道濟沉吟道。左不過照舊擺齋。還如往年。豆腐青菜之類。還用那范阿立的。就是咧。沙彌道。馬二說請師父有空兒。親去吩咐阿立一聲兒。那菜腐之類。就許分外的精緻。道濟笑道。好囉。俟俺有空便去。於是跣起向梁森道。居士慢去。等俺去望望施主再談。說着。合沙彌暫向客室。這裏梁森不耐枯坐。便逡巡暫向自家書室中。掌上燈燭。繙閱書籍。聽聽更柝。業已二鼓敲過。待了一雲兒。却不見道濟暫來。知他還在周旋施主。於是不耐久待。即便從容熄

燭信步出得廟來。舉頭一望，只見月色當空，十分皎潔，由松枝上穿漏碎光，便如篩銀撒玉。正在徘徊想尋歸路，忽見靠北短樹叢中，似乎有黑影一閃。接着一陣栖禽驚噪，梁森方要拔步，恰值馬二從寺內提着菜籃兒出來，梁森隨口道：「那個某施主，屁股真沉（久坐不去之意）。」吶，馬二笑道：「他只是磨着老和尚，親去作醮。今見老和尚許他親去，大約他也就要去咧。」梁爺趁着大月色，稍微繞個灣兒，到俺家坐坐，再由繡市街回家，也遠不了多少。」梁森信口道：「如此也使得。」於是兩人且談且行，夜氣清爽，北望烟樹，直至真武廟，都浮涵在空明月影中。須臾到得馬二家，梁森進了少坐，吃了一杯茶，也便趲出，便向偏東北取道繡市街，慢步行去。方趲出半箭來遠，忽聞正北上隱隱有婦人驚喊了兩聲，少時便靜。梁森也沒在意，又趲得半里來遠，要轉入繡市街口，忽的一陣風吹來，竟挾着婦人飲泣之聲。梁森駐足，略一傾耳。

泣聲來的方向。不由怙愾道。這哭聲分明從范家豆腐坊傳來。那所在沒得鄰舍。難道是俞大娘麼。他整天價嘻嘻哈哈。不是好爭好哭的人。半夜三更的。這是爲甚麼呢。思忖間。回步北去。只捱得十餘步。那婦人泣聲越真。並且顫抖。似乎驚恐之至。誰說不是俞大娘呢。於是梁森大疑。飛步趕去。方奔到腐坊外籬邊。猛見一物。不由大驚。原來那籬上。却掛着個極大的木魚。梁森猛想起日間那頭陀偷覘俞大娘的賊形兒。那敢怠慢。便隨手摘下木魚。覺得十分沉重。匆忙中不暇思忖。便單手提了木魚。一躍過籬。你想一個豆腐坊。有甚麼高牆峻宇。無非是草房短垣。當時梁森脚都不住。又輕輕一聳身。飄落院內。便見正室燈火明亮。猛聞那頭陀笑道。俺這般憐惜你。都將戒刀。拋入榻下。你還害怕怎的。快斟酒服事俺。不要惱得俺性起。俞大娘却顫聲道。師父吩咐。俺怎敢不遵。但俺們的是清白人家。頭陀道。不須多話。梁森

聽到此間。怒不可遏。腐坊的牕兒。却是稀疎疎的。櫺兒。爲的是室明氣廠。皮腐不壞。百忙中。偏有此閒筆。可謂遊刃有餘。當時梁森忙輕步近牕。濕開牕孔。向內一張。一眼便瞟見那頭陀。已將一口鐘式的衲衣。鋪置在牕沿。他光着脊梁。坐在上面。露出一身青筋暴露的怪肉。由領下生一條豬鬃似的長勁黑毛。直至肚臍。正一手按膝。一臂靠着牀几。擎杯狂飲。他身子左邊。還有一大盆新磨出來的腐漿。那俞大娘却脫得光溜溜。只著袜胸。拖着鬚鬆雲髻。一面伺候斟酒。一面淚痕不乾。可怪的當地下。還置有燈燭。映得俞大娘。白生生的下身兒。甚不雅相。再一瞧牀几上。並無下酒之物。只有一把格崩豆兒。梁森見此光景。怒氣之下。又是詫異。姑且耐性看那頭陀怎的。但見他飲盡一杯。十分得意。兩支賊眼。只管頭上脚下的端相。俞大娘便微微一笑。取十數粒豆兒。撒在當地。俞大娘沒奈何。只得如風折柳雨中花一般。

逐個兒拾將起來。只這輕軀俏擺，纖腰彎屈之間，粉臀玉股，那一段色相風光，望得個惡頭陀，嘻開一張臭口，不住價連連舉杯，原來這種頑法，都是淫徒們想出的混賬法兒。其名叫仙女種豆，左不過是淫樂罷了。當時梁森大怒，正要大呼搶進，只見俞大娘拾畢豆兒，置在牀几，抹淚道：「如今師父的一切吩咐，俺沒敢違拗。女人家赤身露體，也就是咧。好師父發個慈悲，快些去吧。」這時頭陀覷定俞大娘，兩目都直，便道：「你再滿滿的敬俺一杯，俺卽刻便去。」說着，猛的跳下牀，一把抱住俞大娘，就要放倒。那俞氏大哭大罵，極力掙脫，手方閃出，丈把遠。梁森怒極，喊一聲，先將木魚隔牕打去。但聞噍嚓一聲，那疎櫺三五碎斷，裏面頭陀一聲驚叫，托地一閃，說時遲，那時快，只聽拍嚓。那木魚正打入腐漿盆兒，登時盆破漿流。俞大娘喊一聲，向牀下便鑽。梁森提拳，正要飛步搶門，忽的眼前一暗，室內燈火頓熄，好笑梁森真是雛兒。

全不曉江湖勾當。凡夜行人被人杜在屋內。先須隱滅燈光。一來阻止敵人進攻。二來自己可以趁勢跳出。因爲自己處在明處。是狠非所宜的。這敵人若是慣家。定須防備他拋物開路。怎的叫拋物開路呢。便是先拋出一件器具。以謎敵目。然後自己隨時躍出。以免敵人守在門首。自己一探頭。馬前搶先吃橫虧哩。便如那挖牆洞的小偷。必要用器械挑着帽兒。先探進去試探一下。總是一理了。當時梁森見燈火頓滅。也不管他。火雜雜方搶到門首。只見衲衣影兒一閃。颼的聲。飛將出來。梁森一個箭步趕將去。大喝道。好禿廝。那裏走。手起一拳。却是一件空衲衣。唵喇聲落在地下。梁森略怔。正要轉身。只聞腦後。暴雷也似的喝道。甚麼小輩。擅敢到此。且吃酒家一拳。梁森急掉轉身。已見那頭陀飛步趕來。相距數步。梁森一擺雙拳。正想打入。但見那頭陀。單拳獨奮。遙向自己。當胸一搥。梁森一個踉蹌。險些栽倒。便如中了一支

熱唵唵的風箭（奇話）頃刻間胸膈麻木，倒不覺甚痛，但是這當兒，梁森氣湧如山，依然踴躍打入。兩人這一交手，不打緊，梁森登時手忙腳亂，外帶着心內撲通，原來那頭陀騰蹕如風，拳腳如雨，委實兇猛，只走了幾個回合，鬧得梁森頭暈眼花，連招架都有些來不及咧。那頭陀步步逼緊，直將梁森擠到西牆根後，退無路，可巧那牆根有株矮樹，梁森忙向樹後一閃。那頭陀一把抓空，梁森趁勢兒翻上短牆，隨手揭起一片牆瓦打去。頭陀略閃之間，梁森已一躍下牆，百忙中向北便跑。那知那頭陀緊緊相追，早已一躍出牆。兩人這一路放開脚步，便如流星趕月。梁森匆忙中，却隱隱聽得腐坊前有人喚道：范阿立在家麼？須臾將近真武廟，左右是一帶荒草叢樹，偏西邊有條僻徑，直通廟後。當時梁森急欲逃跑，便托地一挫身，隱入叢樹，飛也似直奔僻徑。由廟後缺牆跳入，方在東張西望，尋覓藏身之處，不想背後大笑道：

你這廝躲向那裏。梁森忙回望。那頭陀已雙撐鐵臂大拔步來捉。梁森大駭。急閃閃。腳下一絆。往後便倒。那頭陀一聲長嘯。方要抬腳下蹂。看官請想。這頭陀拳力如此。腳力可知。這一下蹂。梁森的一條小命兒。不就此交代了麼。這要照編書的老例。一定該觀音大士來救。黎山老母出頭。好收這個科兒。不然。真沒結果。眼兒咧。哈哈。不然。又不然。閱者諸公。都是玲瓏心竅。可還記得上文中馬二辦尋常腐菜。必定要道濟親去吩咐。范阿立麼。只從這一筆。猜一猜。就恍然咧。作者每一筆。都是有着落的。不然龐雜胡來。那還叫甚麼小說呢。便是孫雪臆先生。也就不答應我。閒話少說。且說梁森正在危急。只那頭陀足勢。方纔抬起之間。只聽聽的一聲。便如飢鷹下躡。早由東牆外攬進一人。兩支衲袖一飛舞。便奔將來。分明又是個和尚。梁森暗驚道。合該俺今日命盡。只頭陀一個。俺還擋不來。何況又加上一個呢。於是雙睛一閉。惟



有等死。正這當兒。却聞那和尚一聲狂呼。接着哈哈。一陣大笑。那聲音不但伉厲悲壯。並且十分廝熟。梁森忙睜目一望。不由精神頓增。一個風魚躍浪式。唵嘯跳起。大叫道。來來來。俺合你這禿廝。且廝併個你死我活。正是。

路逢險處偏來救。事到危時轉遇奇。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雙劍奇俠傳第二集上

# 雙劍奇俠傳第二集下

趙煥亭著

## 第七回 慰亡友撲斃蔣總管 受內傷暢論百步拳

且說梁森猛見那狂呼大笑的和尚，並非別個，便是廣慧寺長老道濟。一抖兩袖，早將那頭陀隔過一邊。原來道濟那會子送某施主去後，便踏着月色來尋范阿立，定購腐菜，到門喚了兩聲，却不見有人答腔。老和尚是個老世故，不由暗想道：「這當兒三更半夜，人家俞大娘又年輕輕的，若范阿立在家，還罷了的，若不在家，俺一個出家人，大月亮地裏來敲門打戶，却透着有些不彷彿哩。」沉吟間，繞向牆東，就那正房山牆邊，又喚了兩聲。范阿立睡了麼？少待一會兒，還是沒人答腔。道濟不由暗笑道：「我好發呆，這是甚麼大事。」

等明日再尋阿立吧。想到這裏。剛要轉步。忽聞北路上叢樹裏。栖禽驚噪。這時夜靜。隱聞有足音追逐之聲。你想道濟老和尚。是個甚麼腳色。這夜行人的種種把戲。如何瞞的過他。當時道濟略一思忖。拔步向北便趕。方過叢樹。眼睜睜見兩條人影。箭也似追向廟後。道濟眼光甚銳。見後面那人。是個赤膊的長大頭陀。並且步履態度。似乎有些廝熟。於是道濟大疑之下。那脚步反倒略駐。一剎那間。那頭陀合前面那人。已次第跳入廟牆。便聞一陣呼叱追逐。這時老和尚再也耐不得。便緊跟幾步。一躍入牆。正是梁森栽倒的當兒。當時道濟定睛一看那頭陀。條的一股無明烈火。燄騰騰直冲腦門。竟將多年止水似的禪心。激動了個翻江攪海。於是一振兩袖。先隔開頭陀。方一陣狂呼大笑。正要開口。不想梁森趁勢跳起大叫。道濟趕忙揮手。止住梁森。梁森定睛一看那頭陀。不由愕在那裏。只見那頭陀。逼定鬼似的低着腦袋。

動也不動。道濟却揎拳勒袖，挫得牙關，一片山響。道濟昂然進一步。頭陀竦然退一步。便如兩支健雞，作勢要鬥。神情兒十分酣足。正這當兒，道濟長嘯一聲，十分悲慨。忽微笑道：「噫，蔣總管，別來無恙否？俺沒想到今世今生，咱兩人還有一面之緣。這一面緣法，非同小可。咱兩人須各自努力，不可當面錯過。說着一握拳頭，骨節山響。那頭陀張皇四顧，意思想瞅個冷子，拔脚道濟大喝道：「住着。頭陀嚇得一哆嗦，仍然呆立，望得梁森，駭詫非常。暗想：道濟平日價又不曾會甚麼武功，怎的那兇頭陀便如耗子見貓，這可怪極咧。便兇道濟略勻氣息。（想見蘊怒非常。）忽然和顏道：「蔣老哥，你還記得咱大家在包村時，一番周旋麼？頭陀一聽，直然要俯首至地。道濟歎道：「俺和諸一峯（又略點一位大俠如神龍隱霧）謀事無狀，愧對亡友有的。寄身方外，（指自己）有的杳無蹤迹。這叫萬念灰冷，無可奈何。你這廝爲一婦人之故。」

竟忍心通賊賣友。拚却包村男女萬餘人的性命。却掙得一個賊總管的頭銜。你就該昧着血心。快活你的賊生活罷了。如何你也作了和尚。哦。不消說。你們賊連當終。你不然有些不得已的勾當。但這些鳥事。俺不願問。只是今晚再巧沒有。咱兩人狹路相逢。那筆陳年的老賬。總須算個清清爽爽哩。說罷。兩目一張。赤如燦火。梁森等開不曾見道濟這般嗔相。正在駭極。只見那頭陀忽的頭兒一揚。抗聲道。鄒玉林。你不必如此相逼。左右咱兩人都已作了和尚。你還爭得甚麼閒氣。俺勸你丟開手吧。道濟點頭道。要說丟開手。也使得。可有一件。俺須煩你與俺向好友處寄個信去。就說俺老不長進。刻下還偷生人間。作了和尚。（嗚咽慷慨。悲風四起。活畫出暮年烈士。）那頭陀欣然道。當得當得。你那好友是那個呢。道濟聽了。又是哈哈大笑。一陣狂笑。猛喝道。便是那三却髮匪殺賊數千人。幾乎生擒偽忠王李秀成的包氏昆仲。

哩。(二十八字作一句趕出得勢之至)說罷猛的一退步。使個旗鼓。那頭陀也便登時大怒道。難道俺蔣璧城縱橫半生。今日便怕着你來。說着猛的一拳當胸遙搥。道濟大笑道。你這把戲。只好去欺侮別人。老衲跟前。且不容你放刁。於是雙拳一擺。頃刻風趨而上。兩人這一交手。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這一路閃占騰挪。換形移步。拳到處捶碎太山。脚飛時踢翻東海。但見縱橫鐵臂。糾結間化作一片愁雲。飄瞥身形。騰躍中挾着兩團冷氣。頭陀是銳氣無前。專覷要害。道濟却從容揮霍。沛然有餘。兩人這一陣兔起鶻落。互相近退。轉瞬間繞院三匝。只將個梁森看得目瞪口呆。暗道一聲慚愧。人家這才稱的起武功二字哩。正這當兒。只見道濟喝聲着。頃刻間手法一變。躡上聳下。捷於猿猴。少時身影都無。但見一團風彩。愣將個頭陀。裹在當中。照得旁觀的梁森。眼花撩亂。惟見左也是道濟。右也是道濟。頭陀前趨。道濟已

擋在面前。頭陀後退。道濟早翻向背後。這一來。頭陀大窘。情知不敵。急於跳出圈子。正在如凍蠅撞牕。困魚挾網。只見道濟大喝一聲。猛一翻。鴛鴦進步。一足騰處。直將頭陀平掀出兩丈多遠。丈把來高。就這麼頭下脚上。往下一栽。梁森覘得起勁。一提氣。方要失聲喝彩。忽覺胸口間。痛如刀剗。正這當兒。但聽撲喳一聲。那頭陀一交栽落。頃刻間。紅光崩現。手足一紮煞。當卽隕命。這時道濟翹首四望。對着明熒熒一輪月光。忽的高叫道。亡友包伯高。包仲明。今天血仇就戮。你兄弟也可含笑地下了。（聲滿天地。音裂金石。）說着。拍一脚。將頭陀尸身踢開。順勢兒坐在身旁石碑的龜趺上。雙手按膝。兀然不動。原來那龜趺旁。有塊斷裂的石礎。合該那頭陀命盡。一栽落。正合石礎。碰了個響頭哩。當時梁森忽見道濟竟有這般武功。並且方才對頭陀一席話。隱隱躍躍。那一番的憤慨。光景料其中定有一段大原因。這道濟決非常



人可知。震聳之間。倒將自己所事忘掉。於是匆匆上前去挽道濟。想要叩其緣故。只見道濟神癡目瞪。坐了個紋絲不動。見梁森到面前。竟有些不大認識。咧梁森大驚。連忙輕拍其背道。和尚快定定神兒。梁森在此。道濟忽皆牙微笑。也不答腔。梁森又喚道。和尚快醒醒。道濟笑道。痛快痛快。老衲今天纔放下一切了。說着以足蹙地道。噫噫。這一來。鬧得梁森毛髮森豎。暗想道。這老和尚。定是方纔受了絕大的激觸。又加着力斃勁敵。所以一時間神識恍惚。於是附道濟之耳。大呼道。梁森在這裏。道濟猛然直挺挺。昂首四望。道。你是那個。梁森高應道。俺是梁森。說着向道濟背上。儘力子一拍。便見道濟縱聲大笑。少時一陣狂嗽。吐出一口稠痰。猛見梁森。恍然道。梁居士。你真個嚇煞老僧。你怎的被那頭陀相迫至此呢。幸虧老僧來得巧。不然還了得麼。於是梁森匆匆的一說救俞大娘一段原故。道濟憤然道。這兇廝真是至死不

改賊性。因也一述自己聞聲尋來的原故。又道事不宜遲。咱快掩置了這兇廝。以免地方上紛擾。先去瞧瞧俞大娘。（寫道濟神癡一段。不但筆力橫絕。並且微妙。因刻骨深仇。一朝得復。固宜暴喜失度。而頭陀武功之勁。道濟年老。竭全力以斃敵之可驚。亦均躍然於不言之表。此都是鏤心闕腎的文字。願讀者勿草草看過。）他倘若愧憤尋了短見。豈非罪過。因就月光下一瞧。梁森的面色。聳然道。快些動手。掩置這廝。越快越好。於是兩人就廟後院。尋覓一回。恰好西牆下。積石碎甃間。有一眼枯井。便由梁森動手。將石甃撥弄停當。這裏道濟拖死狗一般。將頭陀尸身拖來。拉着腿子。向井中只一攢。梁森從新填擲石甃。道濟等得不耐煩。向西牆缺處。連靠兩肘。又運足氣力。一躍丈把高。雙足向缺牆上一蹬。只聽唵隆一聲。牆倒半堵。兩人合手運土。頃刻掩滿枯井。梁森方要開言。道濟連連握手。拖了梁森。由缺牆一逕出來。一

口氣便奔腐坊。聽得裏面依然靜悄悄的。却覺得有些灶烟氣息。撲人鼻孔。兩人不暇聲喚。一逕的排籬越牆撞入去。只見草房穿堂裏灶兒前有些碎柴草。已經紅堂堂的燒了一片。距裏間板壁。只有尺許遠咧。一盞掛壁的油燈。也攙在碎草中。原來灶前碎柴草。是那會子俞大娘與頭陀溫酒的那頭陀吹滅裏間燈火。舞衲衣闖出時。先將壁燈打翻。所以燈的餘火。引着碎草。幸而是悶火。沒延燒起來。當時梁森在前。先拾起壁燈。就碎草上吹火引着。道濟用灶旁甕水。潑熄柴草的餘燼。然後兩人擎燈。蹇入裏間。却不見俞大娘。只見那牀脚塌了兩支。一具腐盆碎在地下。還夾着個大木魚。那白花花腐漿。牀上地下。各處都有。細望牀下。似乎有人藏伏。道濟不知就裏。一把將牀掀起。這裏梁森置燈於案。早由牀下。拖出個白羊似的俞大娘。弄了一身白膩膩的漿水。他却抱定一把帶鞘的戒刀兒。戰抖抖。死也不放。雙睛緊閉。

口內却模糊。梁爺來得正好。刀在這裏快。剝了那禿厮。原來俞大娘。那會子。猛聞梁森大喝。業已聽出語音。便不管生死。鑽入榻下。去搶頭陀的戒刀。不想方鑽進去。那頭陀猛的跳起。一閃飛入的木魚。脚下一跌。撞撞塌兩支牀脚。那牀向下一壓。俞大娘只道是頭陀來捉搦他。所以一下子竟自嚇昏。當時梁森兒俞大娘一絲不掛。倒鬧得自己紅了面皮。手足無措。道濟却坦然道。你快丟與他牀頭的衣褲。咱且在外間少立。俟他定定神就好。咧。於是兩人趨出。梁森又喚了兩聲俞大娘。俞大娘悠悠醒轉。不由哽咽痛哭。便忙忙穿上衣褲。擎燈出來。一見道濟。又是一怔。梁森便先述自己來救之故。又替道濟一說巧救自己之故。聽得個俞大娘一張俏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不容分說。向梁森等納頭便拜。一面挫着牙兒。恨道。俺今天不知是那份子晦氣。那會子。俺睡得正好。因爲俺丈夫沒在家。也沒敢熄燈。不想猛の有

人將俺拍醒。俺睜眼一看，真魂都冒。那個挨千刀的賊禿廝，道濟不由哼了一聲（絕倒）！俞大娘接說道：「他正兇神似，站在榻前，虧得俺好說歹說，他雖沒行無禮，却不容人穿衣褲。立逼俺起來服事他吃酒，後來俺拚着死掉，恰好聽得梁爺一喝，打進一物，俺鑽入牀下去拾刀，想給梁爺用，不想牀一場下，俺便人事不知咧。怪道今天旁晚，梁爺喝斥那頭陀，原來他是這等人。若不是老師父來得巧，連梁爺都遭險咧。阿彌陀佛，這真是吉人天相說着。又向道濟拜將下去。」道濟笑道：「且別亂沒緊，快將頭陀的戒刀木魚交與俺帶回寺去，免得詫人耳目。生是非。於是俞大娘擎燈在前，三人又到裏間，梁森仔細看那木魚，方知是鐵質包漆，重可五十餘斤，不由心下駭然。回顧道濟道：「這頭陀就如此兇實，畢竟是甚等人呢？」並且和尚言語間，似乎早合他相識，便請和尚一道原委。道濟正色道：「俟俺消停些，再告訴你。如今你

已魂遊墟墓。你可曉得麼。（險語破胆。）梁森一聽，只驚得張大了口。俞大娘哭道：真個的麼。道濟道：你們且聽我說。這頭陀若論武功，不過稍遜於俺。他生平專鍊得罡氣內功中的一樁絕技，名爲百步拳。距敵人百步之遠，一拳搥去。那敵人能立受內傷，不出四五日，定然咯血死掉。因爲罡氣遠達，便如極毒的暗箭一般。今梁居士面色有異，必定是廝打時着了那廝毒手。梁森大駭道：不錯的。俺兩個一見面時，便被他遙搥一拳。這時胸次還覺麻木。哩。道濟道：居士休慌。你雖受歹毒內傷，虧得俺還有解救法兒。快些跟俺回寺要緊。說着，輕鬆鬆拎了木魚戒刀，合梁森拔步便走。這裏俞大娘千恩萬謝，滿口的佛號兒，送將出來。只見道濟蹶出數步，又跑回來，吩咐俞大娘準備精緻腐菜，然後合梁森匆匆而去。望得俞大娘恍惚如夢，未幾開了個賊過關門，便將籬門院門，從新關得結實實。然後回轉室中，將塌牀碎盆並

腐漿收拾了好半晌。方才清爽。便一屁股坐在牀沿。怔了一會子。忽然覺得腿胯中一陣濕漉漉滑膩膩的（絕倒）這一來。不打緊。竟將個能說善笑的俞大娘。呆在那裏。正是。

險過尙有心頭怯。驚定忽增面上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通罡氣起死回生 贈雙劍倚天斫地

且說俞大娘。忽覺胯下濕而且滑。便隨手摸了一把。向地下一擲。只聽答的一聲。俞大娘暗道不妙。俺分明記得。沒着人手。這是怎麼回事呢。於是俏臉上一陣發燒。趕忙又摸些出來。就燈下仔細一瞧。原來沒相干。却是那會子黏的腐漿兒（絕倒）不題這裏俞大娘許多光景。且說道濟撫梁森。回得寺來。一面開了幾種草藥。遣人趕緊打來。匆匆便煎。一面命梁森合自己對

面坐在榻上。伸直兩腿。光着腳板。以腳心緊緊相抵。並囑咐梁森。閉息凝神。調勻呼吸。只坐了半個更次。梁森便覺道濟腳心。發出一股火也似的熱氣。一逕的透入自己腳心。頃刻間緣脈而上。由脛而腹。由腹而胸。但聞自己腹內。轆轤有聲。又如渙冰解垢。少時覺胸膈間。便如裂開一般。痛過一陣。便覺有一股凝寒之氣。只管下墜。這時腹中。便如餓肚皮。不住的雷鳴。但見道濟垂眉閉目。儼似入定。須臾。見他猛一吸氣。梁森便覺他足底熱氣。直如火熨一般。直達到自己的四肢百解。不多時。自己腹中。一陣絞痛。竟忍不得。道濟張目。一望他面色。便收足稱賀道。居士且喜更生。這便不要緊。唎於是喚過沙彌。且扶梁森入廁。頃刻間。便下許多黑紫凝聚的稠血。然而這時梁森倒覺軟弱不支。道濟命他安臥。恰好藥已煎好。便與他服下去。梁森不由感謝道。吾師妙法。恩同再生。但不知這是何等治法。道濟道。你快些安睡養神。



這不過治好一半兒。俟三日後。俺再說治法吧。梁森不敢再問。却覺服藥後。舒適異常。於是沉沉睡去。次日精神雖稍好。但是兩支腿子。便如灌了醞醋一般。一步也懶移。那知道濟偏命他就後院中轉磨似的走動。除飲食便溺之外。不許停足。如此光景。直過三日。將個梁森累得一堆泥似的。却是覺得筋血和暢。胸膈如常。面上顏色也便漸次復元。道濟喜道。不妨事咧。你快先回家望望。以慰尊夫人懸望吧。只這三日間。尊府已遣人來問了兩次咧。（補筆細密。）梁森道。請問吾師。端的是用何治法。救俺性命呢。道濟笑道。這便是運用罡氣。祛除內傷之法。假如居士素有罡氣內功。便不致受那頭陀的毒拳。即便是偶不留意。受他毒拳。自己一運罡氣。便不妨事。今老僧只得用傳脈之法。以治居士所下的紫黑瘀血。便是傷血。既下之後。若不運動。那內傷之根。便除不淨。三五年後。勢須復發。一發起來。雖和緩亦無能爲力了。

梁森一聽。好不悚然。不由敬叩道濟的武功。並那頭陀的來歷。道濟笑道。不要忙。俺合居士等。相處一場。總算有些緣法。不久的俺還有兩件微物相贈。雖不值甚麼。然居士等得此。如能潛心研究。不難以劍術名世。不但俺之所能。都在微物中。便是俺的生平。合那頭陀的來歷。也都在其中。（奇絕之筆。使人悶煞。）只須稍遲數日。待老僧料理俗務畢。便以相贈。梁森聽了。越去驚詫不已。便別過道濟。慢步回家。方趲轉一條街坊。却聽背後有人喚道。梁爺慢走。這會子。太好了麼。俺正要望您去哩。梁森回望。却是范阿立。趕忙握手示意。將阿立拖向僻處。囑咐他不要張揚頭陀那段事。阿立連連致謝道。俺昨晚才轉來。聽得小人妻子。說起梁爺見救。並道濟長老見救梁爺一節事。好生使人感激驚詫。俺方纔奔向寺去。望梁爺得知梁爺遭這場大險。且喜如今大好咧。這是怎麼說呢。梁森笑道。不必提咧。你便回寺忙碌去吧。正

說着。忽見遠遠的兩個行人相語道。你看人生無常。真也不錯。像張鐵腿花  
肱膊侯元慶。都是虎也似的漢子。只前後三四天的光景。愣會吐血全死掉。  
咧。一人便道。俺看惡化典當的那頭陀。準是個江湖上的大手兒。他那一伸  
雙拳。不定是弄得是甚麼玄虛。還許是他娘的白蓮教哩。梁森聽了。向阿立  
一笑。却又暗暗的後怕。便一逕的別過阿立。趲轉家中。見了意珠。便從與俞  
大娘送贈物說起。直到自己內傷痊愈。將個意珠。驚得粉面失色。不由合起  
纖纖玉手。先念兩聲阿彌陀佛。然後道。誰想到竟有這等事。俺只當你尋常  
價住在寺中。忙碌讀書。便是前天鄒明山的僕人。忽趲來。說明山夫婦。近些  
日只管啾啾唧唧的拌嘴。意思是請你去勸勸明山。俺遣人到寺中去請你  
兩次。道濟長老。只說你偶染風寒哩。但據你說道濟長老那番情形舉動。一  
定是個大有來歷的異人。他說有物件贈給你們。想定非尋常之物。梁森聽

了。十分高興。便道：「等俺尋明山說這檔子事。大家猜猜老和尚所贈的是甚麼物件。意珠秋波一轉。略一沉吟。便笑道：「你心裏只有個鄔明山。可知他有甚麼事兒。未必便風風火火的來尋你。金簪兒掉在井裏。你忙的是甚麼。依我看。你且先到俺母親處望望吧。」說着。小嘴兒一咕嘟。啾了梁森。微微而笑。原來那馮母。近來抱疾多日。十餘日之前。梁森業已去問候過一踣咧。於是梁森歎道：「他老人家（指馮氏）病勢。却也不輕。等俺便去望望。過幾天。你也去望望吧。」說話之間。用過午飯。梁森整整衣衫。方想去望馮母。恰好鄔明山匆匆覓來。兩人前室落坐。明山氣吼吼的劈頭便道：「梁兄。俺又要別過你了。這一去。三年五載。也不定。十年八載。也不定。天之涯也罷。海之角也罷。俺立誓武功不成。不復回家。不強如悶在家中。受兒女子的啾唧麼。梁森一聽。料是他夫婦。又是吵嘴的事。因笑道：「你這種急猴相。莫非又去尋陳武師。或

是又訪得別處的能人呢。明山按案道：俺那裏有此造化並機會，訪有能人呢。不過離了家下，落得耳根清淨。梁森道：真個的，你兩口兒只管雞腸鴿頭的，怎的。你一個丈夫家，胸次是寬大的，爲甚合弟婦一般見識呢。明山冷笑道：梁兄，你不曉得說起來，又是笑話，又令人可氣，便是前些日張七先生由山陰縣寄來一封信。（順筆回映前文，便楔出下文）梁森一席話，輕倩之至。除問候你我之外，便問咱近來武功進境如何。他那信中，却忽然暢談劍術。真說的有鼻子有眼，一朵鮮花似的。俺想他說的如此妙相，不是他近來忽會劍術，便是山陰地面，或有能人。梁森微笑道：理或有之。明山道：對呀。俺當時見信，便合賤內商量，收拾行裝，向山陰去一踰，合張七先生叙朋友契闊，還是小事。第一俺是想訪求劍術。梁兄，你看這件正經事，也不叫作無故遊客吧。梁森聽了，只好點頭，不隄防明山，猛然大聲道：你猜你弟婦怎麼說。

呀。他當時頭兒一扭。嘴兒一撇。由鼻孔裏笑道。俺看張七先生的話。你不信也好。他是個撩天撩日怪性人。你無端巴巴奔去。理會他作甚。這不是無故遊客麼。咳。梁兄。俺一個堂堂男子。怎受婦人的啾唧呢。所以俺決意出遊。先去望望張七先生再講。梁森聽罷。哈哈大笑道。便是俺當弟婦。也要這般的攔你高興。張七先生的話。本來是大有扣除的。一卽不能盡信之意。明山一聽。只氣得哐的一聲。梁森方要開言。却聞牕外嘖的一笑。兩人談話正酣。也沒理會。梁森道。巧咧。如今有樁事。先教老弟歡喜煞吧。你欲學武功劍術。不須遠去。咱城內就有能人。並且這能人。業已答應教給咱們劍術咧。明山驚道。真的麼。咱們城裏。怎會冷不防鑽出能人呢。便是武社沒散之先。都不成功。何況這當兒呢。梁森笑道。傻兄弟。既是能人。定然是輕易不露相的。這人能人。並非別個。就是道濟。你可知俺的性命。若非道濟。早已丟掉咧。明山一

聽不由悚然跼起。只張大了口。直了眼睛。於是梁森將自己救俞大娘並道濟救自己一段事。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聽得個明山驚歎非常。忽然大喜道。原來道濟長老。竟有這等本領。梁兄端的好險。便是那頭陀。俺在洞庭山時。却曾見過他。不想竟是這等的兇淫之輩。因將頭陀攔路作鬧之事。一說。又笑道。怪不得那地保一踹木魚。登時委頓。原來竟是鐵質的。說罷。沉吟良久。忽笑道。他（指道濟）贈咱們物件。果係何物呢。梁兄你真有耐性兒。怎不立時間明白了呢。於是跼起來。往來大踱。低頭深思。忽又問道。他不曾教您運用罡氣之法麼。（明山處處見忤性。）梁森笑道。不曾哩。但刻下道濟長老。既是能人。你還赴山陰作甚。明山聽了。隨口唯唯。也沒說去或不去。即便匆匆辭去。這裏梁森送客回頭。意珠笑道。你真是淺碟子嘴。盛不住話。道濟要贈物件。你忙的先合明山說作甚。他這當兒。管許去尋道濟哩。梁森道。

那是自然。道濟忽會武功，又斃頭陀，明山如何不去細問一切呢？（梁森直性又如見。）一句話，倒招得意珠格格的笑，便道：對呀，你快去看望俺母親吧。梁森聽了，含笑而去。這裏意珠却怔怔的癡坐半晌，低了粉頰，只管拈帶沉思，也不知想的是甚麼。（暗映上文被調一節，筆墨都無痕迹。）正這當兒，忽聞大門上有人扣了兩下。意珠蹙向二門，遂問道：是那個呀？便有人應道：小人是後巷內的張公善。今有一柄寄售的寶劍，論價兒還算便宜。不知梁爺用不用。原來這張公善是後巷內開舊貨店的，爲人和氣，年已七十多歲。街坊們都稱他爲張伯伯。當時意珠笑道：張伯伯，可巧俺家相公出去咧，且留下此劍，等他來看。您進來坐坐吧。說着，蹙去開門。張公善一見，趕忙置劍於地，向意珠毛腰至地，便是一個大揖。意珠趕忙萬福，因笑道：你老人家紅光滿面，越法的精神。咧，公善哈個腰兒道：承娘子誇獎，老漢倒還物健。



說着拾起寶劍道：娘子但看此劍，委實不壞端的。配梁爺來用，於是抽出半段，用指頭一彈，鏗然有聲。方要鋪陳劍工兒，意珠却笑道：俺是不曉得的。但俺聽得人說，凡寶劍都是明如秋水，怎這劍却黑魃魃的，鏽鐵片子一般呢？公善大笑道：娘子此話却不在行，黑而且鏽，才是古劍呢。一經磨洗出來，怕不耀眼增光。此名爲北斗七星劍。若論此劍製法，還是真武老爺留下的哩。（絕倒）不但能上陣沖鋒，還能斬妖除祟。不然怎叫寶劍呢？我老漢收買舊貨若干年，今天纔開了老眼，咧說着澀巴巴的抽劍出鞘，將劍上七星，一指點，意珠望去，果然有七個黑痣似的凹點兒。因笑道：七星也罷，八星也罷，且留在此。您進來少歇吧。公善道：不咧不咧。於是遞過寶劍，蹣跚而去。傍晚時光，梁森轉來，意珠先問過馮母病勢，然後將劍取過。梁森接來一看，雖覺有些古氣，盎然却不知是否名劍。因笑道：看劍一事，俺想準瞞不過道濟。

長老俟消停時。當請教於他。（欲寫道濟贈劍之節目。先以凡劍作引。步驟井然。）因又笑向意珠道。你真會猜。鄔老弟。俺方才在街坊上遇着他。他果然方從寺中回頭哩。意珠笑道。如何。他（指明山）不像你馬馬模模的。凡事都留心。並且狠留心哩。（微問。）梁森聽了。也沒在意。因又說起俞大娘。赤條精光的拾豆兒。夫婦笑了一回。意珠道。還虧得是俞大娘。有個機伶便兒。好歹沒落人手。看起來這些淫徒們（語含明山在內。）委實可恨。都該死的。你看事也湊巧。那一天俺就請你與俞大娘送物件去。不然。還了得麼。俺看俞大娘。從此就許不敢在那荒僻所在住咧。（爲下文意珠移居伏線。）夫婦談笑間。用過晚飯。一宿無話。次日梁森去尋道濟。方一腳踏入廟。已聽得明山在室內。刮刮而談。兩人廝見了。方知明山昨晚巴巴的從家中取來臥具。一逕的宿在跨院書室中。道濟却顧梁森笑道。你看鄔居士。比你還

性急。他只顧詢問老衲劍術。反正爲日不久。老衲便當和盤托出。今且須料理俗務。鄔梁兩人。見道濟忙碌廟務。就像他要出遠門。趕着料理清爽似的。過了兩天。又屆廟中擺齋大請各施主。並當地紳衿。那范阿立也連日價住在廟中幫忙兒。直過了十來天。方稍靜下來。這其間。梁森是時來時往。惟有鄔明山。一總兒只在廟中。這日傍晚。梁森覘道濟稍暇。便趲赴家中。取得七星劍來。與道濟觀看。道濟就燭光下。抽劍出鞘。摩挲老眼。只一看。又噹噹的彈了兩下。便大笑道。這是一片凡鐵。只好文人學士。把去作書房中的陳設。那裏稱得起寶劍。老衲生平看劍。何止千百柄。大概凡名爲寶劍的。不必甚麼干將咧。莫邪咧。湛盧咧。青萍咧。許多的好名色。須知劍託古名。都是贗鼎。老衲但取其寶。不求其名。凡寶劍。柔可屈指。光鑑毛髮。飲血不污。歷年愈久。愈如新磨。其鋒灑激。咄咄逼人。氣息。俺曾於千數百柄劍中。選得一雙雌雄。

劍便胡亂名他爲倚清斫寧（劍名妙）取倚天斫地之義。俺自寄迹空門。一切放下。獨有這兩柄劍。也不知是他戀俺。是俺戀他。（指寶劍）一總兒相從不捨。至今還在敝篋裏。（是劍是人。不復可辨。是用十二分筆力寫大俠也。）想是他又當出現。所以纔觸發俺的念頭。想贈與居士等。因顧梁森道。那日俺說有兩件微物相贈。其中便有這雙寶劍。今便持贈如何。梁森聽了。只喜得心頭亂跳。反倒說不出甚麼來。但見道。濟興匆匆。趨向裏間。須臾提出一具長長的布裹。便就案上打開來。突的現出兩柄寶劍。那鞘兒是七寶鑲嵌。精緻非常。一柄長可三尺。柄上刻着倚清兩個篆字。那一柄稍爲短些。上刻斫寧兩個隸字。道。濟笑吟吟。剪剪燭花兒。忽又滿面感慨之色。一面用大袖拂拭劍鞘。一面自語道。俺的好友哇。你沒得就隨了老衲去。老衲既有歸宿處。豈可不將你託付得所呢。說着。捧起雙劍。就鼻端聞了。聞慨然歎。

道。好。友。好。友。你。就。投。新。主。去。吧。寫。烈。士。愛。劍。深。刻。至。此。自。來。小。說。中。無。此。筆。仗。梁。郎。見。道。濟。這。番。鄭。重。戀。戀。的。光。景。正。在。相。顧。動。色。的。當。兒。只。聽。噲。唧。唧。一。響。道。濟。將。兩。劍。次。第。抽。出。一。片。寒。輝。射。將。來。冷。森。森。白。灑。灑。結。作。一。團。不。可。正。視。的。奇。彩。直。將。燭。光。逼。暗。下。去。梁。郎。兩。人。互。視。面。目。都。現。些。青。燐。顏。色。寫。看。劍。精。光。飛。動。筆。力。橫。絕。道。濟。却。笑。道。居。士。等。看。這。雙。劍。光。彩。何。如。於。是。向。光。頭。上。一。摸。大。笑。道。今。天。俺。却。樂。糊。塗。咧。梁。郎。士。借。幾。根。頭。髮。用。用。梁。森。會。意。忙。拔。下。一。縷。辮。髮。道。濟。接。去。置。在。兩。口。劍。鋒。上。只。輕。輕。一。吹。明。山。喝。聲。彩。但。見。那。辮。髮。紛。紛。斷。落。梁。森。大。悅。道。端。的。好。劍。看。這。鋒。銚。便。如。新。出。鑪。冶。不。知。可。曾。沾。人。血。污。也。無。道。濟。大。笑。道。俺。方。才。沒。說。麼。凡。名。劍。飲。血。不。污。此。劍。相。從。老。衲。也。兀。自。飛。鳴。突。躍。過。飲。人。項。血。何。止。斗。餘。那。一。往。的。前。塵。也。就。不。必。饒。舌。了。說。着。擎。起。斫。寧。劍。來。用。兩。指。一。扳。劍。端。登。時。劍。曲。如。

弓。猛的一撒手指，但聞鏗然微響。那劍顫巍巍。良久方定。明山大喜。眼睛一轉。方伸手想取倚清劍。不想梁森手兒更快。早擎起倚清。細細把玩。道濟道：「這兩柄劍不分軒輊。今分贈居士等。可謂物得其所。老衲還有一物。稍遲數日。俟俺辦過某施主的醮事。即便相贈。但有一句要緊的話。居士等切須謹記。既得名劍。却不可辜負了他。第一切記。不可誤入歧途。須知劍能福人。亦能禍人。卽如那日那頭陀。便是榜樣。說個。隨手將斫寧劍。遞給明山道。卽居士。便得此劍吧。梁森一聽。不可誤入歧途。一語。甚是悚然。明山却得隴望蜀。見梁森得了倚清劍。只顧心下怙懣。竟沒理會道濟要緊的話。（筆意直注黃崖之亂。）今見道濟遞過劍來。連忙接過。合梁森一同拜謝。再看那柄七星劍。兀自橫在案上。烏黝黝的發他那股子古光。（絕倒。）於是卽梁兩人。又互相換劍把玩一回。真個是一柄光凝鸞鷁。一柄是鋒耀芙蓉。端的如五

省六燕銖兩悉稱。然後各自珍重入鞘。明山心有所觸。便問道濟當四眼狗據城的奇光之異。道濟慨然道。實不相瞞。那便是老衲略施技倆。以苦賊徒。不然。那廝豈肯便去。明山驚道。吾師好本領。那可稱劍術的絕詣了吧。道濟道。那名爲劍氣合一。正是罡氣內功的妙用。雖不敢說是劍術的絕詣。然而老衲當年。馳騁風塵時。除老衲之外。只有一人。能有此本領。但是此人。合老衲同遭患難。分手後。各不相聞。不知他還在世也無說罷。竟自落下兩點老淚。(凡俠士。未有多情者。)(暗逗諸一峯。)(明山喜道。俺牌梁兄說。吾師曾許傳授俺們劍術。今又先賜寶劍。俱俺們還不曾行拜師大禮。也就可笑的狠。道濟笑道。何必拘此形迹。你等但記俺不可誤入歧途一語。便算是俺的弟子了。梁森聽了。却一語不發。忽的拉了明山。向道濟納頭便拜。恭敬敬四拜罷。道濟也不相遜。却捧了肚皮。大笑道。賢契等。既如此見愛。真也是

一段緣法。稍遲數日。吾當再贈微物。郎梁聽了。甚是歡喜。依着明山性兒。恨不得立逼道濟。將出贈物。當時却笑道。吾師既能劍氣合一。飛劍取人之首。當四眼狗據城時。何不先殺却那廝。真痛快些。竟使賊衆全都授首。豈不大妙。道濟正色道。豈有此理。劍術之用。只在防身禦敵。問出奇迹。使敵知警。便罷。豈可恃術肆殺。至於行軍對壘。仍須以運籌策計。長鎗大戟爲主。劍術不過爲之輔佐罷了。你當曉得劍氣是甚麼。就是本人的全身精氣。借罡氣以爲用罷了。詎有偌大的精氣。便殺却許多的賊衆呢。（說理入微）若依你說來。敵人或萬餘衆。只一劍客。已足了之。豈非笑談麼。再者善劍術者。必以柔道處之。便是老子知白守雌。不爲人先之意。必不得已然後用。方可養其全鋒。不然恃術強梁。早晚間必遇其敵。切須當心哩。說話間。業已二鼓大後。於是梁森攜了倚清劍。並那把七星劍。歡喜辭出。不題這裏。郎明山伴着道。



濟總覺心頭有件大不了的。事似的。且說梁森一逕的攜劍回家。見了意珠。具述道濟贈劍等事。意珠聽了。十分歡喜。因笑道。明天你去還張公善這柄劍。只說是相不中便了。倒不必提道濟贈劍之事。恐道濟不欲你張揚他。俺看道濟說還有物件相贈。那物件還許比劍珍重哩。你看鄔明山。便像有人奪他的一般。就住在廟中。寸步不離。你凡不可大意了。纔是。梁森笑道。娘子真小性兒。鄔明山在那裏。還不合。俺在那裏一樣麼。難道明山得了道濟的贈物。還昧起來不成。意珠聽了。半晌不語。只管低了頭。呆啾自己的脚尖兒。良久。方笑道。俗語云。小性沒過。以你總是不可大意了才好。梁森一面隨口唯唯。一面就燈下。不住手的賞玩那劍。（真有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之意。）過得一宵。次日去訪張公善。交還七星劍。公善道。這等古物兒。梁爺還相不中。俟俺尋鄔相公去。他能相中了。也未可知。梁森一聽。幾乎說出道濟

贈劍來。連忙嚥回去。却笑道。我勸張伯伯。你不必跑老腿。叨那明山。今早恰在俺那裏。見過此劍了。不題公善。嗒然。大掃其興。且說梁森從這日起。果然一遵圖教。不時的暫向寺中。合明山相晤。兩人沒別樣的話。不是談說寶劍。便是猜測道濟的來歷。並那道濟應許的贈物。轉眼間。又是七八日。某施主的醮事。已將到期。兩人但見道濟。從容異常。靜坐之外。便拽了那根鐵杖。在寺左右。信步徜徉。遇着街坊上婦孺等。必要藹然談笑兩句。或一逕的出城。到他初來卓錫的清泉寺。徘徊一回。有時在寺。抽空兒抄寫甚麼。連沙彌都不得窺。一日某施主。遣人來申訂醮期。就在明日。當晚。梁鄔兩人在道濟方丈中。侍坐談笑。道濟忽笑道。都因俺應諾了某施主的醮事。耽擱俺許多路程。俟明日。俺作醮回頭。便當以微物相贈了。鄔梁聽了。都各歡喜。梁森便道。吾師說耽擱路程。却是想赴那裏呢。道濟笑道。時至自知。今且不須說他。正

說着。只見范阿立來問柴米等事。原來范阿立自寺中擺齋後。一總兒便在寺幫忙。(讀者切記阿立在寺。)當時梁森見道濟忙碌。並且明日赴施主家作醮。便不好久坐。又談了一會兒。即便逡巡。蹙出一路上只管怙悞。道濟耽擱路程。一句話似乎含有深意。倒將明日贈物的話。拋在腦後。須臾將到自家門首。忽見一人。拎着提燈。急急從對面跑來。一見梁森。便道。梁爺來得正好。你家娘子。正哭得不可開交。尋得你好苦哩。梁森大驚。正是。

彼此相逢方一語。驚惶急遽費人猜。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藏秘訣明山欺友 賞龍舟包俠逢豪

且說梁森驚望那人。却是鄰人王某。因急問道。怎麼咧。王某道。便是你岳家。方才打發了兩乘轎來。接你夫婦。即刻便赴楓橋港。說是你岳母病勢不好。

只怕就是早晚的人咧。所以你家娘子煩俺到寺裏尋你去哩。梁森一聽。這才放心來。連忙致謝。王某道。好說好說。於是遞過提燈。自行盪去。這裏梁森急行到門。已聽得意珠在內。嚶嚶而泣。並有個老婦人勸慰之聲。想是馮母處打發來的。並且有兩乘轎兒歇在門外。轎夫等一見梁森。都立起來。梁森不暇客氣。便匆匆進門。一見意珠。業已哭得淚人兒一般咧。那老婦人却是馮家僕婦。大脚于媽。於是梁森先勸意珠住哭。向于媽一問馮母的病勢。方知馮母近兩日來。病勢大增。業已飲食不進。已將族人等都叫了來咧。意珠這時方寸已亂。便合梁森略爲收拾。草草登輿。那于媽放開大脚。跟在輿後。一逕的奔赴楓橋港。這且慢表。且說鄔明山當晚見梁森去後。又合道濟談笑半晌。因趁勢道。吾師方纔說的賜物。畢竟是何物件。何妨趨此閒暇。便以相示呢。便是梁森也急欲一觀哩。（自己著急。倒說別人狡黠如見。）道

濟笑道何爭這一日待明日晚上合梁森同觀。就是明山不敢再問。當卽各自安歇。次日濟領了寺衆去作醮事。明山暗想道。這老和尚古怪。他向梁森說他的本領並生平。都在那物件中。如能留心研習。便可以武功名世。端的是甚麼物件。如此奧妙。俺何妨到方丈裏自家尋出。先打開這個悶葫蘆。那些不好想的得意。真個瞅着小沙彌不在左右。便一逕的遮遮掩掩。居然賊形兒。蹭向方丈。到門一望。叫聲晦氣。不知高低。只見那門兒業已鎖了個結結實實。明山方探頭探腦。意思想撬牕進去。偏那不作美的范阿立。只管在院中來來往往的打掃地面。明山不便作手脚。只好蹺回書室中。悶悶的繙閱書史。不知怎的。看不了一頁兒。便須放下。起身亂踱一回。堪堪日色過午。却不見梁森到來。明山也不理會。直至日色西矮。梁森依然不至。明山不由暗自煩燥道。偏偏他（指梁森）今天這時還沒來。倘若老和尚。

必須他到方示贈物。今天就許耽誤了哩。想的悶悶的。隨便向榻上一歪身。不覺盹睡起來。正在模糊。夢識顛倒中。忽聽耳根有人喚道。郎相公。直如此好困。起。起。俺家師父。請你就去哩。明山醒來。一看滿室中。燈光明亮。榻前站定小沙彌。原來道濟。傍晚時光。已自率衆回頭。當時小沙彌笑道。你睡的真甜蜜。俺給你掌上燈。你都不曉得。如今俺師父。在裏間內。鼓搗了一陣子。也不知尋了些甚麼物件。就等你去哩。明山大悅。嘔嘔跳起。忙問道。梁相公。還沒來麼。沙彌道。不曾來哩。明山不暇再語。拋掉小沙彌。三脚兩步。跑入方丈。只見道濟。正在秉燭危坐。面前案上。放着一個古錦書囊。一見明山。却笑道。今天梁森。怎麼沒來呢。明山方在唯唯之間。却聞范阿立。向小沙彌道。你今天隨去作醮。勞乏一日。快歇歇去。吧。料理院中。都有我哩。（伏筆。）道濟道。俺今天。完過某施主的醮事。便俗務都畢。今便將此區區微物。贈與你們。

雖是薄薄兩冊書兒。你等却不可輕視。必得此書。那一雙寶劍。方纔有用。不然。亦同棄物。並且因有此書。你等潛心研習。卽能得劍術秘傳。更不須俺親自教授了。說着。由囊中先抽出一冊書。明山急望書面。却題着包村紀事。道濟慨然道。此冊却沒關緊要。不過是俺前塵貽迹。便留與你等。可以知俺的生平來歷。因又抽出一冊。上題着劍術秘傳。明山方喜得馬馬糊糊。却隱聞牕外。似乎窸窣有聲。（屬耳人至矣。）這時明山全幅精神。都注在這冊書上。那裏理會到別等。便見道濟將那書揭開。一一指示道。此書雖止數千餘字。却是俺記錄的劍術真傳。凡俺所能。都抉發無遺。共分內外兩篇。外篇是強壯筋骨。一切的柔工硬工。聳躍飛行之法。並諸般的技擊。各種的劍法。每一條目之下。都註着致力練習之方。但能工力不懈。照書勤習。自然成功。這內篇。却是純講運用罡氣。並跌坐調息。一切的奧妙內功。舉凡輕身運氣。並

呼吸滾走等法。均在其內。每一條目下。也都註着循序鍊習的方法。並火候淺深的度數。按書勤習。自得窾要。這內外兩層工夫。可以分剛柔日循環並習。不及三年。管保劍術大成。橫絕天下。明山一聽。只喜得心頭怪痒。却見道濟。揭到書的末兩頁。忽然沉吟良久。少時。却歎道。咳。這兩頁兒。雖有如無。不如竟自燬掉了吧。看來劍氣合一之法。沒得傳人的機會了。說着兩指夾定書頁兒。就要拉掉。明山大駭。趕忙按住。問其所以。道濟道。你不曉得。這末尾一頁。是俺亡友包伯高的遺墨。大約是說的是道術等事。文字奇澀。似乎是庾詞隱語。連俺都看不清爽。至於這一頁。是俺記的劍氣合一之法。雖記錄的明白。然而在你等看來。却是茫然莫解。因爲劍術造詣。必須到十分火候。方能慢慢領悟此法。但是還須有人口傳指點。能指點此法的人。委實少。有。所以俺想竟自燬掉。明山冒然道。既如此。吾師何妨便口傳於弟子呢。道濟



笑道。那裏有這般易事。譬如你是方上學的學生。遽然間合你講大學中庸。豈非枉費唇舌麼。明山道。究竟不如存着這兩頁兒的好。道濟道。由你由你。將來你等如有福氣。得遇能人指點。也未可知。說罷。將兩冊書一併入囊。恭敬點起來。把與明山。因喚沙彌道。此刻是甚麼時光了。忽聞范阿立。在院中遠應道。這當兒。約摸快交三鼓咧。道濟道。如此俺還可以歇一霎兒。因顧明山道。你見梁森。也就爲我致意吧。說着。用袖拂楊。卽便跌坐。這裏明山喜得甚麼似的。也沒理會道。最後之語。便捧盞退出一溜烟。直奔已室。略爲定神。先將那包村紀略。細看一遍。只驚得吐舌不迭。怪道。暗道。老和尚。竟有這等劍術。原來是如此的大俠。十數年前。大江以南。無人不知的鄒玉林。就是他呀。沉吟間。又取劍術秘訣。仔細一閱。這一來。不打緊。但見明山手舞足蹈。鬧過一陣。猛的眼睛一轉。忽然對了書。發起怔來。一時間。連連搔首。並且汗

出如瀟。竟不知怎樣才好。看官且猜一猜。你看明山忽然這般光景。畢竟如何。有的道。他乍得異書。一定是喜極失度。有的道。不然那書中定有難懂的詞義。所以明山急得出汗。哈哈。這兩樣說法。雖也近理。却不足料狡伎成性的鄔明山。作者也不必揭穿他。且請諸公闕一霎兒。因爲閱小說的老例子。是非悶不快哩。當時明山怔了會兒。忽然仰視屋梁。哈哈一笑。便忙忙取劍術秘訣。藏在懷內。忽又沉吟自語道。不妥不妥。明天老和尚見着梁森。沒有不提這秘訣時。還是歸在一處吧。於是從新取出。合包村紀略。併入書囊。便就室內。低了頭。來回大踱。幾次價想拈書囊。抽取秘訣。却又止住。直過了兩個更次。明山竟忘歇困。忽的一聲晨雞喔喔。明山方覺倦極。想就榻歪一霎兒。忽聞方丈院中。一陣喧譁。接着寺衆們紛紛走動。明山方在傾耳。早聞得寺鐘撞動。明山大駭。只當是寺中有警。便忙忙三腳兩步。跑出跨院。恰好遇

着范阿立劈頭便道。邱相公快瞧瞧去。吧。方才道濟長老竟自坐化。咧。明山一聽如飛跑向方丈。只見寺衆擠滿。正在紛紛的焚香頂禮。一看道濟端然跌坐於榻。頂氣蔚然。面色如生。誰說不是圓寂了呢。於是明山大驚。也便隨衆頂禮。却見案上硯匣壓定一紙偈文。其詞爲。

一劍一杖。一瓶一鉢。絢爛平淡。誰曰不可。何者恩仇。原無執著。噫噫。請君試參鐵血禪。四大本空非人我。

寺衆看罷。都各不解其意。惟有明山心下了然。須臾街坊們聞得鐘聲。次第都到。一見道濟示寂情形。無不頂禮讚歎。這時明山忽然大喜。便抽空兒跑回書室。溜溜啾啾的。先將書囊擺弄了一陣子。依然好端端壓在書堆中。却回手向懷內一揣。滿面得意。拔脚便走。方出得山門。早見許多的當地紳衿接踵而來。明山情知是來瞻禮道濟。並議寺住持繼人等事。也不去管他閒。

賬便一逕笑迷迷。轉家去。這且慢表。古語云。機會之失。間不容髮。可歎那梁森。只一赴楓橋港的當兒。將學習劍術的機會。失掉。以致奮而遠遊。受盡了千辛萬苦。雖是明山狡伎。負友也。是一藝之成。遲早都有定數哩。且說梁森夫婦。自那晚上。趕赴楓橋港。只見馮母。業已僅贖了一口遊絲氣兒。未至天明。便已嗚呼哀哉。當時意珠合梁森。哭泣盡哀。自不消說。馮氏族人等。便公議與馮母過定嗣子。頃刻間忙碌喪事。只過得一天。次日便是俗例接三之期。梁森誼屬半子。只好也陪靈忙碌。方過上午。忽聞衆客們紛紛傳說道。濟示寂之事。梁森一聽。駭歎之下。忍不住痛淚紛紛。想起道濟疇昔周旋。並拯己贈劍之惠。便趁勢兒借哭秦水。放勢大痛。好容易延至下半晌。弔客漸稀。梁森方脫去孝衣。想進城去望道濟。只見意珠悄然道。你此去須問明山。得着道濟所贈之物。不曾切不可大意了。梁森唯唯。一氣兒逕進城。直奔廣

慧寺。只見寺衆們。業已將道濟肉身。安置停當。準備在寺後廣場中。擇期火化。然後塔葬。梁森焚香頂禮畢。又詢回示寂的情形。兀自搵淚不止。便同寺衆。到方丈中。看回道濟的偈語。不由沉吟讚歎。這時方丈中。掌上燈燭。梁森見蒲團木榻。依然如故。更觸目的。便是那根鐵禪杖。好端端倚在榻畔。不由一陣心酸。又復唏噓揮淚。向寺衆道。長老示寂證果。怕不是大喜的事。但未免使人傷感。如今這禪杖。竟可作永鎮山門的法物了。寺衆聽了。一陣感歎。正這當兒。只見明山冷冷的走來。道。梁兄怎的這般巧。昨天便赴岳家。俺今天方纔曉得。你看昨天。俺盼得你眼紅哩。道濟長老。昨晚還談笑如常。又交給咱們一冊書。命傳示寺衆。便是他的生平來歷。如今此書。現在這裏。說着從懷中掏出書囊。就案上抽出那冊包村紀略。寺衆一聽。爭來聚觀。梁森便一篇篇揭開來。從頭細閱。說了半天。你道這道濟長老。畢竟是何人物。怎的

個生平來歷。且待作者轉筆慢慢述來。（開出下文。却是追叙。）原來那浙江諸暨縣地面。有個千餘家的大大村落。因村中包姓。族大人多。並且富有金縉。世習武科。在那村中。總算是一鄉之望。所以那所在。便名爲包村。包氏歷代。以意氣然諾。見重於人。凡推解恤睦。並地方上種種善舉等事。包氏無不踴躍承首。因此交遊日衆。遠近間提起包氏。無不欣慕。其時村中有位包善人。更爲著名。羣以太公呼之。這太公名叫慕劬。事母至孝。不樂仕進。只考了一名武生。便家居奉母。日以行惠鄉里爲事。生平放過兩次數萬金的飢賑。因此得善人之號。這太公年至九旬。無疾而沒。所生二子。長名伯高。次名仲明。也都是意氣丈夫。那伯高四十餘歲上。却中了本省的武解魁。因見髮逆日恣。也便無意仕進。只合兄弟仲明。自樂田園。更不時的打熬氣力。交朋結友爲樂。伯高生得身長八尺。方面大耳。火色鳶肩。善用一根棗核槊。運轉

來擊刺如飛。他曾合人在武場較藝。四五輩精壯少年的兵器。都被他舞槩奪得。因此少年場中。贈他個綽號。叫賽雄信。那仲明却與乃兄不同。生得白晳。姣好。面如傅粉。身長七尺餘。猿臂蜂腰。多力善射。善用兩柄潑風刀。馬上步下。揮霍如風。兄弟倆一樣直性。嫉惡如仇。但是比較起來。伯高不但善武。還頗明些韜略。並風禽壬遁諸術。家居多暇。或對賓客們。偶一試習。用資笑樂。他曾仿古八陣圖的法兒。用石子兒。按着休傷生杜。驚死景開。擺好八個門戶。取一鼠兒。試投其中。說也奇怪。那鼠兒在石子中。東溜西走。碰頭撞腦。再也出不去。大家見了。雖各稱奇。却也沒人理會。獨有包族中。一位長輩老先生。名叫包世興的。狠有見識。以爲雖是戲術。若大用起來。便是兵家的奧妙。因此越法的契重伯高兄弟。這也不在話下。這當兒髮逆之亂。雖然還沒波及浙江。然驚得各處裏。陷郡攻城。賊鋒所至。官民塗炭。也未免風鶴驚心。

大家偶然聚談起來，便有提議操辦村團的世興道。此議狠是這未雨綢繆之計。倒不可少。就咱村中算來，千餘精壯，可以一呼而集。却有一件難事。就是統帥須人。並教練須人。說着一望伯高兄弟。眾人齊聲道。如辦村團。也不須三舉兩選。說黑道白。這統帥合教練兩件事。一定須借重伯高仲明了。俺等悉聽指揮。就是伯高仲明聽了。連忙謙遜。當不得眾人七嘴八舌紛紛推重。伯高道。諸位慢吵。若說到保衛桑梓。在下自然義不容辭。但是俗語云。鄉官難作。在下若謬爲統帥。便當以軍法約束團衆。若諸位但逞一時高興。到那時袒護子弟。也像他處的鄉團一般。不但桑梓間不得保衛之益。反添地面上許多煩擾。這不叫作何苦來麼。衆人道。豈有此理。包爺但請放心。團衆挑選停當。一古腦兒交給你。生殺由你如何。伯高笑道。雖然如此。這教練一事也非容易。古語云。兵貴精不貴多。總須教師得人。將團衆們教成些真本。



領方可以一當十。收精銳之效。俺兄弟雖稍會武功。若隨便指點練習。還可若按葫蘆剗子的日日教練。怕的是俺兄弟事忙。沒得許多的長工兒。一言方盡。座中一個伯高的同輩。便大笑道。包大哥。莫怪我說。你兄弟忙的。瞞不過俺。無非是哥哥看花。兄弟飲酒罷了。只須騰挪點工夫。便有咧。何必推遜呢。衆人聽了。都各大笑。原來伯高仲明。鐵錚錚兩條好漢。就吃虧了有這兩樁嗜好。仲明是日日銜杯。伯高是好近婦人。只現下房幃中。便有兩個花朵似美妾。若不是這兩檔子事。後來包村也不致一敗塗地了。可見酒色兩字。真能困倒英雄。看官們若有這樁嗜好。快請仔細吧。當時衆人笑過一陣。世興便道。這村團大事。也非倉猝能成。今日之議。不過略定規模。統帥呢。自然須推伯高。昆仲。至於教練。倒是須物色好本領教師。方能分任其勞。頂少了。也須請三兩位。倘一旦真個有警。這教師。也就是狠好的膀臂。咱如今便分

頭料理。一面著手挑選精壯。一面物色教師。你道好麼。衆人道。妙妙。就是如此。便一個個仰首思忖。你道張教師好。我道李教師好的。亂過一陣。然後各散。從此包村父老。果然日籌備村團事務。那伯高兄弟。也便向交遊中。廣爲物色教師。雖有來荐舉的。無奈都是有名無實。脚色。一日恰值端陽佳節。那諸暨縣城外。有處河灣。名爲葛公渠。相傳昔日仙人葛洪。曾在此滌洗丹鼎。每年端陽節。例有龍舟之戲。笙歌畫舫。士女雲集。以至百戲競陳。商販如市。便如廟會一般。齊頭鬧過三日。方纔罷戲。端的十分熱鬧。那伯高兄弟的城中友人。頭兩天。便約下他來看龍舟。到了端陽那日。那友人大排筵席。盛陳妓樂。合伯高等相與登船。從笙歌如沸之中。一棹容與。緣渠遊玩。只見兩岸上遊人如蟻。那十里長渠。一處處柳陰竹林之間。端的是粉黛如雲。簫鼓迭奏。還有些鄉下男女。扭扭也也的東走西顧。須臾。船泊一處。看過兩條

龍舟。龍舟上的人。獻藝都畢。各家闊綽船上。照例賞過彩錢。伯高正憑牕停杯。望見右邊岸上。一個賣藝的拳師。施展他那花拳繡腿。那拳師本來生得漂亮。又加着結束齊整。添助精神。一套拳脚既罷。觀者一齊喝彩。爭擲彩錢。伯高方在暗笑。猛一眼。瞟見岸上一個瘦瘦的細高條子。身披紗衫。手握紈扇。攜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妖嬈婦人。一面指點笑語。一面將要下船。伯高一見。不由將頸兒伸長。原來那婦人。生得千嬌百媚。一貌如花。單是一雙翦水眼波。合一對貼地紅蓮。便可稱人間絕色。這當兒。羅綺遍體。嫵娜當風。笑語之間。神光離合。直然的將伯高眼光。攝了個定定的。再也收不轉。友人等知伯高好這檔子事。正在暗笑。只見那瘦子。攙了婦人。方由跳板。蹶上船頭。那婦人嬌軀一晃。正扶住瘦子肩頭。淫淫細喘。忽見船上篙工。向對面一招手。大喊道。喂。慢着來。一聲未盡。早由對面。飛也似剗到一支破船。這船上休說

是畫旗雲幡。雕龍舞彩。便連龍的頭尾都無。只用亂柴草紮了個蛇頭樣兒。算是龍頭。船面上。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破衣拉撒。持篙運船。那狗窩似的艙門外。却掛着一柄明晃晃折鐵單刀。一具刀鞘也掛在一旁。鞘上面油垢狼藉。便如廚司的膩布一般。衆人方暗笑這等落拓龍舟。好不辱沒煞人。便見船上那老兒。見合篙工的船就要相撞。只慌的手忙脚亂。一篙沒撐開。碰的聲。兩舷相切。篙工方喝道。瞎眼的賊囚。一聲未盡。但聞嚶嚶一聲。那婦人嬌軀一仰。登時鬧了個大面朝天。偏偏的兩支小脚。一蹬踹。恰值瘦子彎腰來扶。說時遲。那時快。瘦子衫襟一開晃之間。那婦人一支香鈎。早被兜脫。白瑩瑩一捻羅襪。倒合了對景掛畫。不須去吃端陽的角黍咧。於是兩岸觀者。無不大笑。氣得瘦子。只是跺脚。一面兜了小鞋兒。扶起個跌足婦人。且入艙中。一面轉身出艙。大罵道。你這老兒。是那裏的花子船。敢是載着死尸等。

去下葬麼。便如此的瞎闖。將人都撞翻。那老兒正在惶悚。却聞艙內有人高喝。道你罵那個是死尸。皇家路。大家走。你有勢力。須捐不了這條河去。誰叫你引了堂客。前來浪張。便是撞脫了褲。也是平常哩。說罷。鑽出一個彪形大漢。雄赳赳。拔手而立。衆人一望。又是一陣大笑。只見那人。年可三十餘歲。好體面。雄健身裁。黑滲滲面龐兒。油而且亮。帚眉鷓眼。開闔間閃閃有光。却就是面垢狼藉。戴一頂破草笠圈兒。上露椎髻攢髮。插一朵草花兒。身穿一件齊膝短衫。正胸前補綻一塊。下趁短褲。勉強着掩到膝下。下面兩條毛腿脛。簡直的沒有着落。脚下是一雙搬尖肋條扇的式的鷹嘴洒鞋。這鞋兒。想當年。準也是頂話話的。但是這當兒。套在他的脚上。便如特地形容他的落拓樣兒。饒你有十分人材。也就賸了九分九。當時那瘦子大怒道。你這廝。好生倔强。像你這樣兒。也來頑龍舟。還不快快給我滾開。漢子大怒道。你罵那個。

說着猛的一挫身。就要躡過。不想用力既猛。那條短褲又薄而且朽。但聽嗤的一聲。腿膀間登時掙開一條縫。露出赤溜溜的肉皮。這一來。不但衆人撫掌。便連那氣憤憤的瘦子。也頃刻一笑怒消。喝篙工撐船趲去。望得個伯高正在出神。（爲下文伯高得美伏線。伯高方睹豔而將來覬覦非分者。已在其旁。人世危機。每伏於不覺。寫來可畏。）只見那漢子。昂首四顧。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向觀者抱拳道。小可廣州人氏。天涯落魄。幸得自幼兒胡亂學些拳脚。若說到拳脚。並一切的武功。不是小可自誇的話。閩廣一帶。却也沒人不知。但是諸位不曾眼見。今也不必提他。便是小可賤名。也不必辱諸位的貴耳。說着哈哈一笑。重複抱拳道。借重借重。今天小可獻些薄技。但望諸位喝聲好兒。隨意賞些酒錢。也就是咧。說罷。徹身退步。就那船面上。繞過一週。猛的使個旗鼓。方來了個獨掌朝岡的姿式兒。恰好上流頭。鑼鼓鞞鞞。划過。

一支畫槳龍舟。十六根蜈蚣脚似的排棹。劃水如飛。上面篙工。都是虎紋彩衣。黃紬包頭。船頭尾上。藝欄高揭。一對兒粉娃娃似的藝童。正在藝欄上。翻飛上下。各獻技藝。衆人一見。唵一聲。都別轉頭去。直待那龍舟喧闐而過。大家的頸兒。方纔慢慢扭轉。一望那漢子。還在那裏托天撩地的伸拳踢脚。俗語說得好。人是衣衫。馬是鞍韉。那貧漢只管買出十二分氣力。衆人見了。只有相視而笑。其中有輕薄少年。並且唾一口拔脚便走。及至大漢一套拳打畢。衆人早已散去大半。惟有伯高連連喝好。更索性命移船前進。正這當兒。突見刀光飛起。那漢子已倒提單刀。用了個迎風擺柳式。一扭蜂腰。便是一路大撒手。荷盤滾珠的刀法。但見颼颼寒光亂捲。貼地流走。這路刀法。全仗着聳躍靈活。身段輕妙。舞到酣暢處。人影刀光。直然不辨。雖只船面上。小所在。那漢子偏能縱橫如意。有時刀光直潑出舷外三四尺遠。這便是身

形捷疾如風輪一般。閃出的虛影兒。哈哈。像這等武功。觀者應該喝彩不迭。才是。那知衆人都是些利巴頭。（即門外漢之意。）這當兒只顧笑漢子的窮形兒。那裏理會甚麼刀法。直至漢子猛的一收步。抱刀卓立。衆人反笑道。呀。那漢子。俺勸你別處去吧。沒的你杜着河道。耽擱人家許多的龍舟。說着。唵刺一聲。紛紛四散。那漢子顛着一把刀。目注河流。狠狠的長歎一聲。擲刀。船面就要命老兒划船他去。這時伯高再也耐不得咧。因向仲明道。兄弟。你看他這路刀法。委實不錯。尋常江湖中。是沒得這等真實本領的。仲明正在舉杯狂吸。便一面點頭。一面命隨身僕人。拋給那漢子一小包散碎銀兩。那漢子望了伯高等一眼。只道得一聲多謝。隨手由包中拈出一塊碎銀。拋與那支船老兒。即便拾刀入鞘。一躍登岸。只健臂一晃之間。早已大拔步揚長而去。並且歌聲隱隱。迤邐漸遠。這裏支船的老頭兒。却笑道。看起來真得說



是運氣。俺今天撞着這位窮爺。只當是自載了他。那裏想到。他更不小氣哩。於是納銀於懷。刺船而去。伯高見那漢子。頗頗有慷慨之氣。正在納罕出神。忽覺肩頭上。有人拍了一掌。忙回望。却是他友人。微笑道。神仙兒早歸洞天。你還發呆作甚。伯高失笑道。豈有此理。俺是怙愾這賣藝貧漢。真有些實在武功哩。友人笑道。武功文功。都是稀鬆。俺只看方纔那雌兒。怪得人意的。你可知那雌兒。是咱這裏第一個俊人兒。吹彈歌舞。件件都精。綽號金錢花。因他的身價銀。就好鑄他那麼個人兒。便是那瘦子新得的美姬。伯高凝想道。俺看那瘦子。似乎面熟。他不是庫吏楊大昌的少公楊全麼。友人道。不是他。是誰呢。楊大昌只有楊全這個寶貝。所以任他意兒揮霍。伯高笑道。一個庫吏家。怎就如此闊綽呢。友人道。無非是擅挪公款。快活一時。不定那時戳破窗紙。就須傾家敗產。你別瞧他這當兒攜了美人兒。揚揚得意。到那時。一支

金錢花還不知落在誰手哩。(爲下文伯高取金錢花伏脈)兩人一陣胡拉八扯聽得個仲明頹然欲睡便一氣兒連舉數杯道今天這一逛倒是那貧漢的舞刀還可助人酒興這些女人們花花綠綠俺隔着個丈把遠便聞得他的臭氣你兩個沒來由倒談的抹蜜似的伯高聽了哈哈大笑便命移船就長渠清曠處遊玩良久直至夕陽欲下方纔回棹次日伯高等便要辭去當不得友人堅留暢敘只好命仲明先自回原來那包村有百餘來家漁戶每當五月節後便大家訂期釀飲聚會一次名爲發網會無非是聯絡情分並取漁業興旺的意思凡村中有頭臉的人均各與會所以仲明忙着回且說伯高連日價合友人隨意遨遊一日友人因事他出伯高悶坐一回便信步暫向街坊上閒眺方走到一昇茶肆前只見三四個青皮模樣的人聚在一處大說大笑中有一人顯着一把單刀只管沉吟道這刀鋒口雖

不錯，就怕是新占的鋼，擋人笨眼。未必準快哩。一人笑道：你說不快，咱且試他娘的一下子。說着，奪過刀來，向一個堆腮縮項的青皮額兒上，嗤哧一搯。那青皮失聲大叫，跳起來，便奪那刀。那人笑道：大爺刀快，不怕你小子額子粗。來來來，你敢試試。說着，合了雙眼，兩手把刀，亂劈亂剝。（潑皮如畫）不隄防手勢一偏，拍擦聲剝中案角，早一個三尖角兒，落在地下。於是起先發話的那人，便罵道：你這兩塊料，怎麼奏的呢？大爺出錢買刀，快不快？干你們鳥事。又沒人想剝你婆子的口，快給大爺攔着，裝你娘的甚麼使不得呢。說着，奪過刀來，即便入鞘，一面向茶夥高聲吩咐道：今天這茶錢，算我的。這刀錢四吊三百文，先請你家老板，給俺墊上吧。茶夥攢眉應道：就是吧。你老只管請便。那兩個青皮，便笑道：還是大哥的字號響亮。於是唵喇跔起一鬩而去。這裏伯高忽見那刀鞘油垢垢的，猛憶起所見的賣藝貧漢，正在略一

駐足之間。忽見茶夥。向自己背後招手道。喂。蔣把式。（俗稱藝賣人。）這裏來。你的刀。出脫咧。是整整的四吊老錢。伯高回頭望去。正是那貧漢。笑吟吟。目注茶夥。大步進肆。依然是藍縷如故。茶夥瞅着他兩條赤下脛。笑道。蔣把式。你如不用錢。且留在此。轉眼間秋風一涼。你作件遮體衣服。不好麼。爲甚都胡亂花掉呢。貧漢笑道。你這話。就不在理上。俺若不急等用錢。賣刀怎的。茶夥嘆味一笑道。你那急用。說真了。不急也使得。那當不了吃飯穿衣。無非是快活一霎的勾當。（卽此快活一霎。誤了古今多少英雄。）說着由身後櫃棹下。提出四吊老錢。貧漢接了。謝一聲回頭便走。伯高方暗笑茶夥。暗含着乾沒三百文。一望那貧漢。業已趑出數步。於是信步兒。趁向他後。轉灣抹角。只見貧漢。直奔一條曲巷。那巷中。都是矮小房兒。一處處衡宇相望。許多的妖嬈婦女。都在門首。或坐或立。有的丟眉扯眼。磕指甲兒。有的作張作

致。啍啍小曲。一見伯高。服飾闊綽。便登時都眉歡眼笑。將身兒扭作八道灣兒。那點在門內的。也就特意的邁出小脚。伯高是久蒞花叢的人。便登時明白貧漢來此之意。連忙趁了兩步。果見他走到一家門首。被一個白緻緻的小媳婦兒。拉將進去。刷搭一聲。雙扉便掩。不消說窮漢要快活個四吊錢的咧。（絕倒）於是伯高一笑轉步。便仍然趨向茶肆。隨意落坐。一面吃茶。一面問那茶夥道。方纔賣刀的那漢子。敢是姓蔣麼。茶夥笑道。正是哩。此人在城中混了這些時。真還不少抓錢。却就是隨有隨花。一文不賸。他吃也有將就。穿也有將就。却是一樣不將就。說着用兩指交疊道。他就是好這事兒。今天你看他。刀都賣掉。還許幹那營生去。這才叫兩口兒拍光腕。窮開心哩。伯高聽了。哈哈一笑。當時也沒在意。過了兩天。辭別友人。一逕回村。合仲明一說貧漢的情形。仲明道。可惜此人。雖有武功。却怎的沒行止。伯高道。那也不

盡然。俺看他不拘小節。倒有些磊落氣象。伯高好色。便護他人之短。寫來絕倒。然正爲延蔣教授伏脈。兄弟笑了一場。也便拋開。不幾日。衆漁戶會期已到。若說起包村漁戶。却非尋常。當年衆漁戶。本也漫無規則。十分散漫。後來因在河道中治魚。往往被別村的大隊漁人欺侮不堪。其時漁戶中有一人名叫孔懷。精通水性。並有拳勇。又拋得好飛叉。水中刺魚。發無不中。見本村漁戶。長此被人欺侮。便聚合衆漁戶。商議抵禦之法。正沒議出所以然的當兒。恰值有別村漁隊。硬生生截住河道。不容包村人前去放船。孔懷大怒道。若照如此光景。咱們的生業。立時便絕。諸位若能聽俺指揮。助俺氣勢。咱先去打翻他們。然後再議。衆人道。有理有理。他們仗人多團結。咱們不會團結麼。孔大哥。你能擋頭陣。俺們都隨着。於是大家振臂一呼。登時聚了數十漁戶。各持棍棒。攙了孔懷。駕起十來支划船。一聲吶喊。飛棹而下。這時孔

懷結束伶俐。挽起一個得勝鬆。手執明晃晃山字鋼叉。卓立第一船上。背後是四五個精壯少年。並有十餘把短叉。擺在艙門。須臾到得河心。果見對面半箭之遠。有十數支他村漁船。一字排開。上面都是精壯漁人。各執器械。居中船上。跼立一個黑魃魃的山精也似的大漢。赤着上身。露出鬼怪似的疙疸肉。手提一把刃薄背厚鯽魚頭式的九環大斫刀。一振刀環。嘩琅琅響成一片。衆人一望。不由大驚。正是。

鄉鄰忽有尋常鬥。生業端須尺寸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鬧漁會開戲白牡丹 盜銀磚夜探黃猿港

且說衆人望見那黑大漢。認得是他村魚戶中有名的噴水怪賀阿九。因他在水中能伏氣良久。猛然一冒頭。噴水丈把高。故得此名。此人兇橫異常。專

吃衆漁戶。便是他村漁戶。屢與包村漁人爲難。也都是他從中作祟。當時包村衆人。見是賀阿九。不由一陣紛亂。孔懷夷然道。怕他怎的。都有我哩。於是命衆船排開。合阿九來了個旗鼓相當。阿九大喝道。姓孔的。你是曉事的。快些回去。從此這河中。不許你包村人插脚。俺說過。還就算數。不然。一句說着一挺大斫刀。左右船上。一齊吶喊。孔懷冷笑道。賀老九。你既說了。本該算數兒。但俺這裏。有個朋友。却不答應。說着一端鋼叉。賀九喝一聲。方要躡過。只聽颼一聲。白光一閃。鋼叉已到。賀九一支脚。方到船沿。噗味聲。正中腿肚。賀九大叫。方一彎身。去拔叉。孔懷喝聲着。第二支短叉又到。賀九忙一偏頭。刷一聲。却由耳根擦過。拍的聲釘在艙篷。這裏包村漁戶。大喊助威之間。那賀九不顧痛疼。拔下叉。提刀跳過船。向孔懷當頭便剝。孔懷側身一閃。那賀九來勢撲空。急欲掉轉身形之間。已被孔懷背後一把抱緊。賀九吼一聲。方



想反刀下搵。包村少年。連忙搶上三四人。只就他刀鋒後向的當兒。一少年飛起一脚。颼一聲將刀踢脫。孔懷笑一聲。一腿斜插去。想將賀九拌翻。那知賀九頗有笨力。便就勢兒。聳起屁股。向後一撞。來了個老虎大偎窩。說也湊巧。這一下兒。正撞在孔懷所以然上。（絕倒）急欲收腿。已來不及。看官請想。孔懷全力。既運在兩臂。一支腿又斜插去。只賸一腿在後支拄。未免脚下無根。吃他的屁股一撞。頃刻向後要倒。好孔懷。急中生智。忙縮斜插的腿。竭力一撐。又猛的一撒手。說時遲。那時快。後面猛起那腿。用膝蓋向他屁股上。只一拱。這手怯着兒。無以名之。只好叫作推屎蛋。賀九那小子。倒也聽說。頃刻踉踉一頭撞去。孔懷喝一聲去你娘的。一聳身形。撲通聲。兩人一齊落水。一個蚱蜢扎下去。兩邊船上。一齊吶喊。但見水線翻處。浪湧如山。兩人這一陣水中拳脚。登時鬧了個翻江攪海。少時賀九一冒頭。蹬開水波。那水波

線兒拖出沒多遠。忽的一打漩渦兒。便見賀九猛的躡起半身。忽然又沉下去。浪花翻處。便見孔懷得勝鬚。冒了兩冒。潑刺一響。一支手捉定賀九的辮髮。向上一舉。那賀九苦着臉子。百忙中。只一裂嘴。孔懷手勢略按。四面河水咕嘟嘟向嘴便注。任你有鯪魚姥姥的本領。也噴水不迭。咧賀九船上餘衆。見事不妙。連忙向孔懷一齊跪倒。苦口認錯。孔懷也趁勢收場。便提起個半死不活的噴水怪。拋向敵船。大喝道。此後你等在河道中。再要無理取鬧。這賀九便是榜樣。說罷一躍登舟。餘威凜凜。他村漁隊。那裏還敢作聲。連忙整檝迴帆。一陣亂跑。方惹出半箭多遠。最後一船。忽聞孔懷大笑道。你這帆船偏歪。等俺與你襯正了。說着颼的聲。一叉飛過。正中高斜的帆幅。其帆便平。於是敵隊大驚。鼠竄而去。從此孔懷飛叉。驚動一時。便約集了包村各漁戶。戶出精壯一人。悉聽孔懷約束。並指揮閒時便習飛叉。一來捕魚得利。二來

暗含着成個武社規模。以免被他村欺侮。孔懷既沒。其子能傳飛叉之技。從此便世傳下來。直至伯高兄弟時代。依然是孔氏。雄其漁衆。所以包村漁衆的飛叉。甚是了得。（爲下文助禦髮逆伏筆。）這時漁衆的頭腦。名叫孔昭達。爲人慷慨。能服其衆。却就是性兒毛苞。有點半吊子脾氣。狗屁不值的事。他定要賭氣取勝。這日漁衆會期。包村中。甚是熱鬧。過午時分。都售在村廟中。薦神祈福。既罷。除昭達陪伯高昆仲。在廟談讌外。餘衆是三五成羣。提樽攜榼。隨處布席。不大工夫。樹陰巷脚。以至村頭河邊。一處處歡呼拇戰。相續不斷。雖沒有山珍海錯。倒也是肉山酒海。登時鬧了齣漁家樂。這日村中婦女。照例的遊行不禁。還有那小戶人家。合暗含賣俏的婦女。這日都打扮得妖妖嬈嬈。提一支荆籃兒。以乞福。詐爲名。到各席上。嬉嬉哈哈的點綴風光。有的唱支俚曲兒。有的斟兩巡酒。得物便去。還有那不堪的男女。醉飽之後。

趨興兒。搞一下子。這也就是村中弊俗了。不提這裏衆漁人歡呼痛飲。其樂滔滔。且說包村有一個浪宕媳婦子。因他生得白皙嬌媚。頗頗豐豔。大家給他起個渾名兒。叫作白牡丹。村中有個漁家少年。名叫吳成。合他眉來眼去。兩下裏都有意咧。只就是不得其便。這日白牡丹。打就主意。去挑撥他。便打扮得花朵兒似的。攜了一個鄰家小女孩。只有四五歲。俏擺春風的。就各處蹓過一轉。偏偏不見吳成。然而像白牡丹。這般活寶。每到一處。他那荆籃中所得的食物果餅。自然的非常的多。他蹓過良久。有些疲倦。恰好那小女。瞅見籃中許多食物。也便嚷起餓來。白牡丹抬頭一望。已到村外河沿。距身旁數十步外。只賸一處吃酒的窩鋪。却靜悄悄的。不聞歡呼。窩鋪旁邊河中。還設着一具截魚的大罾。却也沒人看守。白牡丹尋吳成不着。狠不高興。便趁勢坐在河沿樹陰下。置籃於地。握着一支脚尖兒。只管發怔。那小女不管好

歹跳鑽鑽的。拈起一塊果餅便吃。一面握着頭兒。笑道。那會子。那個男人。只管捻你腳尖兒。便拋給咱一大包果餅。往後咱餓了。只須舒給他脚就得咧。  
(絕倒)白牡丹失笑道。不要胡說。你快搗搽吧。正說着。小女孩子眼睛一瞟也的聲。就要撇酥兒。白牡丹嘆道。你這麼大了頭。吃着頑着。哭甚麼呢。等下年漁會時。你看俺帶你出來。小女一聽。嚇得不作聲。但是小眼兒。只管向他背後瞅去。並且眦毛栗子似的。竟似害怕。白牡丹覺得詫異。扭項回望。登時一哆嗦。原來他背後。蹲着個獠頭赤脚的大花子。一張臉灰塵狼藉。睜起明閃閃眼睛。望着白牡丹。俏龐兒。呿牙一笑。好不難看。當時白牡丹喝道。今天趕門兒。(謂求乞也)還不現成麼。你猴在這裏作甚。沒的嚇的孩子子哭。說着。拈起兩枚胡餅。拋與他。那知他更不去拾。雙睛灼灼。算是釘住了。白牡丹咧。逡巡之間。並且蹲着身。直往前躡。口角流涎。(寫急色絕倒)於是白牡

丹唾一口。點起來。攜了小女並籃兒。匆匆便走。方蹶近窩鋪跟前。却聞裏面有人自言自語的道。這是那裏說起。你們這羣寶貝。吃飽喝足。各去尋女相好的。却丟個浪魚簪。託俺看守。這當兒。白大嫂還不知怎樣咒俺哩。白牡丹聽得語音。心花怒放。趕忙攜小女。鑽入窩鋪。只見裏面。只有吳成一個人兒。正在草鋪上。坦腹而臥。業已吃得酒氣薰薰。矮几上餘酒尚多。就是殺饌都無。只賸些骨汁兒。還在盤中。地下是作踐的一塌糊塗。還有火石火種筒兒。也丟在矮几下。料得是衆人酒後各散。兩人猛一見面。只喜得話都沒有。吳成是嬉開大嘴。咧嘴坐起。白牡丹是柳腰款擺。直撲上去。四支胳膊。互相一抱。嘖嘖兩聲的當兒。小女却喊道。娘。（指白牡丹）快合他要甜餅兒。那會子那個短鬚子嘴的。不是合你這麼着來麼。白牡丹不暇理會。逡巡之間。已被吳成放倒在鋪。趁勢兒伏下身去。望得小女又喊道。娘快翻上來。打這廝。

沒的叫他掐把你腰。揪你兩腿。這時兩人。如何有工夫理會小女。宛轉間正  
要入港。那小女忽然大哭。氣得白牡丹一聳小脚。方罵一聲小怪妮子。吳成  
趕忙回身。從藍中取塊糖疙疸。向小女口內便塞。那小女越法搖頭哭道。怕  
怕。你如何拖着段腸兒呢。（絕倒）娘呵。快走吧。方纔那個大花子。又趕來  
瞅你哩。這一聲不打緊。便聞窩鋪外哈哈大笑。道。你這位娘子。丟了胡餅。俺  
特與你送來。便聞唻拉一聲。由簾縫中伸進一支挺粗的胳膊。手托胡餅兩  
枚。白牡丹呵呀一聲。推開吳成。忙忙結束。這時吳成。那股不可言喻的火頭  
兒。簡直的就大咧。不管好歹。繫褲便出。猛見鋪外一個長大乞丐。業已拔出  
胳膊。意思轉向鋪門。兩人一見。彼此雙咕眼。吳成罵道。那裏餓不煞的臭  
倒臥。來此胡鬧。俺這裏吃喝都畢。沒賸甚麼。快滾你娘的。乞丐喝道。你罵那  
個老子。自與那娘子送胡餅。干你鳥事。吳成大怒道。你這廝。還敢撒野。包村

漁會你當是好惹的麼。乞丐笑道。餅會鼈會。又干俺鳥事。你只喚出那娘兒來。俺親手交與他這胡餅。便得咧。說着拋弄起兩枚胡餅。便如彈丸脫手。那張灰塵醜臉上。也便邪眉瞪眼。狠透着輕薄。吳成見此光景。那怒氣直透頂門。方一捻拳頭。喝聲混賬。只見窩鋪後。唻拉一聲。白牡丹攜了小女並荆籃兒。由蓆縫沖出。撒開小腳兒。便如慌蝴蝶似。向東跑掉。那吳成無端失却活寶。只恨得二目圓睜。正要搶去揪打乞丐。那乞丐却大笑道。他（指白牡丹）便跑掉。老子還須趕去揪他個飽哩。說着。颺的聲飛過胡餅。正打在吳成鼻梁上。那村中的餅。非同小可。大而且硬。本可當兵器用。（吾鄉有一笑談。一士人善談諧。極稱某茶食店點心之佳。人問其故。士曰。有偷兒夜入其店。店東覺之。手到口酥。以待俄而偷兒。由牕探頭。店東飛酥擊之。偷兒大呼額破。店東叱之曰。適吾陰功汝。如取糟子糕擊汝者。汝斃必矣。於是相傳集茶



食店點心。可以擊賊云。何況乞丐。力猛手快。當時吳成呵哨一聲。鼻破血流。於是吼一聲。莽熊似奔去。那乞丐只手脚略展。業已將吳成打得跌跌撞撞。吳成情知不敵。忙跳出圈子。大喝道。我叫你這廝不要慌。說罷匆匆。去這裏乞丐仰天大笑。忽四望景物。慨然道。光陰真快。又是今年端陽。想起那年端陽。俺在仙霞嶺時。一場頹氣。直到如今。便連酒肉。也不能吃個快活。何況（句）說着一振破袖。撻入窩鋪。一眼先瞧見草鋪旁。有支壓揉的通草花兒。（暗補出白吳容態）便把來連嗅。只覺髮香油馥。再瞧矮几上。餘酒頗多。却苦於沒得下酒。虧得手中還賸一枚胡餅。便一面嚼餅。一面連飲兩杯。這一來。勾起酒興。便索性引起酒壺。咕嘟灌了一氣。無奈矮几上盤碗內。只賸骨汁。乞丐自笑道。這等寡酒。却也難吃。忽一嗅通草花兒。不由撫掌大笑。頃刻間連嗅連飲。（此物下酒。倒也別致）少時竟就矮几前。挺身而

坐搖一搖酒壺。還有半壺兒。於是信手一墩。正墩在一支魚盤上。登時粉碎。乞丐都不管他。便將那花兒胡亂插向自己頭上。晃了晃。十分得意。忽一回首。却見草鋪下亂草中。有些亮瑩瑩的撥草。一看。便罵道。這怪吝鬼。(指吳成)有好酒。却藏起來。於是一探身。由草內拎出支鬼臉青的小酒缶。去塞一嗅。果忽清冽。乞丐大悅。拍的聲置在几上。又砸碎一支大碗。忽的一伸脚。觸着一物。把來一看。却火石筒兒。方信手拋在几上的當兒。忽聞河中潑刺一躍。乞丐大笑道。呆鳥麼。現放著活魚。却喫他娘的寡酒。於是蹣跚跑出。跳下河。便啓魚簍。要說啓簍取魚。人家漁戶們。都有手法的。所以魚不能逸。但是那乞丐。如何曉得。只魚簍一起。早離水面。只聽潑刺刺一陣響。許多的魚。頃刻跑掉。慌得乞丐。急拋魚簍。兩手亂抓。水花四濺之間。真被他抓着一尾。徑尺長的鯉魚。拐子乞丐大笑。跳上河。那魚簍業已順流而下。那乞丐都不

蹇入窩鋪內。一腳踏殺那魚。却沒作道理處。忽望見火石筒兒。不由大喜。便登時抓了許多亂草。就窩鋪外堆置好。敲着火種。取魚便燒。少時那魚業已半生不熟。乞丐取嘗一口。端的鮮美非常。却就是淡的狠。便胡亂把入鋪中。順手兒丟入湯汁碗中。再取一嘗。這一來。大得滋味。於是痛飲大嚼。手不停杯。不消頃刻。一小缶酒。早已涓滴無餘。那乞丐抓把亂草兒。揩過汚手。摸摸肚皮。笑一聲。正要蹣跚去。忽的河風吹過。那乞丐酒往上湧。一張口。哇的一聲。吐穢滿几。順勢兒身兒一歪。早已經赴醉鄉。這且慢表。且說那吳成。氣吼吼如飛跑去。便去約人。可笑他氣得發昏。偏偏死心眼兒。定要約他的飲酒同伴。蹇轉良久。方才次第尋着。吳成一說緣故。衆人大怒。各抄起棍棒等物。一窩蜂似的。沿河岸趕來。距窩鋪半里多地。忽見截魚那魚簪。仰攔在一株河柳的樹根上。衆人頓足道。壞咧。準是那乞丐奪了魚去。這還了得。

吳成氣得只言語不得。同了衆人脚下如飛。少時將到窩鋪。一人搖指道。喂。你們看那鋪上。怎似乎冒悶煙兒咧。衆人定睛望去。叫聲不好。一擁到鋪外。只見一堆柴草炭兒。餘火星星。竟已延燒到鋪門。連柳木粗橫楣業已焦灼。幸得這時沒有些風絲兒。所以只是悶烟冒起。沒得火苗。衆人喊一聲。其中一人頗有急智。忙脫下上衫。就河中攪水。向鋪門連撲帶蓋。衆人一陣腳踏。踏滅地上餘火。吳成頓足道。這花子。既放了火。一定是跑掉咧。說着合衆人一擁而入。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見盤碗都碎。矮几上如潑了許多狗屎。酒臭撲鼻。不可嚮邇。就地下橫臥一人。一支腳蹬着几兒。頭枕草鋪。仰面朝天。正睡得死狗一般。却是鬢邊還插朶通草花。衆人噪道。這花子。真是臭美。窮到這步田地。還戴花兒。吳成是狗拉屎。狗知道。一見這花兒。他並不曉得是白牡丹丟掉的。只當是乞丐真個的。趕上白牡丹。槁了一下子哩。當時這一氣。

非復尋常。便大跳道。這廝真把人冤苦咧。今天非打爛他不可。哈哈。他竟敢那麼着。他竟敢那麼着。那麼着。那麼着。（複句得神。）衆人噪道。且慢。烏亂。據吳兄說。這花子手把狠硬。咱且細起他的手。打老實的。吳成應諾。登時由鋪中尋出條短繩。大家躡手躡脚。趲上去。先將花子紮煞。兩手合攏來。然後套上繩兒。環好扣兒。用力一緊。早已停當。吳成恨甚。抄起那把空酒壺。便要當頭一下。衆人攔道。慢着。你逞憤鬧出人命。如何使得。咱只須暴打他一頓。趕掉他就是。說着。七手八脚的一聲喊。拽了花子兩脚。直拖出來。那花子驚醒大叫。之間。衆人業已棍棒齊舉。正這當兒。只見兩人慢步趲來。連忙喝住。衆人一看。却是孔昭達合伯高。原來孔包兩人。酒罷後。又合父老們談論回村團之事。各家丁壯。業已選齊。器械服裝。並教練所在。都已準備停當。就差着沒得教師。伯高便道。既如此。說不得。俺兄弟暫爲教練。慢慢的物色教師吧。正說

着。可巧鐵匠來呈看打造的劍樣兒。伯高接來顛了顛。倒也趁手。因趁興起舞一回。便掛在大殿壁上。合昭達隨意散步。直至河沿。却正遇吳成等。將要攢毆花子。當時伯高問知所以。尙未開言。昭達便噪道。好麼。你這乞丐。奪人魚酒。倒還不算回事。怎麼你還動手掉腳。會些三角毛兒。如今俺要打倒臥算欺負你。咱們且較量一下子。（是賭氣性兒。）說罷。親解其縛。那花子吶嘯跳起。剛一捻拳頭。要向昭達。忽一眼望見伯高。却登時雙手掩面。蹲在地下。伯高仔細一看。却又是那貧漢。便大笑道。朋友。咱們那日看龍舟一面之後。你怎便落到這般光景。因顧吳成道。怪道你吃了虧。這位朋友的武功。好生了得哩。於是匆匆將貧漢賣藝一節。一說。昭達等聽了。都各稱奇。便七手八脚。撮起貧漢。那貧漢羞慚滿面。向伯高拖地一揖道。那日俺承厚惠。從人家口中。詢知包兄昆仲的聲望大名。好生欽慕。但因俺落魄如此。不敢晉謁。

今天無意中撞至貴村。不想因肚皮餓的不作主。又鬧了這場笑話。既蒙寬恕。咱們改日再會吧。說着。撫掌大笑。昂然要去。不想賴兒一仰。紙花落地。伯高見他意致豪爽。並觸起他買刀尋歡。並奪酒酣醉。竟有些倜儻不羈之意。略一沉吟。忽然大喜。（物色得人矣。）連忙拖住他道。足下慢去。且到敝廟會中款叙。容俺請教姓氏如何。貧漢一聽。忽的滿面慨然之色。便道。既如此。俺也要拜謁。說着。合伯高廝趁便走。一個是服飾甚都。一個是藍縷不堪。這一來。望得衆人。無不詫異。其中昭達。更爲駭然。便匆匆跟將去。這裏衆人。彼此乾貼了一會子。便紛紛議論道。俺看這貧漢。來路不對。江湖上。甚麼人都。有。包爺理他作甚呢。正說着。忽見吳成。拾起那朶紙花來。只管發怔。其中一少年。覺得蹊蹺。冷不防奪來一看。便大笑道。好奇怪。這朶花。面善得緊。分明是白牡丹的。如何愕會到了貧漢頭上呢。吳成急欲掩飾。失口道。這是白牡

丹。丟在窩鋪中的。衆人撫掌道。如此說。吳哥兒你合白牡丹。就不用提咧。說着。嬉哈哈拖了吳成。且去整理窩鋪慢表。且說伯高等合貧漢一逕進廟。這時父老等都在大殿上。隨意散坐。見伯高讓入貧漢。好不詫異。便紛紛站起。向伯高道。這位朋友是那個。伯高道。諸位慢問。少時便知。於是合貧漢見過禮。賓主落坐。貧漢慨然道。俺流浪江湖以來。只今已三個年頭。雖是無聊。亦有所圖。但是所到之處。每逢厭賤。像足下如此謙撝。並那日高誼。真真不可多遇。說罷太息一番。便道。俺姓蔣。名璧城。廣州東莞人氏。薄有家私。幼而孤露。諸位須知。少年人沒得人來約束。便是大大不幸。俺仗了薄有資產。便吃喝嫖賭。無所不爲。更酷好拳棒。時時從廣州少年。每日價打熬氣力。伯高笑道。這也是少年人常有的事。璧城歎道。雖如此說。俺至今想起來。好生慚愧。諸位莫笑。俺後來家業敗盡。耐不得貧寒。又務不得正業。偏搭着血氣之勇。



又胡亂會些手脚。高垣大字。來去自如。這當兒。廣州少年中。有兩個手身最捷的。偷兒。便時時的約俺入夥。俺始而峻拒。後來竟把持不得。跟他們去了。一次。果然得彩。衆父老正在嘖嘖。伯高連忙握手。璧城道。凡事怕開端。只這一次。俺竟墮入下流。只數月光景。鬧得廣州地面的各大家。徹夜巡守。不敢熄燭。從此廣州有三害之目。便是俺合那兩個少年。但是爲日不久。兩少年都被官中捉獲。惟有俺自恃本領。依然胡鬧。但是廣州輯捕嚴急。只得略避風頭。一日俺遊行到新會地面。聞得黃猿港朱老太爺家。家財鉅萬。並說他鑄就許多的銀磚。便明明的擺在他住房廊下。不怕人偷。俺聽了甚爲詫異。以爲朱老太爺。左不過是個村中富戶。也沒探聽他是何等人。便趁夜裏。直奔黃猿港。那夜裏月色微明。俺到他宅外一望。果然好齊整。一片房舍。仔細一看。却又作怪。偌大一片房。並沒外牆。四外竹樹成列。葱蔥蘢蘢。圍一圈兒。

尺把高的權籬。簡直的抬腿就過。伯高聳然道。他這不設垣牆。定然大有所恃。壁城道。是的。可笑俺那時。竟不思忖。一逕的由短籬門上跨過去。只見路徑曲折。羣房錯落。便如別墅園林。十分幽雅。各房中靜無人聲。亦沒燈火。俺當時逡巡前進。轉過兩層軒子。却是一片空場兒。其平如砥。場北面五間正房。軒窗四啓。燈火耿耿。俺略一駐足。方要由一株大樹後轉出。進覘其異。忽見月光射處。那正房廊下。真個爛瑩瑩銀光四射。左右兩處。居然有兩堆銀磚。粗估去。何止百餘來塊。衆人聽了。都各稱奇。昭達却掉頭道。俺不信。竟有這事。壁城道。這等異事。若非俺親身所經。便連俺也一百個不信哩。伯高道。世間異事儘有。後來怎麼樣呢。（夾入諸人相語之狀。頓挫生姿。）伯高道。俺那時。忽見真有銀磚。倒登時不致冒然便進。正在怙悛。便聞正室中有老翁語音道。你兩個功課既畢。安歇去吧。俺少時活動活動。也就睡咧。於是拍

拍的響了兩聲。似乎是烟筒磕地。衆人聽了。正在互相覘顧道。這老翁語音的。一定是朱老太爺咧。聲盡處。便見一人。哈哈大笑。正是。

有客述異說生平。莽夫少見偏絕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朱九州顯能收弟子 武元彬飛柬決雌雄

且說衆人見笑的那人。却是昭達。伯高道。孔兄笑甚麼呢。昭達道。俺猜那老翁。不是朱老太爺。或者是朱老師哩。家中堆堆垛垛的都是銀磚。却去教學。你道不可笑麼。璧城怫然道。豈有此理。俺雖貧賤。足下何得口齒相戲。既蒙見笑。俺便告辭。說着就要點起。伯高忙謝道。孔敞友性好取笑。足下幸勿介意。衆父老一陣陪笑。璧城只得接說道。當時俺凝眸望去。却見兩個小童兒。牽挽而出。飄飄宕宕。直由俺伏的樹前。瞥然逕過。便似紙人兒。通沒步履音。

息（却又作怪）俺方在詫異非常。忽見正房簾兒一啓。一老翁負手蹙出。因笑顧昭達道。可是足下取笑的話咧。那老翁長袍緩帶。手拎一根三尺長的旱烟筒。真也似個村塾先生。當時他舉頭望月。一面嘟噥道。大小子這踫向福州去。可不知帶些素心蘭來不哩。說着眼光一閃。明灼灼注向俺伏的大樹。忽的微笑。隨手將烟筒倚在門旁。便取左右堆的銀磚互相搬移。那手法十分輕妙。便如泥水匠人顛弄磚甃。頃刻間兩堆銀磚互相易位。他却自笑道。畢竟是老了。手腕欠活。說着一轉身兒。去拾烟筒。俺看他那偃蹇樣兒。不由心下怙悒道。這老兒弄得好玄虛。這些銀磚。安知不是銀箔糊的頑物。上年歲的人。借此活動筋骨。也是有的。且休管他。等他進屋睡了。俺且看個仔細。再作道理。思忖間。忽見老翁撮唇一嘯。十分適亮。俺方覺有些不妙。忽覺背後撲拉一聲。便如飛鳥撲到。頃刻間兩支手被人捉牢。正是方纔蹙過

去的兩童。俺急待掙扎。一小童笑嘻嘻。手勢一緊。俺登時手腕如折。這時一小童將俺背上的利刃抽下。却笑道。這撈什子。且留着撥火用吧。於是一前一後。直將俺扳到老翁跟前。這時老翁又吸着一筒火騰騰的菸。却叱小童道。俺教你去遠客。誰教你這般不敬。兩小童連忙放手。俺額上汗珠業已如黃豆大小。直滾下來。沒奈何匍匐在地。老翁點頭笑道。你這漢子。竟敢向俺家涉脚。這份胆氣。端的可取。因問罷俺姓名。却大笑道。原來三害中的蔣璧城。就是足下。老天隱迹以來。却沒留意你們這干少年。說罷。命俺抬起頭來。端相一回。又用手揣捏回俺的骨幹。便道。你來此之意。自不消說。老夫堆置如許阿堵物。常恨沒得朋友。前來分用。今足下惠然肯來。却妙得緊。便請足下。儘力子負挾去。只要能躲開俺這支烟筒。即便相贈如何。兩小童在旁聽了。只嘻嘻而笑。俺當時一看面前。一個衰朽老翁。合兩個乳臭小童。若被他

白白奚落。豈不可恥。於是跳起來。便取銀磚。背上兜囊內。只裝了四塊。業已有五六百兩重。兩小童笑道。你這怯賊。難道蚊子似的氣力。就不多背上兩塊。於是各取一塊。加入俺囊中。俺雖覺吃力。還可勉強。於是向老翁謝聲。攪回頭便跑。那知方趲出十來步。頃刻面前火星兒一閃。幾乎燎着眉毛。俺忙趨向偏左。又看見一根烟桿兒。向面前一晃。俺略一打怔之間。却聞得前後左右。都是兩小童吃吃而笑。各處望去。又不見人。俺索性閃身向右。納頭奔去。不想沒得兩步。哧溜一聲。一個熱烘烘的大烟鍋。竟由俺頸兒梗上。繞向鼻頭。然後用力一扣。這一來。一撮熱灰。撲入鼻孔。又熱又辣。噎的俺倒退數步。仔細一望。還是沒人。只稍見老翁的袍襟角兒。在面前一晃。俺當時身負重載。越壓越重。不知不覺。直挺挺腰板。要偻下去。兩條腿子一發顫。也要交了股兒。但是俺羞憤之下。偏不服氣。略一定神。依然拔步便闖。這一來。

不打緊。便似遇了鬼打牆一般。但見前後左右。颼颼。烟筒影兒。晃成一片。俺東閃西躲。只累得汗如雨下。但聞遠遠的兩小童拍掌大笑。正這當兒。忽聞宅外一陣人喊馬嘶。須臾提燈閃處。步履雜沓。早由外面。蹙進四五個壯漢。一色的健勁行裝。擁定一個雄偉丈夫。帕首佩刀。手提馬鞭。一見俺那廝。兇模樣。正要舉鞭。只見烟筒一晃。那老翁由俺身後轉出。只喝得一聲阿大且慢。俺當時筋疲力盡。又着此猛驚。一交跌翻。登時昏去。及至醒來。那裏還有甚麼空場兒。俺却在一所精緻大廳上。壁上。是刀劍掛滿。坑棹兒旁。坐定那老翁。下首椅兒上。側着身兒。坐定那丈夫。老翁道。你這次赴福州。回來的還算不慢。丈夫道。正是哩。但這蔣某如此的攪亂地面。今又夜入咱家。依孩兒。便毀掉他。因顧侍立的兩小童道。拉這廝出去。俺聽了。方在吃驚。老翁却搖首道。此人骨格。端的好個武功資質。又敢夜入咱家。雖不自量。却見些少。

年氣魄。你今營業之暇。又在授徒。何妨便成全他。使務正途呢。俺聽了。方在大喜。那丈夫便沉吟道。但恐他舊性不改。豈不要辱咱朱家聲望。俺一聽。料老翁合那丈夫。定是異人。此等機會。豈可當面錯過。於是叩首乞留。指天自誓。老翁等都各欣喜。便登時命小童扶俺起來。一旁賜坐。細問俺所作偷盜等事。俺不敢隱諱。倒招得老翁哈哈大笑道。據你這心靈手快。武功成就。却是不難哩。因便自叙姓氏生平。璧城說到此間。衆人都鴉雀無聲。便連急性兒的孔昭達。也張大了口。伯高早已是探身傾耳。（長段口述中。必須抽筆頓挫。以舒文氣。然尋常稗官家。殊未解如此用筆。）但見璧城拍膝大聲道。你道這朱老太爺是那個。便是那名震南天。閩浙兩廣一帶人稱賽飛熊的朱九州哩。（長句得神。落紙有聲。）衆人聽了。相視傾想。伯高却拍手道。不錯的。朱九州端的是英雄老輩。此人在二十年前。南省的鏢師中。他久占



第一把交椅。他生平走鏢。鏢旗兒上。便畫一枝旱烟筒。他用烟筒禦敵。能當諸般兵器。純是因敵人的兵器。行他的變化手法。他又能空手禦敵。不知怎的。兩支拳頭一揮霍。敵人便倒。壁城聽了。却微微一笑。伯高道。他生平走鏢。沒失過事。後來直然的沒人敢合他交手。但望見烟筒旗兒。便拱手讓過。他五十多歲上。忽然隱居下來。據人傳說。他是在閩浙交界之間。一日貪趕路程。失却店道。二鼓時分。趕至一處荒山脚下。却聞竹樹深處。隱隱有梵聲。斷續。蕙去一望。却是一所大菴院。他叩門一問。並致借宿之意。却從裏面。躉出個慈眉善眼的老尼。手舉提燈。一照九州。微笑道。客官如此裝束。想是趕路的鏢師。但荒庵窄陋。難容許多人騎。這便怎處。九州大笑道。好教吾師得知。只在下便是朱九州。料吾師雖處方外。也該聞得。（自負可笑）俺的鏢騎。便乏在曠野中。也沒人敢動。只求從人們合在下。在庵一宿便了。老尼微

笑道。如此請進。原來客官便是朱九州。老衲倒也稍稍聞得。（稍稍妙。）你年歲暫入老境。如何還這等不憚煩呢。說着。隨手接過九州的馬道。且待俺拉進此馬。你便安置鏢騎去吧。不想那馬猛一撒蹶子。老尼笑喝道。你這廝只逞強性。好生不知進退。（妙妙。）於是一帶右腕。拉進馬。那手勢十分矯健。九州雖覺老尼有些異相。並且語似譏諷。然而在忙碌之間。也沒暇思忖。便回身招呼從人。將鏢騎安置在庵門左右樹林中。大家汲些水來。吃過自帶的乾糧。待了一霎兒。從人等疲極。便橫七豎八就地一臥。沉沉便睡。朱九州生平勤習跌坐內功。無時間斷。這時。便就地跌坐。心一靜下來。却驀的想起老尼語言可怪。並且他孤另另一人。就敢住在荒山脚下。也覺尷尬。想至此。忽吃驚道。不妙。江湖中異人甚多。俺須加意小心。沒的鬧個三十老娘。倒綳孩兒。纔是笑話哩。於是站起來。悄悄入庵。只見大殿上。佛火正明。那老尼

正跌坐在地下蒲團。還有具拜佛的圓墊。也合起來。豎在佛案跟前。九州心有所觸。忽得主意。便笑道。吾師如此苦修。真是要作菩薩咧。待俺陪你坐一霎兒何如。老尼聽了。只睜眼一笑。仍復合目。這裏九州便鋪下圓墊。坐將下來。不知不覺。施展來生平內功。想要震懾老尼。但見筆直的兩道白氣。由鼻孔徐徐注射。經風不搖。長可一尺餘。呼吸之間。便似白蛇吐信。原來九州的運氣內功。是生平絕頂自負的。當時九州瞑目顯能。十分得意。忽一睜眼。不由大驚。只見老尼鼻孔中。依樣的兩道白氣。並且長可一尺有半。要說起罡氣工夫。較量間。只爭分寸。便分高下。何況老尼竟長於九州三四寸。如此勁敵。不須動手。自己是一百個輸定咧。當時九州這一驚。勝氣全消。再一想這跼的鏢銀。並一生的英名。不由汗流浹背。正想悄悄起去。押鏢騎溜之大吉。只見老尼雙目忽張。賽如閃電。微笑道。人生萬事。都是緣法。老衲正想重新

庵宇。足下便送將善資來。便請將所帶鏢銀。悉數兒上了佈施如何。九州一聽。情知不妙。還虧他來得機警。便順勢兒雙膝一跪。自稱知罪。老尼含笑扶起他道。老衲適纔與足下相戲。那便如此。但是收正飽之帆。勒懸崖之馬。願足下省識此義。不然。倘遇非戲語者。當復奈何。九州聽了。豪氣全斂。料老尼不是尋常人。便請問武功的止境。老尼大笑道。武功那裏有止境。去汝矜勝一念。便是止境了。說罷。仍然跌坐下來。不復再語。九州不敢深詰。天明叩謝起行。從此悚然。不再去走鏢。這段傳聞。可不知有些風影也。無壁城道。一些不錯。朱九州往往酒後。便以此事語人。說起那老尼。還有些凜然之色哩。當時俺聽九州述罷生平。方知那丈夫。便是九州之子。雙名懷琛。所能武功。與九州不相上下。便繼了九州的鏢業。這時。方從福州走鏢回頭。從此俺折節改行。隨懷琛學習武功。也是俺命運不濟。方學過三個年頭。外功方畢。內功

纔略識門徑。會得一樁拳術。不想那懷琛忽然病歿。從此門館蕭條。朋友各散。俺無以爲生。只得也投入廣州鏢局。聊資餬口。走得幾次鏢。頗著聲譽。其時廣州還有一個極大的鏢局。當總鏢師的。姓武名元彬。爲人驕傲狠險。本是個大強盜出身。格拒官捕。瞎掉一支左眼。善用一桿苦竹鎗。百十來人。倒也近他不得。人呼爲獨眼太保。見俺那鏢局。生意擁擠。相形之下。他便起了歹意。便探知俺局中。某日又當起鏢。行走某路。他便通知了舊日的盜夥。準備了來場俺局子的台。不想事有湊巧。偏偏這次俺局中派人護行。又當俺去。一日間。行至要隘口上。果然有百十大盜。由草樹中蜂擁而出。當時俺一柄朴刀。怒馬當先。殺入盜羣。頃刻間。四五頭顱。紛紛亂滾。衆盜見事不妙。胡嘯一聲。四面亂躡。其中一盜。身受重傷。且走且恨道。都是那武瞎廝。約人來作這事。倒傷壞了許多兄弟。俺一聽。方知是武元彬暗中使壞。及至回頭。俺

將此事稟知本局總鏢師。便想去尋元彬理論。無奈俺那總鏢師爲人和平持重。並有些懾懼元彬的本領。便不許俺去理論。將這事擱置下來。那知元彬因盜夥死傷。反顯了俺局的聲名。越法的恨恨不已。又因俺總鏢師不去理論。以爲是怕了他咧。於是竟大束傳來。剋期決鬥。諸位要知閩廣間決鬥之風。本是習慣。當地官府都不能禁止的。當時俺總鏢師一接此束。甚是怙憊。因爲決鬥倘不勝。本局的招牌。登時須落將下來。這日便大會鏢友。斟酌此事。有的說。須趕緊物色能人。有的說。須請人出頭。調處兩家。正在七嘴八舌。俺便慨然站起道。武元彬如此不知進退。不大創他一番。他不但不知咱的利害。並且咱的鏢局生意。也不用作咧。這口氣。却不可輸與他。總鏢師道。話雖如此說。但是武元彬的苦竹鎗。十分了得。俺聽了。不待總鏢師說畢。便大笑道。您老只管放心。憑俺一柄扑刀。儘足料理他哩。總鏢師聽了。尙在躊

踏當不得衆鏢友齊聲攬掇。於是總鏢師大悅。登時議定發了回柬。如期決鬥。這消息傳出。直然的傾動廣州。少年輩踴躍赴觀。人山人海。及至鬥期。俺紮抹停當。帶了助場的夥友。方要去辭總鏢師。囑托身後。衆人見俺那番慷慨之狀。正在相顧動色。只見一人含笑而入。璧城說到這裏。果見一人笑吟吟。正是。

當年軼事從頭說。此際阿誰躡足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廣州城義釋武太保 仙霞驛計穩蔣鏢師

且說伯高等正見璧城歷叙生平。談得眉飛色舞。只見廟祝烹了新茶來。於是伯高先敬璧城一杯。然後大家隨意飲畢。璧城道。當時俺一看進來的人。却是總鏢師。手捧一個鈿漆盤兒。內中醇酒三杯。絨花一朶。欣然向俺道。足

下此去。關乎咱全局體面。或榮或辱。都在足下。便請飲酒簪花。以壯銳氣。俺當時大悅。便略托身後之事。立盡三杯。總鏢師托地一揖。親將那絨花。與俺插在髻邊。道。俺已準備下慶功酒。專候足下的捷報。於是衆鏢友都從丹田裏提一口氣。便是一個連環大彩。就這聲裏。俺蹌踉踉倒提扑刀。大拔步便走。方出得鏢局門。衆觀者又是震雷似一聲喝彩。便潮水似跟俺湧去。須臾。到得鬥場。那武元彬尙在未到。只有幾個助場的朋友。全身結束。雄糾糾立在那裏。一見俺領人到來。彼此客氣數語。正這當兒。只聽場外一陣大亂。衆觀者各各回首。登時震天價一聲好。唵拉一閃之間。接着白嘩嘩光彩一曜。早見四名全身白衣的壯漢。抬定一具素緞蓋面的棺木。如飛馳來。後面跟定一人。正是武元彬。結束勁健。渾身是白。除去帽兒。只用白縐包頭。餘縐絞作燕尾形。分垂腦後。額上是一朶白紙紮就的大牡丹花兒。並且散髮披



肩以示必死之意。後跟一個醜而且獐柳樹精似的壯漢，赤起雙膊，搗了那捍明晃晃苦竹乾紅纓兒的鎗。元彬雖是瞎掉一目，却生得甚爲漂亮。當時這一醜一俊，倒也相映成趣。須臾元彬到場，俺合他彼此一抱拳。元彬四望，詫異道：「難道你們總頭兒（指總鏢師）竟不敢到場，如此不須鬥，你等已是半個輸局。」俺笑道：「俺總頭，只有會暗算人的能爲。大面上一脚一拳，鎗去刀來。格巴巴的真正能爲，却是稀鬆，所以命俺來陪您頑一下子。這幾句話，不打緊，只羞得武元彬面紅過耳，便冷笑道：「如此俺少時便當領教。」說着彼此一拱手，各領夥友，分占場地。元彬且不喝放場，却命壯漢將那棺木就他那場邊安置停當，然後向壯漢等深深一揖，拍胸道：「今天沒別的，武元彬專托列位，便是這點小事。少時俺丟了性命，便請列位幫個忙兒哩。」衆觀者一聽，都色然而駭，各豎大指，俺知他是色厲內荏，故意賣弄，大笑道：「武朋友不

須如此。倒是俺被你打翻。借你這傢伙兒用用吧。因俺便打翻你。決不傷你性命。你若不信。衆位觀者。都是保人如何。元彬大喝道。休得逞輕薄唇舌。於是兩下裏。各一退步。齊喝放場。兩邊的助場的夥友。便登時捉對而進。拳鬥械鬥。各隨人意。不多時。三四排打罷。互有勝負。俺合元彬。也便各臨場頭。相距咫尺。俺方纔負着雙手。倒提朴刀。正在指揮夥友。不想元彬。兀的從醜漢手中奪過鎗來。刷一鎗。便奔俺左脅。問不容髮的當兒。俺側身一跳。反手一刀。噹啷啷將那鎗格開尺餘。俺方喝一聲。你這廝端的不够朋友。怎專會暗算人。那元彬更不答話。趁俺立脚未穩。刷刷刷。接連數鎗。專取要害。要說元彬鎗法。實非等閒。無奈俺自學得朱派武功以來。聳躍捷疾。勢如飛鳥。當時俺宕開身段。一路躍避。元彬這個透鮮的冷不防着兒。沒施展出去。未免心下發慌。然而他還是乘銳而進。俺那時虛與委蛇。且不理會他。只取招架之

勢轉眼百十回合。那元彬猛氣更盛。一條鎗神出鬼沒。乍飛來。便似將俺裹入鎗鋒影裏。這時衆觀者都替俺捏一把汗。俺那時覺察分明。情知元彬銳氣已過。便漸漸一變刀法。劈開鋒影。給他個單刀直入。剎那之間。合元彬相距咫尺。諸位須知鎗訣上說的好。丈外無敗。尺外無勝。因鎗勢取勝。全在決盪擊刺。敵遠則勢順。敵近則勢背。要在丈餘之內。敵以兵器不得攔入。今俺不但短兵相接。並且距他咫尺。你想他鎗鋒失用。如何當得。當時俺一刀刺去。險些兒中他右脅。元彬大呼。方一撒右腿。剛剛閃過。急揮鎗桿。要攔腰橫擊之間。俺趁他鎗桿方起。兀的手腕一翻。明閃閃刀鋒上仰。直削他右邊腮頰之間。他躲閃不及。百忙中挺項後仰。說時遲。那時快。俺刀鋒略爲一按。刷一聲。便奔他的咽喉。（家數非常。實實寫來。是武功家真本領。文人筆下。乃能詳述如此。亦大異事。）伯高讚道。抄的緊。此名爲飢鷹側羽。惟其雪中臥。

兔一着兒。可以躲過。武元彬定該順勢仰跌。然後躍起。咧璧城大笑道。他如何省得那等着數。當時衆觀者一聲驚呼。俺登時掣回刀鋒。大喝道。武元彬。你要曉得。俺手下留情。此後你的性命。都是俺賜與你的哩。那元彬蹣跚跟一側身。業已面無人色。却登時滿面生疼的向俺笑道。蔣朋友。俺武元彬。算佩服你咧。咱們後會有期。定有重報。說罷。拋鎗於地。掉臂竟去。俺當時提刀四顧。甚是得意。便又向元彬的夥友們。客氣數語。然後欣然蕩轉。方入鏢局內。忽見院中正廳上。早已懸燈結綵。酒筵羅列。全局鏢友。以至執役人等。一色的衣冠齊整。面有喜色。就彷彿有甚麼大事一般。俺方在逡巡詫異。早見總鏢師滿面含笑。降階而迎。不問事由。一把拖定俺。直入廳中。就正面席上首座。將俺一按。一聲嘍喏。衆鏢友暴應如雷。登時紛紛羅拜筵前。齊聲稱賀道。今天蔣爺繼總鏢師之位。却是天大喜事哩。俺聽了。急欲推遜。當不得

衆鏢友一齊拜罷。便舉賀杯。總鏢師道。此番屈蔣兄主持局事。都出自小弟讓賢誠意。便請勿辭。只今天折服元彬。還不該居此位子麼。俺聽了。再三推遜。無奈總鏢師意定難回。大家正在依次就坐。開懷暢飲。忽人來報。道武元彬從鬥場中一氣蹶去。不知所之。大家聽了。付之一笑。俺當時也沒在意。不想蜂蠆有毒。後來終吃了他的暗算。說着一振破衣。慨然道。不然俺何至落魄如此呢。大家聽了。各略爲勻勻氣息。（想見滿座傾聽的光景。）璧城道。當時俺既接鏢局之後。那聲名合生意。越法的興旺異常。五六年間。凡俺鏢旗所經。便想見個強盜毛兒。也是萬難。俺得意之下。未免肆意豪侈。留心聲色。一日却從福州。押了某絲商一項鏢銀。八萬餘兩。特選精壯夥友十來名。押了馱騎。匆匆便發。因是赴浙江某縣。一路所經。大半是崎嶇險僻的道徑。俺不敢大意。又因人地生疎。歧途錯出。俺便單騎先行。逢人詢途。蹵了四五

日。倒也安然無事。這日將過閩浙交界間的那仙霞嶺。這所在風景非常險僻也非常。至於歹人出沒也更是非常。俺那時意氣甚盛。却不理會甚麼歹人。只怙憒看歧途迷路。當時俺垂鞭緩轡。方到嶺半。聽聽後面的馱鈴隱約可聞。這日正是端陽佳節。（應上文自慨語）天色清和。滿山中衆綠芳菲。點綴崖谷。那山凹林隙間的村戶們。一處處蒲艾插門。迎風招展。還有些小兒女們也紮括得花花綠綠。聽得馬蹄響動。都跑出來。光着眼亂望。俺行了一程。業已日色西。正在默玩那一抹殘陽。照得各山峯青紅紫翠。瞬息萬變的當兒。忽的颼颼長風遽起。四山樹木蕭颯有聲。馬蹄前紛紅駭綠。一處處平鋪湧起。便如麥浪。（寫風勢固妙。尤妙在能帶出仙霞嶺風景之佳。更妙在以時令景物之佳。暗逗下文壁城兒女情動。此中更有極細的脈絡。文心至此。始不愧玲瓏二字。）忽聞遠遠的村戶中小兒噪道。阿姐呀。快將

艾虎兒摘進去。敢是雨來也。便聞唧唧話。一陣嬌笑道。傻弟弟。吵甚麼。娘方向隣家門牌去。你又不好生着頑。你這一喊。俺一哆嗦。針扎的人。手指生痛。你看那天上。纔有一片雲彩。就有雨麼。俺聽了。馬上抬頭。果見西邊。纔似一條灰色濕雲。接住日脚。（妙景如畫。）不由暗想道。果然要遇雨。却不便當。正這當兒。却聞那小兒。似乎合他阿姐。嘻笑推扭。俺不知怎的。似有所感。方暗歎。人生適意。總是家園。假如俺在廣州時。對此令節。圍閣中。從容談笑。那蒲觴滌氣。蘭湯試浴。好不寫意哩。（爲下文貪色債事作步驟。而璧城因色字壞包村。乃亦在隱約中。用筆極手揮目送之妙。）思忖間。緩轡前進。方轉過一片樹林。只見草石錯雜中。現出兩條下嶺的歧路。左邊路稍爲平坦。却草萊甚茂。一望無際。右邊是羊腸詰曲。那樹影虧蔽中。却遠遠冒起炊烟。俺正在攬佩躊躇。忽聽身旁一座小土岡後。嬌滴滴的道。阿弟。快趨行兩

步沒的貪着雨淋的人水雞子似的。聲盡處。鞭聲一響。由岡後蹶出個騎驢婦人。後跟一個十四五萬的村童。手提驢鞭。身背包裹。那婦人年可二十餘歲。生得窈窕白皙。青縐包髻。穿一身整潔布衣。顧盼間狠有風致。一面用脚兒磕着驢肚。一面笑道。你到了姐姐家。還認生怎的。你姐夫只管讓你吃糲子。你却羞的臉兒。雞下蛋似的。少時到咱娘跟前。你要嚷餓。不叫俺受熱麼。俺聽了。以爲是村戶婦人來往娘家。正一按轡頭。想讓過他們。那婦人一低頭兒。恰好髻上的一朵紅榴花兒。落在馬前。（點綴端節。）俺那馬方要踏去。虧得俺一帶轡頭。沒踏壞那花。村童趕忙拾起。那婦人却停驢小駐。回頭一笑道。你還不謝謝人家這位客官。踏壞花。不打緊。大節下。不顯得破破碎碎的麼。說着。水零零眼光。向俺一瞟道。沒驚了您的馬呀。俺忙道。不要緊的。請問娘子。下嶺這兩條路。敢是左股兒好走麼。婦人道。唷。那股道。可走不得。



那片深草，是有名的狼窩兒。說着一指右股道。倒是俺走的這條路。還好些兒。並且距關上也近。山店兒還體面些兒。正說着。忽聞雷聲殷殷。婦人笑道。雨就要來。俺要快些走咧。說着。小脚兒一磕驢肚。合村童如飛而去。頃刻抄近前林。倩影不見。俺癡立良久。以待後騎。（待後騎耶。目送前騎耶。絕倒。）不多時。馱騎都到。大家便隨俺直奔右路。曲徑逶迤中。兩旁山徑高下。果然有許多村戶的廬舍。並時有酒帘招展。俺暗想婦人之話。果然不虛。便趁着夕陽欲下。放開轡頭。一路好跑。忽的轟轟一聲霹靂。那錢大的雨點。劈劈拍拍。落將下來。於是俺一聲喊鏢。聲震里餘。人騎疾趨一程。到得一所山店前。業已暝色將合。距山店數步之遙。却有一座石坊。上刻仙霞驛三個大字。這所在地勢頗高。由此一步低一步。便是下嶺的一條僻路。當時俺一行人由石坊穿過。直奔山店。幸喜這時雨勢却住。俺便下騎牽了。先到店門一望。

却是一帶草房兒。頗頗寬廠。正有兩個長長大大的店夥。一面忙碌。摘店招子。一面搬運門首的坐位。還有個赤膊壯漢。背着臉兒。在門櫃上坐着。伸出一條黑綳褲的腿。引逗着一個孩子。攀槓子頑耍。一面道。喂。夥計。今天大節下。又沒得住客。咱酒肉都整治停當。那小娘兒。還沒來麼。一個夥計。方要答話。忽望見俺牽馬。蹇到。便道。尊客辛苦哇。您上房裏坐吧。那赤膊漢聽得客到。回頭一望。登時跳起來。滿臉是笑。大喊道。小弟武元彬在此。今日甚得好風。却吹得故人來。呵呀。蔣老哥。端的想煞小弟哩。說着。闖然上前。一把拖住俺。哈哈大笑。不瞞諸位說。俺合元彬較量之事。業已事隔數年。不但胸中沒得芥蒂。便連那段事。也拋向腦後。今山店中。忽逢元彬。業已不是當年形容。但見他面容略老。十分和氣。居然是個店東老板的樣兒。俺不由欣然道。巧極巧極。誰想在此間。却遇武兄。但不知咱一別之後。你怎的個好法兒呀。元

彬大笑道：說起來俺該謝謝你。自蒙你指教之後，俺至今日倒落得逍遙自在。快請安置。咱再細談。這時俺的駝騎也便到門。元彬一見，只樂得拍手鼓掌。便一迭聲的又喚出兩個店夥，一面分咐他們安置人騎，一面合俺攜手直入上房。彼此見禮落坐。元彬先問過俺近年情況，並這次走鏢之事，便笑道：蔣兄近況得意，本在俺意念中，便是小弟自那一年一抹臉兒，脫去鏢局，改了行業，仰托福庇，倒也事事順遂。如今在這仙霞驛開個村店，生意不惡，自在的狠。回想當年，咱兩人孩子一般廝打一場，而今提起來，真成了笑話咧。說着，站起來，從新合俺執手，歡喜得甚麼似的。俺忽逢舊友，也高興非常，把從前較鬥，直然忘掉。須臾，俺盥洗罷，到院中查看人騎，都已由店夥等安置停當。武元彬却披着長衫兒，一蹶一拐的由櫃房中出來，陪着俺殷殷談笑。俺便道：武兄腿腳，難道有病麼？元彬笑道：說來慚愧，俺好些年，丟掉拳腳，不

想筋骨兒就這麼嬌嫩。前些日俺在院中乘涼。睡着受了些風寒。所以這鳥腿脚十分撇扭。（寫元彬一路藏鋒。陰險可畏。）正說着。忽見一個店夥。向店門一努嘴道。你回去。叫你阿姐。且聽招呼罷。今天俺老板事忙。不定叫他。不叫哩。俺一看店外。立着個村童。分明便是那會子給那婦人趕驢子的。（來了。）俺心中一動。便向元彬道。這村童爲甚到此呢。元彬笑道。真個的俺。正有件事。要合蔣兄商量。此間有個媳婦子。合俺認識。今天因端節。俺早就約下他。到此頑頑。不知蔣兄。可不嫌他村手怯脚的麼。俺一聽。料是那個騎驢的婦人。便笑道。怎的這山嶺村店中。還有姐兒呢。元彬大笑道。難爲蔣兄。各處闖宕。就不聞得這裏的口號俗語麼。是仙霞關。八十老翁顛一顛。任你便是英雄漢。也須留下花粉錢。（妙妙。）這裏雖沒得娼妓。却比娼妓有趣得緊。都是住家婦女。暗作生意。陋俗相沿。靦不爲怪。真有賽畫的人兒。所以

過客相傳。有此口號。俺聽了。方在一笑。元彬笑道。蔣兄是灑脫人物。因向那村童道。你就叫你阿姐來罷。今天有貴客在座。叫你阿姐頭兒梳得光光的。腳兒裹得尖尖的。不要猴頭撒脚。惹得貴客笑話。衆店夥都笑之間。村童已如飛而去。這時正房中。燈燭掌上。元彬趲赴門灶下。似乎是吩咐酒膳。俺正在院中。負手閒踱。一個夥友。悄悄的道。少時蔣爺用酒。却不可多貪。您合元彬。總算有些芥蒂的。倒須仔細一二。俺那時意氣方勝。又因元彬是俺手下敗將。那裏將他放在心上。便微笑道。俺都曉得。倒是你們少用些酒爲妙。正說着。門灶上刀砧亂響。四五个店夥。往來如織。一氣兒將各室中的酒饌。安置停當。正房中一席。更爲豐盛。那夥友匆匆退去。元彬趲來道。俺今日快活得緊。難得他鄉遇故知。定要合蔣兄喝一場子哩。說着。攜了俺。便入正席。只見正席上三個坐位。元彬讓俺上坐。自家右座相陪。親手斟上一杯酒。方要

敬客。忽自家一吸而盡。却笑道：「酒還溫涼可口。今天喜遇蔣兄，豈可不自賀一杯。正說着，簾兒一宕，便有微微香風直飄過來。正是：

玉顏方覩心先醉，  
客邸無花不算春。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集緊接包村起義。三却髮逆。諸一峯鄒玉林兩大俠協助包氏兄弟大戰髮逆。其間設伏定計。並伯高布陣。施展道術。許多情節。非常的新奇熱鬧。而蔣璧城之負心賣友。投身賊中。尤爲新奇。事見清賢筆記。不同虛造。至於鄔明山藏秘訣。自習術成。因而一變面目。持藝橫行。殺人亡命。虐待素娟。絕交梁森。多少悽慘兇橫之行爲。已足驚心動魄。而最警動處。則在梁森憤而遠遊尋師。受多少艱難危險。遇多少江湖異事。卒遇大俠諸一峯。傳受絕技內功。而張七先生與彭七郎。亦復時露鱗爪。漸逗黃崖之亂云。

